

通東于盧寡悔^{（字慎）}喻以明遷長通坊之意、○以所製表箋三道送于藝文館、

四月大 初一日庚辰未正立夏、

長通坊沈逢源別
第ニ遷ル

姊吳氏及ヒ妾ノ
書來ル

朱子大全ヲ李英
賢ニ借ル

初一日 晴朝、借二馬、輸運米菽于長通坊第、○前長興金世文德章來訪、○任諒來去、謝救其父也、○是日朝講、右正言入侍、○辰時、遷于中部長通坊沈同、知逢源別第、宏濶完備、門庭不窄、南對南山、內外有容、真好舍也、不勝感喜、即作詩爲謝送之曰、白首還京膝未安、華堂偏荷許抽關、優游更有無窮樂、北闕南山咫尺間、○海南書員銀海、持吳姊及妾書信來、姊書曰、伏見上之傳教之辭、不勝感激欣賀、乃知慈堂臨終之夢不誣也、寒食加土事、妹當盡力爲計、新稻一斗四升送來、妾簡云、水使林公潛、專伴載送鹽一石、白蝦醢五斗、青魚五舉云、○送丘從邀金僉知就文、金公辭今日而期以明、○沈同知次余韻云、體道身心到處安、居堂美惡有何關、愧將陋止承傾謝、相許唯存腔子間、○許叅知送名紙三張來、光雯之所需也、○借朱全于李右尹英賢、期以分半、○尹

尹根壽輪對ニ鄭
夢周朱溪君金宏
弼鄭汝昌趙光祖
李彥迪奉祀ノ孫
官賜諡ヲ請フ

朴永俊進賀使ト
ナリ金秀文平安
兵使トナル

右贊成李滉上來
時驕軍定給ノ請

於蘭萬戶鄭鴻柳
希春ノ孿女ヲ妾
ト爲ス

司諫院吏判請罷
ノ事ヲ啓ス
停啓ノ意ヲ大諫
ニ通ズ

根壽輪對、啓鄭夢周朱溪^{（深源）}君、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奉祀子孫付職、又趙則贈大官美諡、以正士趣、

初二日 晴、崔叅議頤伴問來、○任衛將尹過訪而去、○珍島郡守張佑景賢、以下直來訪、余書稱念以付之、○以知中樞朴永俊爲進賀使赴京、金公秀文爲平安兵使將去、食後、往新門外、歷訪二公談話、二公深喜余之往見也、○歸舍、見朝報、政院啓曰、右贊成李滉、或輿或輶、或駟或舸、上來時驕軍定給、隨宜措護等事、三道監司處請下書、傳曰、如啓、○李右尹英賢、以朱子大全三十冊、先見借送來、深感々々、○全羅都事李廷龜、^{（白仁傑）}先世三伯仲、皆吾所識、簡通、李驚感而修答、○鄰居尹邦佐年七十、而曾爲^{（實詳）}於蘭萬戶鄭鴻柳、京居人、求我孿女爲妾、○都摠都事鄭良佑來訪、○海州牧使崔君蓋國、^{（實詳）}餘墨七丁、乾雉三首寄惠、○慶興入居吏宋千壽、以事上京、而來謁、余以乾雉一首爲給、○尹叅判致遠、金執義、亨彥來訪、談話而去、○夕、金僉知就文々之、來訪談話、○院、啓吏判請罷事、不允、○文之公以爲、金季^{（實詳）}應家有受賜朱全云、初三日 晴朝、以停啓之意、通于大諫、^{（白仁傑）}々々已有此意云、○醫書習讀了地球、

戊辰四月（初一日—初三日）

好水ヲ亭前洞ニ
見ム

柳希春風俗ヲ正
スヲ請フノ啓草
王趙光祖贈官ハ
罪ヲ中宗ニ被ル
ヲ以テ未安ト爲
ス

朱子大全ヲ李英
賢ニ借ル

夫人ノ諺書ヲ見
ル

玉果人而沈同知之妻四寸也、以沈之書來見而去、○遣光雯致山、覓好水於
亭前洞、令奴子擔水于水甯以來、每日爲常、○被大諫白公之招、食後往見于
藏義洞、從容談話、今朝已停請罷吏判之啓、又以余前草啓請正風俗之辭、同
著名送于城上所、○上以李浚慶尹根壽所請趙光祖贈官事、答領相曰、大臣
之議、不可不從、光祖被罪於中廟時、贈官未安云々、院中欲諫爭、○歸舍、見龍
岡縣令任應麟之刺、○許箴許筭、以偕光雯、錄名來謁、○平安兵使金公秀文
過訪、謝昨日之往訪、以定州晦菴書節要見遺爲約、○借朱子大全全帙九十
四冊一册未來、故數如此、于李右尹英賢、分半四十八冊借留、以四十六冊還送、
○同僚請於明日更議啓辭、大諫及余從之、○聞藝文館上疏請經筵事畢、最
後乃出、上收議于三公、許之、○許箴錄名後更來、○尹希任志遠、饋遺徹及生
雉來、○任諒來訪、○崔驪州囁妾在近、伴人相通、孿子枝秀來謁、議書冊事、○
潭陽金蘭玉上來、見細君諺書、行廊十三間、已豎起、又造橫附三間、但恨無蓋
瓦、將燔瓦云、單褶襪袂直領一來、○宋叅判純感喜之簡亦來、○崔福男及康
津俞訥來謁、○宋震求神主木、金德濟專伴乞捉逃奴婢簡、○見南來書綾城

珍原宋光雲ノ妹
夫崔秀景純良好
賢ノ質アリ

趙光祖ノ復官文
廟從祀ヲ請フ啓
草ヲ修ム
○宣冊實錄四月癸未
（四日）條

沈喜壽來謁ス

姉吳氏ニ書ヲ送
ル

夜王司諫院ノ劄
ニ答フ

宰蘇邈、潭陽府使許璧、○珍原光雲妹夫新郎崔秀景、字景仰、二十七日成婚、
三月二十日詣潭陽家、與景濂同宿、頗有純良好賢之質云、深喜々々、○詩釋
二冊來、

初四日 晴、朝龍岡縣令任應麟仁仲來謝、可人也、○金蘭玉、送生薑一斗、海
衣三貼、乾雉三首、鯔魚一尾來、○金甲萬戶李善亨、寄送脯肉四貼來、○權正
言徵、詣院過見我、求余正風俗啓草而去、○禹中、任院、余於昨日大諫宅、承公
意、以趙大憲光祖復官從祀文廟事、起筭子草、今日與大諫、具正言忤、權正言
徵、共加修潤、又鄭獻納彥智、以病在家、簡通同議、令權正言徵、詣闕獻之、以喝
道者叱鳥驕橫、於貞陵洞除下、大諫與我、以義處事也、歸舍、聞孫衛來去、○沈
鍵重啓之子喜壽來謁、以名臣言行錄、漢書見假云、○閔典翰起文過訪、孫衛
老翁亦重來、金蘭玉亦來、○修了吳姊簡、付海南人、○海南銀海、來傳吳姊、妾
家所送之好米、○自黃昏至明日、佳雨來、氣象徐々洽々、○以黃毛一條贈孫
衛、○夜、上答院劄辭來、

初五日 雨、朝崔正郎頌、報神主木將得、○金蘭玉之奴、受余答家書下去、○

王趙光祖ノ賢ヲ
知ルモ先朝被罪
ヲ以テ允ザズ

經筵官趙光祖ノ
賢大官ヲ追贈ス
ベキヲ啓ス
神主ノ木ヲ奉
寺ニ得テ宋震ニ
送ル
國忌ノ後更ニ議
啓セントス

聖節使柳景深ノ
書狀來ル

朱子大全ヲ金鑿
祥ニ借ル
續蒙求ノ開刊

柳思規來訪ス

始メテ朱子大全
ヲ讀ム

趙光祖贈官ノ啓
草ヲ議ス

權正言銓相ヲ論
劾ス

朴謹元來ル

*昨日人定時、上答院筭曰、觀此上筭、可謂辭懇、宮中亦知光祖之賢、但中廟朝被罪之人、今若追贈、則是彰先朝之過也、追贈猶且未安、而況從祀乎、固不可從、觀此答辭、上已知光祖之賢、但以被罪先朝、故追贈未安耳、○昨、因閱典翰、聞經席閱起文、寄大升、金添慶、睦詹、皆言趙大憲、光祖賢而被誣、宜贈大官之意、云、○礪山郡守、饋青魚四舉、乾雉五首來、○覓神主木於奉常寺、送于宋震、因崔頌而得之也、○所啓片簡、從權正言來、以今日乃大祭齋、明日乃國忌齋、俱不可入公事、請於國忌後、更議所啓何如、余答曰、誠如所示、以通于大諫、○大諫簡招而不往、以今日齋戒停啓故也、○權沃川、以魚蟹生蛤送來、○金執義啓、遣婢送饌來、○聖節使柳景深書狀、三月二十九日、一行無事、還越江云、深喜々々、○昨、送饌物于沈同知宅、今朝謝伴來、○去夜、夢見尹元禮甚歷々、○校書著作丁炤君、晦來訪、約吾圖書、○借朱子大全五十六卷以下于金季應、々々、報曰、諾、○慶尙右兵使李公大伸書來、續蒙求開刊、今已過半、將畢於五月望前云、○五扇亦來、○司錄柳思規汝憲來訪、乃李判官淑之婿、於我爲七寸姪女夫、(中宗二十九年)、(明宗十七年)、壬戌登第者也、爲人頗佳、○許筭被招來去、○崔正郎

頌、送炬十柄來、○是日、始讀朱子大全封事一首、

初六日 陰、朝羅州羅士惇、士忱之書來、各送脯十條、○右正言權(微)而遠過訪、余被大諫白公之招、進于其家、權君亦同往、共坐一室、議更請趙大憲贈官啓草、兼白宋相純之被謗而退、○歸舍、見直講成子濟之刺、○全羅右水使林潛、饋生鰻熟鰻來、○聞權正言初一日入經筵、論劾銓相用情之當治、○李福長來去、○以綱目四十冊送于成直講子濟、乞書題目通鑑綱目四字、成君諾、○金蘭玉來去、○開城府全彥良來謁、

初七日 晴、以文定王后國忌、爲之齋素、○全彥良來饋魚、余以笠帽扇子給之、○羅州朴自秋、自谷城來謁、○聞許寬孫、乞降於我家、因夢斤以達、○來初八日、有朝夕講、○尹君希任來、聞忠州西面栗洞李文學、奮夫人李氏無恙、而繼後子奉先之子淵 年 有文才云、余感舊懷賢、以書及墨一丁、託志遠以送焉、○機張縣監尹定、世佐之子也、以事上來、來訪而去、○金君田、旣前文化韓脩永叔來訪、見韓君喜甚、○許浚來去、○奉常判官朴蘭來去、○堂上官朴公謹元來臨、開懷談心、豁然無礙、甚可樂也、○咸鏡北道評事李玄培善

任尙鈞拔英ト改名ス

司諫院復々趙光祖ノ復官從享ヲ啓請ス

內需司漁船關西海路通行ノ特許ヲ論ズ

潭陽ノ家書來ル李鐸右贊成朴淳列尹トナル
○宣祖實錄四月丁亥（八日）條

王諫院ノ劄ニ從ハザルモ趙光祖ノ賢ヲ知ル

吉來訪、爛之子也。○海南儒生任尙鈞、文思敏、羅紆之子。來謁、余以墨分給。○朴公一初之臨也、余語及宋相純被謗之事、朴亦答之、豁然無疑。○軍器副正柳涉來去。○工曹叅議崔顥景肅來訪、談話從容而去。○是日、許浚、金蘭玉、吳大立、朴自秋、錄名來去。○李淑氣、來自海南、李惟秀書云、所鑿牟木洞二池、涵泓如明鏡然。○是日、尹希任、權翼、亦來去。○任尙鈞、改名拔英。
初八日 晴、招金蘭玉饋朝飯。○沈喜壽、以名臣言行錄十四冊、先見假。○食後、以常仕詣院、大司諫白公入朝講、出來相會、但具正言呈病不來、大諫獻納鄭彥智、正言權徵及余、同草筭子、以初四日上答教、以爲宮中亦知光祖之賢、但以彰先朝之過爲難、故解釋云々、遣筭子後、又以諫上特許內需司漁船之通行于關西海路。○歸舍、見許筭、許箴。○奴僕受祿而來、米八石、麥三石、紬一匹、布三四匹也。○潭陽家書來、針袴及團領一天、益一次來。○是日政事、李鐸令公爲右贊成、朴淳特升爲判尹、余入弘文校理、望而不受點。○上答兩司曰、自上之過、論啓剛直爲可嘉、故快從矣。又答院筭曰、累上筭子、於此尤見光祖之賢、但多有未安之意、故不從。觀此二答辭、真所謂大哉王言一哉王心、至公無私、從善如流、趙公之請、終必得矣。○是日政、正言具怵、遞爲副修撰、而吳健爲正言、有文學人也。○許箴、許綾、城縣令、蘇邈、以白紙五卷、扇五柄、饋遺。○潭陽家書、有怨我前日之言、余當釋之。○前碧潼李謹々之來訪。○金蘭玉、朴自秋來訪。○金兵使秀文、書報鄭鴻爲人、不妄見取於友。
初九日 陰、昨見羅州崔秀景及其父鷹簡、乾魚二尾亦來。○昨日申時、自院出來、馬驚落帽。○陪書吏金德齡、能寫者新來、深喜々々。○學官南宮愾來訪。○舍人柳堪克任來訪、談話而去。○長城邊忠順衛守貞、幹仲專伴來、控留鄉座首事也。○陳希壽來去。○幹仲奴、持潭陽家甲古道、甲天益而來。○午後、細雨。○至日暮、遂爲眞雨。○見分所榜光雯、許筭等、當入一所漢城府矣。○聞大司成洪公天民呈辭、以經筵官會請勿拘職、秩高下擇差故也。○潭陽廊、借貸人瓦以蓋云。

具怵副修撰吳健正言トナル

金秀文鄭鴻ノ爲人ヲ報ズ

大司成洪天民呈辭ス

柳光雯試場ニ赴ク
沈光彥死ス

初十日 晴、五更一點、光雯辭詣試場。○潭陽納各寺貢人、受余書信而歸。○自昨暮雨、向曉而止、日出而快晴、爲場屋舉子、深喜々々。○知事沈光彥死、余以齊坐仕進、將及院門、大諫以爲禮曹方啓停朝、不可坐起、期以明々、余遂

盧守慎尙州二歸養セントス

鄭鴻ノ爲人ヲ聞ク
王盧守慎ノ歸養ヲ許サズ頻往親親セシム
先君ノ墓誌ヲ正書シ盧守慎ニ碣陰ヲ求メントス

甲辰年朱子語類受賜者ヲ考ス

盧守慎再疏歸養ヲ乞フ

回來道逢戶叅尹致遠駐馬相語而別。○去夜夢見尹元禮。○朝長城邊家僮受余答簡及封送針扇而去。○聞直提學盧寡悔爲親乞歸養于尙州上疏陳情。余送簡盧答簡來。○以米一斗及魚饌給主家直舍之婢。○武堂上朴公麟壽來訪。○聞鄭鴻爲人有才行可用可取云。○上以備忘記答盧守慎曰觀此上疏孝親之心至矣盡矣然今若解職則予得賢士之意失矣雖不解職頻往觀親可也仍傳曰給由馬令其道監司食物備給上恩至矣。○余正書先君墓誌欲倩盧寡悔作碣陰。○聞海南順天所鑿池淵皆有水喜而成詩曰菩提墓側曾儲水深隱墳前又作湖池湖作案規模遠苗裔能知此意無。○遣書吏考甲辰年受朱子語類之賜者凡九十人洪叙疇尹旣金天宇韓澍之子弟處可假矣。○因朴瑞卿聞故進士鄭彥推占未來之事以爲自丁卯以後年歲豐登至丁卯聖上入繼大統今年始豐可謂奇矣。○尹棐簡來期以明日來訪云深喜々々。○柳克任惠送好墨三丁來。○盧守慎再疏入啓傳曰盧守慎累上疏章乞以解職終養孝親可謂至孝不可不從而但守慎乃學行卓異之賢也予方自以爲得賢他日共成治效而今若解職歸觀則是乃失賢者也此亦重大

迎接都監製述官ヲ揀擇ス

弘文館趙光祖ノ事ヲ請フ
○宣祖實錄四月己丑十日條

王趙光祖ノ爵諡追贈ヲ允ス

領相盧守慎ノ父母ヲ京家ニ來居セシメンコトヲ請フ

予計慮淺短不知所爲敢議右事遣史官大臣處收議。○迎接都監天使時製述官揀擇司諫希春亦入抄啓之中自願無捕鼠之技而厠吹竽之班可笑之甚也。○李源明來去。○弘文館副提學朴大立直提學盧守慎等上筭子請追贈趙光祖爵諡一如院筭上答曰先朝之事是非重難但廷意如是故追崇矣。○趙靜菴以真儒被大罪暗昧鬱抑者五十年于茲至是李相浚慶尹根壽首發其議奇大升金添慶等和之諫院之上筭極其懇切玉堂又隨而勸之聖上豁然快從特令追贈爵諡此真所謂百年公議定而非聖人之在位孰能成之士林之感荷欣幸爲如何哉。○夕光雲退自棘園賦題六有堂詩夜對也蒙許筭救製許箴正書得免臲白二許可謂有過人之信矣。○二所賦題亦六有齋與丁卯會試黃金臺兩出同。

十一日 陰朝掌務吏來言明日司員有忌十三日余與獻納右正言齊坐云。○領相議伏見盧守慎兩疏辭情危迫不覺拭泪正隆孝治之時勢不可不許其情但今聖學日就經筵方急如此學問之臣未易多得姑限旬日許其觀省未爲不可但其父母生長京師不無世業若令本道監司敦諭其父母起送于

戊辰四月（十一日）

京、因令各道給軍護送來、自京家、則守慎庶無遠遊曠省之憂、而專意於論思進講之地、○左相權公議、守慎學問精深、踐履篤實之人、久侍經幄之上、則其輔養聖德、以成治效、豈不重且大哉、○上命慶尙監司、敦諭盧守慎父母、使歸于京、又令三道監司護送、又令慶尙監司給食物、仍許守慎歸省、上恩至矣、○尹軫來去、○余聞盧寡悔、肅拜而歸家、即隨往訪、以余所撰先君子墓誌草進呈、懇乞禍陰、盧君再三固辭、余伏而請、進而握手、丁寧懇請、竟留付而來、成直講子濟亦尋我至盧宅、復隨我而來、相對談話而去、○見昨日迎接都監郎廳啓、館伴及吏曹禮曹大提學、同議製述官抄啓、任說李純亨、吳祥、尹鉉、金貴榮、姜士尙、尹毅、中朴應男、李洪男、洪天民、姜士弼、尹斗壽、柳埶、崔顥、李後白、具思孟、金添慶、金億齡、奇大升、權擘、李湛、林誨、尹澍、閔起文、尹根壽、盧守慎、柳希春、李齊、閔楊士俊、申護（遷）、金命元、李山海、崔頌、黃廷、或黃允吉、成子濟、李增、李珥、具鳳齡、鄭琢、洪聖民、李濟臣、李凝、尹卓然、金忠甲、俞大脩、閔忠元、權鵬、李廷毓、尹存性、朴民獻、丁允禧、梁應鼎、李民覺、盧禔、南彥經、進士崔慶昌、李純仁、講書官宋應溉、尹希吉、柳希霖、李廷毓、洪翼世、○以麥十斗、見貸于柳叅判宅、○扶安

盧守慎ヲ往訪シ
先君墓禍陰ヲ請
フ

迎接都監製述官
六十三人ヲ抄啓
ス

趙光祖褒贈ノ傳
旨
○宣祖實錄四月庚寅
（十一日）條

宰權大德、送封餘青魚十束來、○淳昌守申璉器之、送二扇來、○傳卒大司憲趙光祖段、以問世粹美之資、得師友淵源之傳、闡明道學、爲世大儒、遭遇中廟、竭忠盡誠、欲遂堯舜君民之志、興學校明教化、以扶植斯文爲己任、中廟亦知其賢、言聽計從、倚爲良弼、唐虞三代之治、庶幾可致、而正人得志、邪人所不幸、姦臣南袞、沈貞、李沆等、憤其平生不容於公論、因緣洪景舟、至以不測之說、巧成萋斐、震驚天聽、竟致竄死、使國家元氣、斷喪無餘爲置、此實迫於群姦恐動、構陷、初非中廟本心、中廟當初罪之之時、下教曰、汝等俱以待從之臣、本欲君臣同心、佇觀至治、果有爲國之誠矣、但處事過激、故不得已罪之、然予心何以爲安、及其晚年、收用同時被訴之類、至置之宰輔之列、以此見之、其非中廟本心、尤可以知是旃、仁廟誠孝、出於天性、其於中廟遺意、無不體行、追復其官爵、爲有去乙、自乙巳（明宗即位年）以後、尹元衡秉國亂政、憤清論之議己、欲箝制一時之口、至以此人等、指爲逆類、晦盲否塞、至于今日、尙無申雪褒獎之舉、豈不深可痛惜哉、當茲嗣服之初、國是不可不定、士習不可不正、此乃繼志述事之事、轉移世道、在此一機、是如爲昆、同光祖乙良、贈以大官美諡、以明士林之趨向、以答國

人之顛望事，下吏曹等傳教。○是日禺中，驪州陳漢佑商晦之三男來訪，不遇而去。○是日微雨而止。○光霽，以四更詣場屋，卽十二日也。

十二日 晴晨，以朝講入叅，早詣光華門東偏依幕，大司憲姜士尙亦至卯時，入侍經筵，講畢，姜士尙及希春趨進榻前，士尙啓趙光祖追崇甚合人心，希春言追崇趙光祖，非戾於中廟也，蓋中廟愛重光祖，而倚任至矣。一朝以姦臣構陷，不能無惑，然中廟手書，光祖善人也，於定罪之時，則非中廟之本心也，昔曾參之母，三人來言曾參殺人，曾母方織而投杼，曾母豈不知參之賢哉，讒說震驚，自古有之，且以俗事譬喻，有一家長寵愛妻若妾，一朝遠出而還，讒人誣之曰：汝妻若妾，私奸失節，家長信其言，而逐其婦，家長不悟而死，家長之子孫，明知讒賊之所爲，將陷於讒賊之術中，而永絕之乎，抑體家長之本心，而厚待其出婦乎，抑亦陷於讒賊之術中，而永絕之乎，此事理甚明，今之追崇光祖，乃所以補中廟之闕，非彰中廟之過也，又啓曰：近來上從善如流，事一以大公至誠爲之，有初至矣，然古人以悠久不息爲貴，所謂不息，非必無頃刻不動苦之謂也，人君深居宮中，有讀書窮理之時，有發號施令之時，有燕閑養氣之時，一

趙光祖ノ褒贈ハ中廟ノ闕ヲ補フ所以ヲ經筵ニ啓ス
○宣祖實錄四月辛卯（十二日）條

風俗ヲ正スノ方ヲ啓ス

唐ノ太宗實崇ヲ處スルノ故事

咎ヲ守令ニ歸スルノ弊

張一弛，自有其節，但勿論有事無事，皆當以敬存心，勿使放逸，則自然邪思雜念，不能萌作，久之成熟，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伏願聖明潛心焉。又陳曰：方今正風俗之事，有一當務焉，綱常大惡，王法必誅之罪也，而其惡之所以作，則非守令所能豫防也。近來惡逆之變發見，或以不能教化，歸咎守令，之之懼其得罪，專務掩覆。昔在中廟癸卯，安城有賊子之變，憲府欲降郡號，又欲罷賊子所居陽城縣監，諫院以爲紛擾而不便，中宗命弘文館詳考故事，則通鑑綱目，唐太宗貞觀二十年，詔諸州有犯十惡者，勿劾其州刺史，註云：戴州刺史賈崇，民有犯十惡者，有司請罷崇職，帝曰：昔唐堯聖人，尙不能化其子，況崇爲刺史，其能使民比屋爲善乎？若坐是貶黜，則州縣共爲掩覆，縱舍罪人矣。其明加糾察，如法施罪，庶以肅清姦慝耳。中宗遂命仍舊不動，蓋朱子特書於綱目者，正以美太宗之識政體，而大明無冤錄篇首，亦深取此論，其慮遠矣。近日以不能教化，咎守令之說，聞之則若美，行之則有弊，守令每遇綱常之變，輒曲爲掩覆，而縱捨之，使大惡不伏其辜，而冤枉不得其伸，敦倫敗俗，莫此爲甚，不勝寒心。伏願議于大臣，建爲守教，明示中外，使不能教化之守令無罪責，而匿不以

戊辰四月（十二日）

左相權轍柳希春ノ言ニ贊ス

製述官避嫌ヲ以テ臺諫廳ニ至ル

柳景深ヲ訪レ萬里歸來ヲ慰ス

聞之守令隨所聞罷黜則公正清明之政化庶幾成焉權左相轍進曰柳希春此言是也頃於六七年前沈通源作相以江陵有人倫之變罷其府使如此者再三近日則不復行如此之事矣但外方守令未能明知其朝廷之不論己也猶有如此苟偷之習云々朝講後進言畢從上先出（權轍）左相先出退至賓廳同食宣飯余以避嫌至臺諫廳啓曰伏覩製述官揀擇內小臣亦參製述官之選專爲能詩也而臣本無作詩之性自少至老不能成一佳句因遂絕意不學詩乙（仁宗元年）已年天使時亦不入製述官之數今有司誤取至於濫厠吹竽之列極爲未安請命減去臣名以許自知闕短上答曰有司豈偶然計而選之乎勿辭○歸舍見慶尙左水使邊協前判官具澤相繼來訪○在闕內時聞聖節使柳公景深入來驚喜忤問○恩津宰金士元書報碣石望柱石已浮取浦邊曳置云深喜云々石首魚十五束亦來懷德宰安敬賓亦送乾雉來○陳漢佑送白米七斗來○日昃往訪柳同知景深慰萬里歸來也握手道舊喜不可言柳公言爲君求書他無所得只買性理大全而來仍小飲酒而來○沈學官淵子靜來訪○黃海監司金繼暉（暉）仲晦執義金啓亨彥來訪鼎坐談話而去○夕生員尹棊子

柳光雯生員試ニ險題ニ遇フ

王一日ノ閱覽多クシテ精神氣力勞弊甚ダシ

明赴京使臣ノ接待ニ苦シム及バズ

貿易ハ通事ヲシテ遼東ニ行ハシムル議

恭來訪乃三十三年前故舊也握手忻悵移時乃去○光雯入生員試遇險題免不作而出

十三日 晴朝羅州戶長羅應袞獻尾扇○食後仕進與白大諫權獻納權正言先齊坐署經新正言吳健子強吳君入而上官吾等退于常坐廳更入齊坐廳署經數員完席余議以爲慶尙監司以牒訴公事之多無病者生病況一國公事六曹諸各寺咨目八道監司兵水使啓本兩司所筭所啓弘文館筭子士庶人上言中外臣民上疏司憲府推考凡上所閱覽者一日數十卷或至百卷精神氣力勞弊莫甚不可不圖所以減除而完養之爲今計莫若令承旨看詳公事抄記其要粘於末端使上一覽瞭然庶幾精神蘇快不至勞困又議赴京使臣一年至五六度中原一路困不能支號天縊頸所不忍聞蓋以一使之行馱載至一百數十匹路邊生民車輛之出至難也至北京朝廷待之不及琉球蓋琉球之使卜馱至少我國之使太多而下人皆務貿易故也今莫若國家只令通事貿易於遼東使臣獨持糧米而赴燕可除上國之弊轉我國爲清潔矣僚議皆從當白政丞然後乃啓○申時歸舍見金蘭玉吳大立○南原韓妹之

驕橫喝道者乙鳥
刑訊ヲ被ル

吳正言學問精通
世ニ罕ナリ

孫女婿權愷器遠來謁時在雲峯縣監權常之第四子也。能文而為人亦溫謹。問其年則庚戌生而欲居于南原深喜深喜姊氏簡亦來。○刑曹以貞陵香徒之訴刑訊驕橫喝道者乙鳥至於二度其妻子號哭於院庭余初因金黃海繼暉公之簡白于同僚而除下今聞過重即通于仲晦公（重）金繼暉亦以為未安。○戶曹佐郎李燭景晦來訪而去。○吳正言（健）學問精通世所罕有深取深嘆。○潭陽家書及居家必用來。○借尹棊子恭語類七十五冊來。○承文正字趙仁後裕夫以余表文改正事來去。

守令罷職掩覆ノ
事允サル

十四日 晴朝承文（*）權知正字李凝成卿持余所製皇太子箋文應改處來議余改送。○送簡李君燭使通于刑佐郎申恪除下喝道者乙鳥受刑二次院中以爲過重故也。○朴自秋告歸湖南。○開城留守南應雲致遠送生雉二首來。○金沃溝田既來去。○吳大立金蘭玉被招來。○朴東豪來去。○司藝尹君剛元來訪而去。○全州判官尹河因宋監司贊行下送海衣一貼乾雉一首快脯二斤乾秀魚一尾乾大蝦二舉來。○司宰正金鸞祥來訪談心良久而去。○政院啓曰經筵官所啓綱常之事守令以不能教化罷職故守令畏其罷職掩覆

者乙鳥ノ枷解カ
ル

朴水使ノ書來ル
於蘭萬戶鄭鴻性
行純直ナリ

不發請議于大臣勿令罷職而掩覆守令罷職事取稟傳曰如啓。○奴受朴命星夏等祿米二石來。○許演持唐本毛詩來見假余以乾秀魚一尾贈之。○尹司藝自言孝寧大君之外高孫於吾細君爲八寸親云。○徐益及夢錫之李友仁來訪。○夕前經歷金壽億大年來訪其家去此不遠。○刑曹佐郎申恪敬仲來訪以者乙鳥刑訊二次過重事余令李燭并金公繼暉（暉）答簡而通之也。今日持金我二簡進白判書鄭公宗榮鄭公令申恪回報李燭又送于我蓋刑曹有解放之意云申恪孝寧大君之枝派也。○申恪歸刑曹即令獄吏解者乙鳥之枷。十五日 陰朝金經歷壽億送方席二坐來。○海南權知校書正字鄭彥洪彥湜來訪爲免新上來也。○朴水使書云小室宅婚姻事於蘭萬戶鄭鴻年少有將來性行純直無妄故通告小室今三月念六七日間定行云。○新城主李君平刑罰薄稅斂下吏不得以雜言入待士如流百姓鼓舞云皆可喜也。鴻之爲人金公秀文朴公麟壽亦言其可人矣。○武堂上唐彥弼士俊來訪。○校書著作尹景禧來訪余以大學印紙付之都摠都事鄭良佑來訪余以三品以上薦

成子濟綱目ノ大
題目ヲ書ス

大學儒生趙光祖
李彥迪金宏弼鄭汝昌ノ文廟從享
ヲ疏請ス

王儒生ノ疏ニ答
ヘテ之ヲ允サズ

舉堪爲守令萬戶者、令爲我搜訪數人、中樞經歷蘇遂成物來訪而去。○直講成子濟彥功、盡書吾綱目一百五十冊大題目來、可謂厚且勤矣。○李柯等來、告明日詣慶尙右兵營、余修簡付之。○李柯前前麻田郡守申汝樾支仲來訪而去。○元禮書云、累見舍兄書、知君不相遐棄、頗有過實之言、深懷未安云々。○向暮洒雨。○太學儒生詣闕上疏、大槩請趙光祖、李彥迪、金宏弼、鄭汝昌四先生文廟從享云々。○夕、副正白惟溫仲和來訪、談話一室、聞朴和叔物望甚重、入期以秉鈞軸、余訪問南行中堪爲守令之薦者、仲和以獻陵叅奉任克爲對、克乃叅議輔臣之子也。○仲和、丙子生。（中宗十一年）○上答儒生疏曰、爾等以大學之士、游心道學、追慕真儒、封上疏章、請以四賢從祀文廟、爾等趨向之正、亦可知矣。然一朝至於從祀、似爲重難、聖上嘉納善言至矣。○仲和云、公之名甚美、有是實故有是名云。○借方席二坐于金經歷家來。十六日 晴朝、李元結來訪。○孫正軾、送蘇合元五丸來。○是日、朝講、獻納入侍。○卯時、鶉鳴西南方、鶉噪于正南、夢亦吉。○權沃川詠在仁川、送生蛤二十介來、厚意至矣。○金正鸞祥、送朱全三十九冊來、續別外三集八冊則未來。○

許箴許翁生員試
ニ中リ柳光雯落
ツ
几杖宴ヲ罷ム
○宣祖實錄四月乙未
（十六日條）

副提學大司成呈
辭ス
司諫院具鳳齡ヲ
劾ス

趙光祖領議政ヲ
追贈セラル
○宣祖實錄四月丙申
（十七日條）

弘文館懸吐ノ大
學ヲ借來シテ寫
ス
盧守愼副提學ト
ナル

具鳳齡ノ罷職

一所生員進士初試榜來、許箴許翁、中生員試而光雯落矣。○領相李公、請罷賜几杖宴、從之。○許箴來去。○金蘭玉來、受退溪書釋寫資而去。○院四員常坐、而議所啓片簡來往。○孟別坐婢命福、以吾應教時、品布納官、價布捧次、求我應教朝謝而去。○李元結、任拔英來去。○李應教、湛來叙而去。○尹軫來去。（朴大立）○副提學大司成、皆三度呈辭。○院劾具鳳齡。十七日 晴朝、鶉噪于南方。○全州府尹盧禎、惠送生薑一斗、白紙五卷、常紙十卷來。○柳叅判夫人李氏及李元凱妻安氏、並裁送我衣來、價米則已送矣。○許明來去。○是日政事、趙公光祖追贈領議政、金啓爲承旨、余即送書致賀。○手書儒生之疏、快哉快哉。○崔枝秀來、約經史類聚、候開月晒冊時、搜出見借云、余贈以毛海衣。○借弘文館懸吐大學來、令金蘭玉來此而寫。○是政、上特命盧守愼爲副提學、協輿望也。○閱典翰、送詩六冊來。○草註朱全、至十一卷末。○校書副正字任百英、來自湖南、遂來訪、即舊名百鈞也、有七十三歲老親、而辛酉年登第、今始爲此職、以中間在喪罷職故也。○柳同知景深、以唐本性理大全二十冊及朱子定論一冊爲惠、感荷入髓。○昨劾者、吏曹佐郎具鳳

戊辰四月（十六日・十七日）

刑曹者乙鳥ヲ釋放ス

儒生ノ疏進士禹性傳ノ作李彦迪ヲ述ブルノ一條尤モ高見アリ

東國地誌

齡、本月十五日省記、趁時進呈不冬、閉門後、方始持來、至使政院啓請留門、慢忽甚矣、請罷職、上從之、○吏曹正郎李山海、送落幅二連來、不待我求而自遺之也、○權文海爲全羅都事、○聞刑曹釋放者乙鳥、以前日刑佐郎聞院中之意故也、

十八日 晴、婢子、告今夏等祿米、甚好做飯、深喜々々、○朴君汝柱公幹來訪、聞儒生上疏、乃進士禹性傳所作也、其述李晦齋彥迪一條、尤有高見、非學識之高明、不能作也、○鄰居隔墻、崔尙宮三寸姪、內需司書題崔漢貞、來告築墻、○禹中、送奴僕于柳同知邀臨、太浩公來臨、談話殷勤、對點心而去、○李福長、許箴、具判官澤來去、○東國地誌一冊、自金監察田溉所來、○許箴來去、○孫正軾、敬輿過訪、余以崔鷹假部將、轉達兵判洪公曇事囑焉、○朝遣奴往尋金持平、礪妾家于明禮坊、乃學光死後、守信窮居、而頃以籍沒家舍還給、始得還入、學光舊宅也、既尋得之、再伴遺以白米一斗、大海衣四張、其妾送婢來謝、○靈光李僉使元 妾女子、嫁于京中前殷栗 爲妾、伴婢來、○藝文館千秋箋文分發來、

復々赴京使貿易ノ物ヲ遼東ニ留メ糧食ヲ持シテ赴クノ議ヲ大諫ニ話ル

趙光祖年十七金宏弼ニ學ブ

尹毅中ノ病ヲ問ハシム

十九日 晴、朝、驪州陳君漢佑之子興烈、興立、皆以武試上來來謁、乃吾妻五寸姪也、余以扇二柄分贈、○潭陽府使許璧弗迷、送扇六柄來、徐希益、以所求亦送五扇來、○殷栗縣監李希荃書及乾獐一介來、○權沃川詠、還入城中、送西太魚一尾來、○以前來權沃川性理大全十九冊送還、以既得柳太浩所贈故也、○辰時、以齊坐仕進、署經十七日政顯職及守令、復議赴京使、留貿易物於遼東、只持糧食而赴北京事、余從容再白於白大諫曰、宋相純被謗曖昧、宜發公論、擬于同知之望、白公亦以爲然、○日昃、歸舍、見留刺、李君仲虎、前昌城府使金墀、別坐盧克慎、皆空返、○工曹叅議崔顥、景肅來訪、談話而去、○海南婢夫趙世乘船上來、吳姊簡來、○朴都事汝柱、送續綱目二十七冊來、尹軫、送韻會十二冊來、○李淑氣來去、○前巨濟縣令洪應湜、娶妾于鄰來去、○李正仲虎、復來訪談話、權沃川詠得卿、暮來訪至夜乃去、○趙靜菴光祖、壬寅生、年十七、戊午歲、金佐郎宏弼、謫熙川、負笈往學、

二十日 晴、朝、遣光雯問尹叅判毅中之病、以傷寒也、○上以親祭慕義殿辰正動、駕詣昌德宮、○光雯、蒙饋飯於尹公而來、病不輕云、深慮々々、○李燭景

戊辰四月（十八日—二十日）

李燭來訪ス

千秋節ノ賀箋ヲ撰シテ藝文館ニ書送ス

尹叅判ノ病ヲ問フ
濟用僉正呂世琛ヲ訪フ

晦來訪、余以其人在北鄙、多粗厲忿戾、以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丁寧教戒、景晦曰、敬服膺矣。○宋言慎、金蘭玉來、蘭玉加受空冊而去。○草芝萬戶李春壽、饋送生秀魚、貳尾、生箭魚、十尾來。○以所撰千秋節賀箋、令宋言慎楷書、送于藝文館。○風氣頓熱、亦時節之常也。○權正言徵、抱大學來、問疑晦、終日而去。○李長福來去。○長興趙府使、送四扇來。○許浚、送左傳十冊、唐本毛詩來。○是日午、校書著作丁焞、君晦、持余新圖書來、見新造甚佳。○林正誨獻可、送落幅二道來、以頃爲試官也。

二十一日 陰、朝、以訪尹叅判致遠病、早詣其宅、傷寒熱盛、醫診脈云、元氣爲病所奪、余亦深憂、執其手而暫話、觀其服藥而出、尋濟用僉正呂公世琛獻甫而訪焉、乃乙未秋赴別試時、寓于清冷尉宅、而往來飲食於其家之故舊也。庚戌生時年七十九、而氣體精強、相與道舊、不勝忻悵、爲設小酌飲來。○以五扇分給、喝道丘從。○以生薑一升、白貼扇一柄、送于呂僉正宅。○是日朝講、左正言吳健入叅。○權沃川宅、送蘇魚來。○呂僉正之子淑、居母憂、孫順元中生員試。○乞四墨於柳太浩來。○孫敬輿、以兵判所請、崔鷹假部將事回報、深喜。

東國地圖

柳希春ノ女海成鄭鴻ニ嫁ス

東堂ノ初場

三女ノ婚嫁成ル

○宋言慎、以中庸一冊見假來。○東國地圖、從沈副正淵來。○執義宋賀慶叔來訪、問其年、則甲申生、而登第、則己酉年也、爲人詳明、談話而去。○趙世及鮑作羅、斤金來謁、以甘藷及海衣十貼爲獻。○前日、憲府陪吏崔從、持鱒魚一尾來謁、余以一扇贈之。○李正被招來謁、余以扇及海衣贈之。○潭陽官人、持家書及海南吳姊書來、姊氏以余獻太一石爲感。○暮雨下。○以海衣四貼、送于故李正郎習之宅。

二十二日 陰、朝、潭陽人受答簡而去。○昨、見吳姊書、知去月二十六日、妾家迎於蘭萬戶鄭鴻、作海成之夫、爲人尊雅云、可喜。○以司僕寺泛送司諫院草帖子及正尹根壽所送草帖子、自今日送奴僕并二人、刈草于箭串。○今日乃東堂初場。○以祿布二匹、分給四奴、各半匹爲夏衣也。○理馬李承孫來、理馬、針足出血。○修簡付趙世乘船歸海南之行。○林千石子仁壽來謁。○聞湖南今月初九日大雨、高燥水田、皆得付種、今年之稔必矣、嶺南亦然。○珍原沿漑女子、南原韓孝清女子及吾孿女海成三婚嫁、皆爲吾常。○關念、皆成於今春、而又皆合意、深喜。○聞海南牟木洞外池水滲漏、必種埴然後貯水。

戊辰四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李潤慶ノ詩藁

東國地誌

夫人内外ニ勞苦

尹蔡判ノ病ヲ問
事ヲ語ル

謝恩使丁應斗越

當俟秋而致力焉。○李士溫來言收拾祖父判書諱潤慶詩藁以紙爲乏余卽出狀紙二卷贈之。○以海衣二貼送于崔正郎頌且問其疾。○聞今月二十七日閏右相永葬過此後乃卜相云。○金監察田旣來訪聞其爲辛酉年（明宗十六年）佐郎迄可升品余以東國地誌贈我。○玄風縣監柳德粹仲精朴以經之姊子也被招來訪可人也典籍金應權亦來去。○潭陽薛公弼爲求廣文來贈我以海衣全漢承君胄亦送乾柿一貼來。○細君備送木綿甲方衣甲捧地單天益來細君外勞於成造內勞於裁衣其苦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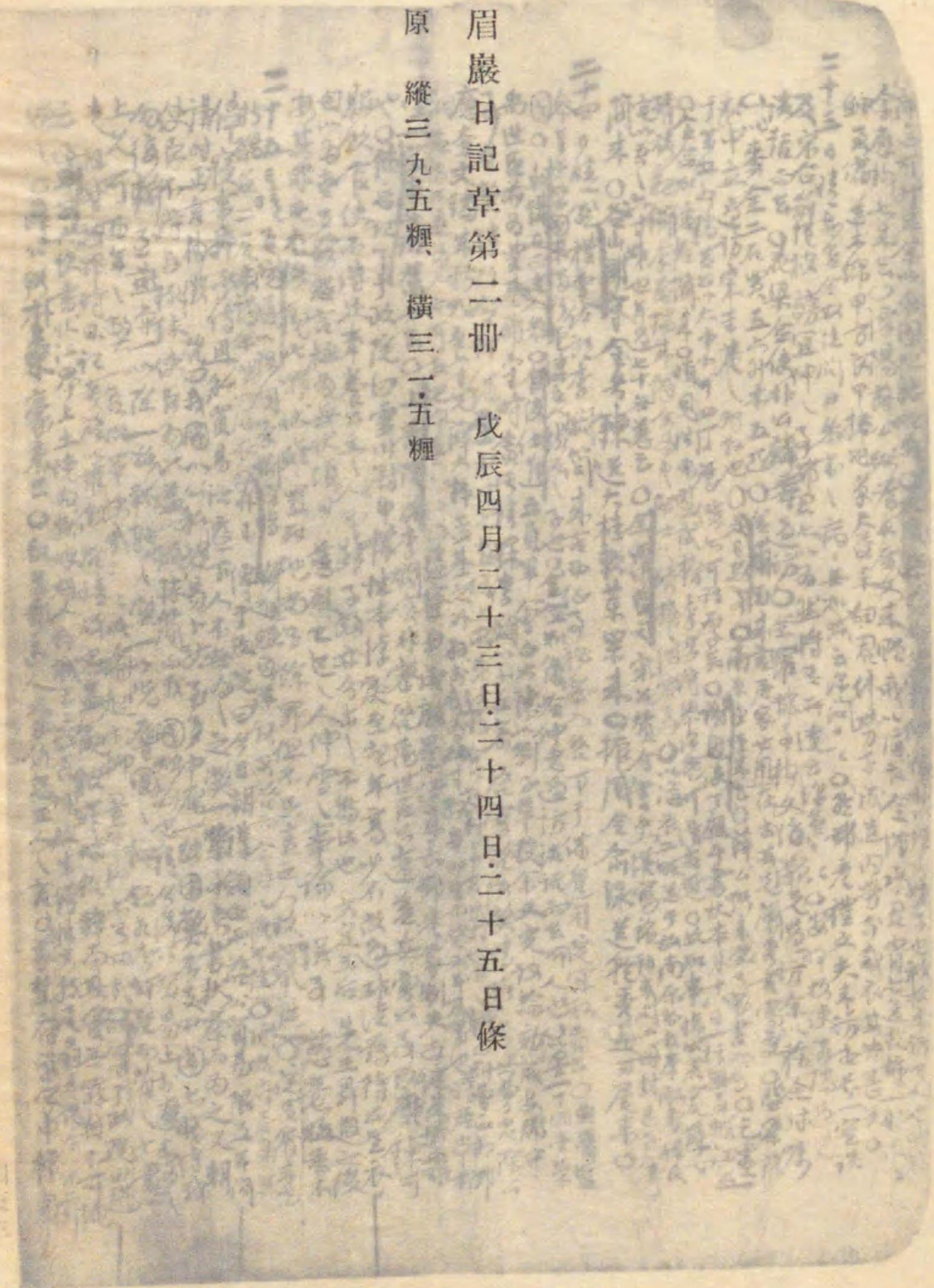
二十三日晴每朝令奴往問尹蔡判之病。○無加減云深悶。○朝鄭彥禮文夫來訪相對一室談及宋企翁純被謗宜伸之事鄭君亦以爲然將有所達云深喜。○安州牧使黃瑞過見談話而去。○花梁僉使朴公麟壽過訪。○全羅都事權文海灑元過訪余以稱念付囑。○以麥全二石買五六升木五匹。○金蘭玉來言居家必用在於其兄蘭秀書寫處。○監察權和中立過訪宋圭菴之外孫也。○是日政事。○南原金經來去。○薛公弼來受了家書而去。○乞墨于黃安州瑞黃公以大中小并四丁爲饋亦可謂厚矣。○謝恩使丁應斗

第三

眉巖日記草第二册

戊辰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條

原 縱三九五種 橫三一五種



李潤慶ノ詩藁

東國地誌

夫人内外ニ勞苦ス

尹叅判ノ病ヲ問フ

宋純被謗伸雪ノ事ヲ語ル

謝恩使丁應斗越江ス

當俟秋而致力焉。○李士溫來言收拾祖父判書諱潤慶詩藁以紙爲乏余卽出狀紙二卷贈之。○以海衣二貼送于崔正郎頌且問其疾。○聞今月二十七日闕右相永葬過此後乃卜相云。○金監察田漑來訪聞其爲辛酉年佐郎迄(明宗十六年)可升品余以東國地誌贈我。○玄風縣監柳德粹仲精朴以經之姊子也被招來訪可人也。典籍金應權亦來去。○潭陽薛公弼爲求廣文來贈我以海衣全漢承君胄亦送乾柿一貼來。○細君備送木綿甲方衣甲捧地單天益來細君外勞於成造內勞於裁衣其苦甚矣。

二十三日晴每朝令奴往問尹叅判之病。○無加減云深悶。○朝鄭彥禮文夫來訪相對一室談及宋企翁純被謗宜伸之事鄭君亦以爲然將有所達云深喜。○安州牧使黃瑞過見談話而去。○花梁僉使朴公麟壽過訪。○全羅都事權文海灝元過訪余以稱念付囑。○以麥全二石買五六升木五匹。○金蘭玉來言居家必用在於其兄蘭秀書寫處。○監察權和中立過訪圭菴之外孫也。○是日政事。○南原金經來去。○薛公弼來受了家書而去。○乞墨于黃安州瑞黃公以大中小并四丁爲饋亦可謂厚矣。○謝恩使丁應斗

第三 眉巖日記草第二册 戊辰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條

原 縱三九五種 橫三一五種

關東監試ノ榜ヲ
見ル

宋贊論語或問ヲ
繕寫送來ス

李燭ノ簡來リ西
征ノ事秘密入啓
セルヲ言フ

咸安郡守禹世臣
ヲ論劾ス

鄭應奎來訪ス

書狀本月十八日、一行無事越江云。○金僉知億齡簡來。○頃見關東監試榜、李淳得叅、深喜可得相見。○故知事慎公居寬擘女塔族親衛李龜瑞來謁、余爲其賢士之壻、接之從容焉。○以海衣二貼、送于故南原判官李淑妻孫氏宅、以吾之六寸姊也、年過七十無恙云。○全羅監司宋公贊、令書吏繕寫論語或問二冊封送、并寄簡來。○谷山郡守金希鍊、送大桂軟藥果來。○振威令俞泳、送乾秀魚三尾來。

二十四日 晴、朝、禮曹佐郎李燭簡來言、西征事、秘密入啓、下于備邊司、院宜取看云。○典醫監叅奉金榮國來謁、乃金溝主人積石之子也。○金僉知億齡仲老過訪、談話而去、可人也。○以墨一丁贈金榮國。○朝講、右正言入叅。○食後仕進、五員畢會、白大諫(仁傑)以筍子草授余、又完議論劾咸安郡守禹世臣、前爲豐基郡守時、貪汚請罷、李燭以小臣密啓、實啓後弊、請推考、兵曹老除公事有弊、請改令詳備、至申時、先遣城上所罷仕歸舍、見朴判官蘭榮之刺。○刑曹正郎鄭應奎文瑞來訪、乃吾六寸兄薛大靜孟基之外孫、於我爲八寸孫、(中宗二十六年)辛卯生、而癸丑年及第也、時居苧前洞、相去不遠、爲人亦可、相見深喜々々。○監察尹

戊辰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靈川尉申橫公主
ヲ薄待ス
○宣祖實錄四月癸卯
(二十四日)條

成殷景任直長鄭彥義制夫相繼來訪鼎坐一室相與話舊而去○上答院啓
李燭實非密啓禹世臣只遞差兵曹公事改磨鍊可也○備忘記下于政院曰
靈川尉申橫性本悖戾至於年高少不改過非徒薄待公主衣服飲食使不得
足奉養公主之人則雖子婦亦分出之不特此也(尹氏)文定王后先王昇遐之後自
以為喜多發怨言極為無狀頃日慈殿乙巳之人伸雪之事論以誤事慈意極
為不安其罪惡尤極觀此罪狀雖置死地尚有餘罪但不足責之人故竄黜○
院員簡來去

李燭ノ事ヲ誤聞
スルヲ以テ避嫌

公貿易五年ヲ限
リテ停寢シ私買
易ノ泛濫ヲ禁ズ
○宣祖實錄四月甲辰
二十五日條
○宣祖實錄四月甲辰
二十五日條

二十五日 晴朝院員以誤聞李燭事詣闕避嫌因遂議所啓而余辭以疾不
往○開城府居慶進持鯔魚二尾來謁余饋以海衣○昨日傳于政院曰今日
朝講(凌慶)領相所啓公貿易限五年間停寢事捧承傳且私貿易泛濫下人不無為
之之弊一禁事使書狀察而為之又朝講時正言權徵啓曰我國以公私貿易
卜馱至多中原一路困弊不支中國亦賤待我使臣不得與琉球使臣為比蓋
以琉球簡而我國煩故也請今後公貿易止於遼東為之勿復輸至燕京一以
除一路輸轉之弊一以洗辱國之恥領相李公從而贊之亦蒙上允可百年之

柳景深起論ノ功
アリ
趙光祖被罪時ノ
日記ヲ考啓セシ
ム
胡人江界ニ作賊
ス

申橫ヲ結城ニ竄
黜ス
亡同年判官金命
堅ノ妻ニ賜ス

辭狀ヲ呈ス

司憲府司諫院ノ
誤啓ヲ劾ス

弊一朝始革快哉々々此論起於柳景深柳亦有功哉○昨傳于政院曰趙光
祖時被罪時日記考啓以權徵啓請故也蓋觀被罪時招辭而其實無罪自不
可掩云○平安兵使書狀江界上土境內楸坡胡人作賊云々○長城胎生僧
性真持尾扇來謁余以米二升贈之○薛公弼朴東豪來去(閔起文)○叔道報凶人父
子仇怨正人之言○義禁府單字申橫蔚山郡竄黜啓蔚山郡除良結城竄黜
事判下○以海衣二貼送于亡同年判官金命堅妻氏處賻喪也前因同年回
文已送祿米一斗矣○南鄰送饌來○南原韓妹奴金伊山持妹氏書來為韓
士訥妻氏妄欲立後事也○上答院員曰不知而為之事勿辭院員等再啓煩
瀆退待物論○罪人申橫結城縣押去都事鄭惟慎出去○院書吏李濟來受
呈辭單子草及著名而去退而借書寫于弘文館呈于政院○呈辭狀云臣少
有癩冷之疾去年冬以掃墳往返南涯積受風寒自去夜觸冒風冷頭重四肢
刺痛心氣恍惚旬日之間未易差復言論重地曠廢職事至為未安臣矣職本
差事善啓云云○以朴忠義祿米全五石二斗買赤古里段子十八尺及金大
紅段子五尺○府啓禮曹佐郎李燭輪對所啓之辭實非密啓而諫院只據奇

戊辰四月(二十五日)

二〇三

大司諫以下遞差
吏曹判書宋麒壽
ヲ遞差ス

李鐸○宣祖實錄四月甲辰崔顯○二十五日條大司諫ト
爲ス
柳希春○應教トナル弘文
應教トナル
服用ノ物土宜ニ
隨ヒ供備ニ足ル

服飾侈靡ノ習

舌官ニ託質ス

別所傳不加詳察誤以爲密啓而至請推考不察甚矣以言官顯有所失不可
在職大司諫白仁傑以下請命遞差上答府曰大司諫以下遞差事如啓當日
政事爲之可也吏曹判書宋麒壽四度呈辭上命遞差○院吏以上命遞差故不
呈病狀還持其草而來○喝道丘從來告辭去至有戀德涕泣者○禮賓寺人
以迎尹元禮下海南元禮以足寒證以春來坐房外還重將爲永廢之人欲上
來而不得簡云不特足寒精神耗竭屋舍傷憊前路豈遠可嘆是何垂陞而躓
如韓安國乎滄海遺珠之嘆不能已也○是日政李鐸爲吏曹判書崔顯爲大
司諫李湛爲司諫崔弘澗爲獻納具忤爲正言宋應溉亦爲正言弘文應教望
余爲首金鸞祥李湛次之而余受點希春之應教凡三度矣○傳我國服用之
物隨其土宜猶足以供備不必買辦於他以長侈靡之習頃年權姦當國之時
因尙方衣襪之質恣濟其豪奢之慾至如粧奩妻妾服飾率皆求質中原誇耀
一世自公卿大夫至於閭閻士庶皆爲慕效莫不託質於舌官之輩舌官雖爲
厭苦小有氣勢之請亦不得不從因致卜物繁重往來轉輸之際中原之人不
勝其苦怨罵不絕已爲矜惻大抵紗羅綾段祇爲觀美之資實是無用之物必

公貿易ヲ停廢シ
私貿易ノ汎濫ヲ
禁ズ

弘文館ノ時任

崔福男假部將ノ
事ヲ李燭ニ通ズ
李廷穰來訪ス

爲質用非但無益今者遼右一路獍賊猖獗煙火蕭然使价之通尙虞阻梗若
賣持許多之物車兩之數不減於前則不唯遞運之人疲頓怨憤一起人員恐
被不測之變今後公貿易限五年一切停寢下人等或有如前汎濫私買賣之
物者使書狀各別糾察治罪痛革其弊事下戶曹○朴舜元來告往洛平山仍
棲天磨山之意○政事至初更末乃畢
二十六日 朝雷電以雨今日乃東堂終場此雨農家之喜而舉子之愁也○
是時弘文館盧守慎爲副提學閔起文爲典翰希春爲應教辛應時金命元爲
校理黃廷或爲副校理李海壽爲修撰趙廷機爲著作辛金李海壽皆出外時
在上番閔黃及余三員而已下番趙君一員而已可謂太少矣○辰時雨止○
弘文館書吏來行重到之禮余饋酒○開城府金彥浩持魚來謁○南原韓宅
奴金伊山告歸余以針及貼扇送于妹氏○聞洪州申冲卿所送海雪二石到
西江云○丁世球來訪而去○以崔福男假部將事通于兵曹佐郎李燭答
以當力圖云福男亦來去○鄰嫗饋醬余報以藥果○咸鏡都事李廷穰仲薰
來訪辛丑生而辛酉登第也生員宕之子也余曾見宕容宏三昆季而宏尤熟

戊辰四月（二十六日）

故曾通簡李故來見余寫咸鏡一路親舊稱念付之。○借論語七冊于尹僉知行宅而來。又聞致遠公驚痾證大勢已歇更無危苦之憂大喜。○即送賀簡于叅判。○玉堂以來二十七日冊校正一會分發來。○金承旨啓念我無朔炬特惠大炬來。

肅拜ヲ以テ闕ニ詣ル

二十七日 晴朝以肅拜詣闕入自迎秋門先詣尙瑞院與白公仁傑鄭君彥智具正言忤相會時至而肅拜于三殿吏判李公鐸有殷勤之意右承旨李公後自相邀余歷見于政院樓房遂至玉堂典翰閔君起文副校理黃君庭或景文著作趙君廷機相會于正堂四員共校正論語十七張小學六張又議啓館員元數十七內今只有八員□人以王事及親親出外時在上番只有三人下番只有一人進講方急而闕員至此至於校正書冊之時亦未免孤陋之歎請命銓曹速爲充差副提學盧守慎上來事亦請下書何如上命皆如啓。○潭陽細君書上來今月十九日所出也。○富寧朴訓導元弼書及文魚乾雉來新府使金銀稱我之囑厚待云城主因而受稱念而厚遇之尤感不忘天涯之微族罔喻仰謝云。○中部主簿禹昌齡以求薦來余還爲四品故無薦。○全羅兵

館員ノ闕多キヲ以テ充差ヲ請フ

夫人ノ書來ル

使李戩送扇子于館員分各宅余亦得三柄

經筵廳ニ至ル

二十八日 晴有晝夕講。○朝見全羅右水使林公潛遺扇子十柄及全州判官尹河所送乾魚書簡。○伏聞明日有朝夕講。○全羅兵使都送扇子于弘文館。○中分送于各宅余亦受三柄。○鍾城舊帶率凡孫無吐里來謁余命饋酒且飼之吾食餘凡孫獻黃毛五條。○已正三刻上經筵廳特進官知事元混工判柳潛注書尹卓然等同入侍講論子謂韶盡美章至居上不寬章講畢太學公論之所在未有非公正而發於疏章者頃自上優獎儒生之疏極其懇惻人皆以爲雖未從四賢之從祀然其中第一大儒指趙光祖必蒙陞諸從祀不勝忻幸又多因文義而陳說講畢退于內藥房未初三刻復以晝講升經筵廳知事金鎧戶判鄭大年以特進入余講小學樂共子至通論極師弟子在五倫之中因年既著艾不能爲悌陳云在人君則以留念耆舊老臣爲道又進而特陳凡館中御覽之冊只書大題目不書篇名及冊端披閱不易請下御覽冊臣令書寫官寫進上曰此甚好之事云。○希春於晝講論語言宋人避諱代用之字今當依朱子之訓棄假而還眞夕講罷歸玉堂寫單子以入焉。○是日特進官元

御覽ノ冊ニ篇名及冊端ヲ書ス宋人ノ避諱代用ノ字朱訓ニヨリ眞ニ還ス

司憲府申儀ノ絶
島園籬安置ヲ請
フ
柳希春六鎮邊軍
ノ寒苦ヲ啓ス

○柳潛云、眉巖集
二十五日條ニ繫ク

混柳潛金鎧鄭大年皆被招邀而暫得相見○入侍承旨李後白也○夕講小
學到君令臣恭希春釋泛然而御釋精密金鎧亦有小補希春即從之○府啓
申穢罪大惡極請絶島園籬安置上不從○晝講希春進啓曰非但三水甲山
爲然也會寧富寧鍾城穩城慶源慶興是六鎮也而大凡南方絶遠吉州以北
風氣寒苦六鎮尤甚人無宜著之物國家念邊軍之寒衲衣狗皮衣等時或造
送然若又可以回捧等入送賀穀則其恩可言小臣親見故敢啓○柳潛言三
水甲山之寒苦無衣希春繼陳

二十九日晴^{平明}以朝講詣經筵廳領事權公轍知事洪暹特進官任說柳
景深司諫李湛掌令李忠綽也講論語里仁爲美章希春日此以士大夫擇里
爲言人君亦然古人云左右前後皆正人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耶孟子亦曰
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朱子言於其君曰蓬在麻
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不染自黑此皆言薰陶漸染之大有損益也伏願聖明
留神焉講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章曰處樂即所謂處富貴也
常人處富貴多爲所淫所謂富貴生不仁是也況於人君處崇高之位據邦家

左相關西駈逐ノ
事ヲ進言ス

世宗朝西征錄
平安兵使金秀文
ヲニ下諭シテ濫殺
ヲ戒ムベシ

柳希春小學ヲ講
ジ人君治心修德
ノ要ヲ言フ

之富百物皆備苟非省察克治之深亦安能去人欲而復天理也哉朱子十訓
有云外絶好樂恐啓荒嬉內窒情慾如防寇盜蓋人君一有好樂而不知節一
有情慾而不知窒則不免爲富貴所淫矣又曰安仁聖人之事利仁亞聖大賢
之事須是從利仁上做工夫到義精仁熟之地安仁之味亦可知也伏願存養
省察無少間斷焉又因左相權公議關西駈逐而進言曰今此駈逐固非大段
興兵然軍士持兵不無殺戮男子有罪者可也至於婦女亦當分辨(明宗九年)向在甲寅
乙卯時草島胡人犯順慶興命兵使李思曾攻討思曾初欲分辨男女逮臨戰
場忘未號令遂至殺戮婦女傷天地之和今平安兵使金秀文處事詳審宜無
濫殺然下諭何如按世宗朝西征錄微弱婦女並不殺而持歸安於此土今平
安兵使金秀文處事詳審宜無濫殺然下諭何如權左相進曰柳希春此言是
也臣於金秀文之去也戒以務生擒不得已然後殺戮推捕者勿殺微弱婦女
希春日金秀文既受大臣教戒則雖不密諭亦無欠焉○夕講小學至賢者狎
而敬之希春仍言晏嬰久而敬之上曰晏嬰何如人也臣對曰晏嬰恭儉而知
禮亦賢大夫也然齊景欲封孔子以尼谿之田嬰不可此不知聖人之爲可用

此大繆也。上曰：晏嬰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諸善亦多，但人於聖賢，君雖不知，亦當薦進。況人君欲用而反沮止之乎？此大非矣。臣曰：晏嬰不知仲尼，先儒以爲命，蓋其偶蔽於此。嬰平生無忌克之性，故止責其暗。若小人之媚疾彥聖，則其害益甚。昔管仲之治齊，子產之治鄭，皆至四十年，孔子不以爲管仲子產之功，而稱鮑叔罕虎之薦二人。蓋見賢而薦，與樂予之人，其賢亦同。既講畢，又講儼若思曰：此雖以端嚴沈默爲貴，然至於與人論事，從容詳盡，自有其時。又說傲不可長者，程明道言於神宗曰：願陛下勿輕天下士。仲虺誥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此人主所宜深念也。又傲不可長者，非謂只存些小傲無妨也。馬氏曰：欲消而絕之也。此說甚好。說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曰：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人，雖善爲惡也。此與大學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同說。疑事無質，直而勿有，質實也。又如射者之的，凡傳聞可疑之事，勿以爲的實，而據執陳我所聞而已。蓋傳聞之事，恒多失實。人君於此等事，亦當參酌，不可遽信而施諸政事之間也。講畢，希春進榻前陳曰：臣昨陳六鎮送布質穀，辭

六鎮送布質穀事ヲ陳ス

三甲ノ寒苦六鎮ニ異ナルナシ

不明備。今請再陳。臣竄謫鍾城十有九年，富寧會寧鍾城穩城慶源慶興六鎮地居極北，風氣極寒。自九月至二月，寒冽倍於南方。而自十月至正月，凍寒太甚。土無木綿，人無所衣。往有凍死者。前日納衣狗皮衣，則雖或入送，而給善射軍士而已。未能徧於齊民。前日有送五升木質軍糧之時，事在十年之前。今可行矣。聞三水甲山地之遐遠，雖不如六鎮，寒苦無衣，亦與六鎮無異。六鎮小民，今聖上臨御，而未蒙恩澤，至爲矜憫。若蒙特施送綿布質穀之恩，則民得蘇矣。上答曰：所啓事，當令該曹磨鍊施行。臣起而伏地以謝。○六鎮送綿布，至是年冬乃送。○追記昨日夕講小學，晏子曰：君令臣恭，希春釋之曰：君令茶，上釋之曰：君令茶，特進金鎧曰：君令苦，希春即達曰：御釋君下，金鎧釋苦皆精當。臣釋不及也。蓋稱君下乃爲各盡其道，釋令苦，則君臣爲一。父子夫婦兄弟皆然。講到親戚不悅，不敢外交。此蓋大學所厚所薄之意也。然中庸又以尊賢居親之前，蓋並行而不悖也。官怠於宦成一章，乃人主藥石之言。格物致知則能察此病矣。誠意則能免此病矣。又今日朝講陳曰：朱子曰：先讀大學，去看他書，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此是誠意正心事，且以論語已講處言之。如

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視其所以、學而不思則罔、等處皆是格物致知、如三省主忠信及此不仁者章、皆是誠意正心之事、如君子不重則不威、言寡尤行寡悔等處、皆是修身之事、如入則孝出則悌及諸答問孝處、慎終追遠等處、皆是齊家之事、如道千乘之國、為政以德、道之以政等處、皆是治國平天下之事、推此可見、講至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上問小註久約者為飢寒所逼、不能自守、以至放蕩於禮法之外、此謂何事、希春對曰、諺所謂常人三日飢、則鮮不為盜、蓋庶人飢寒則為盜竊之事、士類飢寒、則為犯義干求之事、○是日、政事館員多差出、李仲虎為校理、宋應旼為修撰、李增及洪州牧使申湛為副修撰、柳公景深為戶曹叅判、金公就文為江原監司、皆可喜也、○日映、黃校理廷或景文入來、余暫校書冊而出、詣濕嶺、訪金右尹弘胤而拜焉、金公懽然相對、談及舊故、飲梨花酒而退、○歸舍見金公就文、洪公奉世、任公鯨臣、李容、李凝、李春壽、文德粹、李師閔之刺、○谷城宰朴思愚、曾送婚需于珍原家、送麴于潭陽家、今又送乾雉三首來、○夕、丁世球來言沈同知之意、許叅知太輝來臨言所求之書、當題名付我行云、○高敬祖來去、

弘文館員ノ差出アリ
○宣祖實錄四月戊申二十九日條

王辭免ノ吏曹判書大司諫ニ教ス

奇大升尹春壽來訪ス
朴應男大司憲トナル
○宣祖實錄四月乙酉三十日條

三十日 晴朝、往訪金監司就文、已以肅拜詣闕矣、即還舍、遣光雯往問尹叅判致遠之病、時尚未差云、○尹希任志遠之子仁敬、持志遠簡來、前日余送墨于李文學孫淵、答狀亦來、○追記、昨日、洪州鹽二石來、足以合醬而有餘矣、○上近日因吏曹判書李鐸辭免、教之曰、進賢退邪可也、又因大司諫崔顥辭免、教之曰、極諫而匡救自上之過、直言而論覈貪汚之人可也、大哉王言、○吳大立薛公弼、金蘭玉來去、○金蘭玉、持所寫大學註吐來、○書寫官文世麟、來寫綱目小題目、○昨日朝講、以甲衣一入侍、今朝又以一甲衣出入、連感風寒、頭重氣困、服生薑煎酒葱根粥、以救退熱、○大司成奇公大升、尹君春壽來訪、余以申救宋企翁、言于奇、以圖差薛公弼、廣文、囑仁老、○是日、政事、朴應男為大司憲、又直提學望、金鸞祥及余、及閱起文入望、金君受點、先後甚順、○黃海都事許晉、送生獐一口、乾秀魚三尾來、○金經歷壽億、送鮮魚來、○汗出向歇、日晡時也、○南鄰送藥果來、以尾扇報之、○書寫官文瑞麟、來寫綱目小題目、一日盡畢、余以乾魚筆墨贈之、○前振威縣令金蘭宗、光胄來訪、相與道舊而去、○金監司就文、文之過訪、談話從容、至夕乃去、○諫院司諫以下亦遞、○頃者、

戊辰四月（三十日）

參禮李士溫來訪，以領相祭兄文示我，○察訪李師閔饋細蓑鞍赤具油衿入
幣來、

五月小 一日庚戌、 二日丑初芒種、

初一日 雨朝服參蘇飲、○李正郎宅聞余疾遣婢莫德問之、余以白貼扇一
柄呈上、○昨日夕政李仲虎爲司諫、李湛爲副應教、○金連義饋魚、○李司諫
仲虎奴下鄉來受吾了吳姊及妾二尹書簡而來、○禹中汗大出、○仲默兄簡
來、以前日奴婢推捉乞簡西京監司、余不副發怒誚責、又議換冊、余笑而答之、
以別扇一柄爲謝、○更思以十四日設時享于先君及祖爲計、今日洗米欲釀
酒、○崔公顥曾爲試官、遂落幅來、○奇大司成借馬、明日拜表、余許之、○是日
有夕講、臺諫啓請拿推申穰、以示與衆棄之之意、上答曰、人非堯舜、豈無過失、
聞過卽改、亦不難矣、其令禁府拿來申穰、推鞠定罪可也、○潭陽戶籍人吏持
留鄉所座首望報來、崔希尹居首、家書亦來、邊幹仲、以我不黨其圖爲座首、大

臺諫申穰ノ拿推
ヲ請フ
○宣祖實錄五月庚戌
二日條
留鄉所座首ノ望
崔希尹首ニ居ル

眉巖先生集卷之六

日記刪節。上經 筵日記別編

戊辰下

初二日大司成奇大升明彥來訪談論文字及人事
凡卷六日記戊辰下、五月初二日初四日條
書學術通明當代

地亦質直 今日政事余入司諫
首望而未受點以上意欲留之經筵也五月

初四日余以奇明彥之言語不自安文書非文公之
作當通書于完山府使之削去以書報明彥明彥
喜其相合又云胡氏仁者不爲之說蒙先生持示得

第四 眉巖集

原 縱三、五、九、橫二、一、九、
板匡 縱二、二、五、橫一、六、五、

參禮李士溫來訪，以領相祭兄文示我，○察訪李師閔饋細蓑鞍赤具油衿入
帑來、

五月小 一日庚戌、二日丑初芒種、

初一日 雨朝服參蘇飲、○李正郎宅聞余疾遣婢莫德問之、余以白貼扇一
柄呈上、○昨日夕政李仲虎爲司諫李湛爲副應教、○金連義饋魚、○李司諫
仲虎奴下鄉來受吾了吳姊及妾二尹書簡而來、○禺中汗大出、○仲默兄簡
來以前日奴婢推捉乞簡西京監司余不副發怒誚責、又議換冊余笑而答之、
以別扇一柄爲謝、○更思以十四日設時享于先君及祖爲計、今日洗米欲釀
酒、○崔公頤曾爲試官遂落幅來、○奇大司成借馬、明日拜表、余許之、○是日
有夕講、臺諫啓請拿推申穢以示與衆棄之之意、上答曰、人非堯舜豈無過失、
聞過卽改亦不難矣、其令禁府拿來申穢推鞠定罪可也、○潭陽戶籍人吏持
留鄉所座首望報來、崔希尹居首、家書亦來、邊幹仲以我不黨其圖爲座首、大

臺諫申穢ノ拿推
ヲ請フ
○宣祖實錄五月庚戌
二日條
留鄉所座首ノ望
崔希尹首ニ居ル

第四 眉巖集 卷六日記戊辰下、五月初二日初四日條

原 縱三三五、橫二一九、
板匡 縱二二五、橫一六五、

參禮李士温來訪以領相祭兄文示我○察訪李師閱饋細糞較赤具油衿入
倍來

五月小 一日庚戌 二日丑初芒種

遊國
眉
四
鼠
集

辨二二注辨 辨一六注辨
初一日 雨朝服參蘇飲 ○李正郎宅聞余疾遣婢莫德問之余以白貼扇一
辨三三注辨 辨二一止辨
兩呈上 ○昨日夕政李仲虎為司諫李湛為副應教 ○金連義饋魚 ○李司諫
仲虎奴下鄉來受吾了吳姊及妾二尹書簡而來 ○禹中汗大出 ○仲默兄簡
來以前日奴婢推捉乞簡西京監司余不副發怒誚責又議換冊余笑而答之
以別扇一柄為謝 ○更思以十四日設時享于先君及祖為計今日洗米欲釀
酒 ○崔公順曾為試官遂落幅來 ○奇大司成借馬明日拜表余許之 ○是日
有夕講臺諫啓請拿推申機以示與衆棄之意上答曰人非堯舜豈無過失
聞過即改亦不難矣其令禁府拿來申機推鞠定罪可也 ○潭陽戶籍人吏持
留鄉所座首望報來崔希尹居首家書亦來邊幹仲以我不黨其圖為座首大

臺諫申權ノ拿推
ヲ請フ
○崔希尹五月庚戌
二日條
留鄉所座首ノ望
崔希尹首ニ居ル

眉巖先生集卷之六

日記刪節。上經 筵日記別編

戊辰下

初二日大司成奇大升明彥來訪談論文字及人事
凡論語大學綱目肯繁處皆從吾言學術通明當代
罕儔甚可樂也心地亦質直 今日政事余入司諫
首望而未受點以上意欲留之經筵也五月
初四日余以奇明彥之言語不自棄文實非文公之
作當通書于完山府使之削去以書報明彥明彥深
喜其相合又云胡氏仁者不為之說蒙先生持示得

眉巖先生集卷之六

日記

進賀冊封太子使
朴永俊許曄
○宣祖實錄五月辛亥
二日條
奇大升ノ學術通
明當代罕ナリ
李仲虎ノ罷職

○宣祖實錄五月辛亥
二日條
朱升ノ周易旁註
玉堂ニアリ

太子ヲ封ズル詔
遼東ニ到ル

怒云々、可咲々々。○午、出汗而差。○景濂云、長城徐翽、誨繼文千字云、

初二日 雨、進賀冊封太子使朴永俊許曄、如京師。○禺中、大司成奇大升、明
彥來訪、談論文字及人事、關雨未去、至暮乃去、凡論語大學綱目肯綮處、皆從
吾言、午對點心、學術通明、當代罕儔、甚可樂也、心地亦質直。○是日、司諫李仲
虎、以試官時闕誤罷職、今日政事、余入司諫首望、而未受點、以上意欲留之、經
筵也、權德輿爲司諫。○弘文館、因慶尙左兵使所送扇、分送九柄於我、初聞內
賜、卽向北闕俯伏、旣而審之、乃知其實。○因奇侯、聞玉堂有周易旁註四冊、朱
升所撰、其書極妙云。○羅僉正仲默兄、謝前言之過、因惠藁席、許以唐本性理
大全、易續綱目。○來初三日、有朝夕講。○義州牧使書狀、白牌探聽通事牒呈
內、封太子詔書、四月十六日到遼東、詔使發來期、時未聞知云、
初三日 雨、昨日、以臺官所啓、一所試官李仲虎、李友直、閔忠、元監、試官李蓋
忠、並命罷職。○致山、受書信下歸潭陽、命秋陪行次上來。○禺中前、以校冊詣
玉堂、先於報漏門、見李應教、洪崔弘澗、具怵亦在、遂至司中、脫團領、以帖裏會
坐正廳、閱典翰及宋修撰應漑、著作趙廷機也、校正小學明威儀之則六七張

東壁皆乙巳士
禍流落生還ノ人
ナリ

而止。○未時、乃退。是時、盧守慎爲副提學、金鸞祥爲直提學、閔起文爲典翰、希春爲應教、李湛爲副、東壁皆以乙巳士禍流落生還之人也。辛應時君望爲校理、金命元應順爲副校理、黃廷或景文爲次、宋應溉公溥、李海壽大中爲修撰、申湛冲卿、李增可謙爲副修撰、趙廷機、衡善爲著作。○任拔英來時、中東堂、余以扇子及魚贈之。○是日、領相啓請於明日、明明日卜相、蓋領左相當詣闕也。○全羅左水使蘇滄七扇來。

奇大升ノ言ニヨ
リ不自棄文朱文
公ノ作ニ非ザル
ヲ悟リ削去セシ
ム

驪州牧使徐偉來
訪ス

初四日、陰朝、朴公麟壽以宋鑑十七冊見假來。○南鄰饋生雉來。○許筭、昨暮來、爲我書送奇大成簡。今日正書送之。○蘇水使所送、又有猪脯二貼、乾秀魚十尾、烏賊魚五束。○今日、有晝夕講、明日、有朝夕講。○余以奇明彥之言、悟不自棄文、實非文公之作、當通書于完山府、使之削去、以書報明彥。○深喜其相合。又云、胡氏仁者不爲之說、蒙先生指示、得開昏蔽云云。○部將高士廉來訪。○追記、昨暮、入番、副應教李湛等、以書問小學、敬身篇、毋拔來註、余以書答之。○禺中、驪州牧使徐偉大而來訪。乃癸卯甲辰乙巳爲靈光縣令時、與吾爲茂長時、相好之人也。余謫鍾山時、徐爲晉州牧使、惠及窮妻、至是相見、喜甚。

許箴許筭家禮ノ
疑處ヲ質ス

談話、且約周易禮記見假而去。○崔正郎頤送食醢來。○花梁僉使朴公麟壽過訪、明々赴花梁云。○許箴許筭以書問家禮疑處、余隨問答之。○明日、冊校正一會分發來。○吳姊宅奴走面、持吾家缸卜來、稻十二石十四斗、尹寬中所送飯米六斗來、稻十二斗已給馬價、實十三石四斗上來也。李先達億福租六石、每石二十二斗式、給馬價六斗而來。○吳姊書云、寒食親往祭菩提洞、觀新池水皆滿、又見石物、乃知父母主生子之貴也。若非甥氏、雖百孫、奈何得此石與池也。妾書云、咸平宰李璋、專伴送婚需米一石、寢席二葉、面席一葉、白文席五葉、石首魚十束、白蝦一斗、樵子二斗來。水使林公潛聞奇、以酒米一石、真末十斗、真荏五斗、麴一同、白文席四葉、爲扶助云。○尹寬中簡云、燔瓦、四月望前當畢役矣。材木親入莞島、僉使接待特厚、載送三船、可作二十餘間、尔瓦匠手功、一千丈爲一積、一積當給三四升木綿四匹、十積則手功四十匹、不得已將用還上租、深悶々々、白米六斗送來云。○奴石丁白是云、加里浦材木柱懸壁道里、拵抹樓小板子、并三百餘條載船、藍川浦下陸、江邊載置、守置事則鄭咸平告于城主、以假羅將一人定體云。○金道濟以新早藿五同海衣十五貼爲

瓦匠ノ手功ニ還
上租ヲ用フ

盧慶麟ヲ弔ス

卜相洪暹右相トナル
○宣祖實錄五月甲寅(五日)條

人倫ノ大變郡邑ニ發見スレバ守令ヲ罷職スルノ法ヲ革ム

遺尹生員坦之、以海衣七貼爲送。○吳姊宅毛海衣亦來。○權愷來謁韓妹去月二十四日所出書及足巾一雙來。
初五日 陰而晴朝、修答簡于蘇水使、且買針送于榮春、爲祖墳石物事也。朝飯後、出門往濟生院洞、訪盧肅川慶麟之喪而弔拜、見其孤而出、遂詣玉堂、爲冊校正一會也。直提學季應^(金龜祥)、黃校理廷或亦來、與入番李副應教湛、趙著作廷機五人、共校論語小學、至酉初、各罷散、余入番。○是日、政事、左贊成洪暹、錦陽君吳謙、入右相望、卜相也。洪公爲相。○館吏往問吏曹吏、緣何柳應教資級未至奉正、而擬直提學望、吏吏答云、以有不次擢用之承傳故也。○是日午、內別監持退膳紫燒酒五瓶出來、五臣伏地謝而飲、以梨遺光雯。○余初擬於初七日上康陵行幸、以入番隨駕、而無衰服而欠行禮、黃校理景文願行、深喜。○內賜館員各貼扇一柄、凡十三員也。○李億福奴、專爲乞簡上來。○昨日、領議政李公浚慶、左議政權公轍、以卜相詣賓廳、政院以前日議臣所啓公事、收議于二公、議曰、凡有人倫大變、發見於郡邑者、自有其律、而守令罷職之法、本不出於律文、況朱子綱目、唐太宗貞觀二十年詔、諸州有犯十惡者、勿劾

○柳希春ノ所啓、四月十二日條參照
李億福濕證ヲ以テ濟州軍官ノ任ニ赴ク能ハズ

川海錄ヲ寫ス

弘文館上紫陽文集不自棄文ヲ削去ス

其州刺史、此乃大書特筆、垂法於後世者也、宜據此立法、永爲恒式、勿罪其守令、但遇綱常之變、而曲爲掩覆、縱捨大惡、有此守令、則隨其所見罷黜、以此意捧承傳、著爲令甲、爲永世之規、伏惟上裁、此議得、乃因希春去月十二日朝講所啓而定之也、百年之謬、一朝得正、其爲正風俗之助、豈不大哉。○康津李億福、以濕證大發、不能赴濟州軍官之任、爲兵使所督、走奴乞簡、全馥一貼亦來。○夕、往政院、訪金承旨啓、先入左副令公朴素立房、金亨彥亦來會、拜於我貴而致恭於長者、世所罕見之美事也、鼎坐談話、聞申湛患疾、深慮。○二更中、還玉堂。○內賜胡椒、館員各三升。
初六日 晴朝、裁簡于全羅兵使、救李億福也。○令書寫官鄭致文、瑞麟、寫川海錄、採撫宋史也。○羅州羅士忱、送足巾二事、毛海衣一斗、獐脯一大片、魚卵一隻來、士淳亦送乾雉來。○酉時、宋修撰應溉入來、趙著作出番。○於館上紫陽文集、削去不自棄文。○是日、禺中、參禮察訪李師閔、來訪告辭、余送簡于完山伯、令削去不自文板。○僉知任公尹、自北所來訪而去。○海南內禁李大亨來去。○與宋公溥、從容談話。○見忠清東堂榜、金僦得參、栢悅無已。

古文選等昆陽郡
守ヨリ來ル

初七日 晴、四更黃校理廷或、以入番隨駕入來、余亦以五更起而衣、日出動
 駕、臣出伏于庭、尋出自西門、詣昭格署洞、訪李正震伯胤先生、從容款狎、
 且以妻邊族親、延入于內、令余謁內子、且對飯于外廳、厚意至矣、又訪江原監
 司金公就文、兼見其二子、而來、歸舍、見昆陽郡守書信、古文選二
 十五冊及別貼扇一柄、別矮扇二柄、別梳四介、狀紙一卷、白紙二卷來、印送許
 多卷帙、可謂厚矣、務安宰宋庭筍所送早稻米一石、乾大秀魚一尾、中秀魚一
 尾、秀魚卵四隻、青雪魚三十介來、○於李正宅、見其男碩亨、出賦詩疑題而來、
 ○羅仲默兄、逢惡人之陵辱、遣婢來告、○以胡椒分送于羅士惇三兄弟、於士
 忱處、加以清心蘇合等藥、○以胡椒分送于吳姊李甥及妾、及鄭於蘭^(補)尹生員
 元禮寬中等、○裁救鄭鴻簡三度、分送監司水使咸平、付其奴山伊、○南原京
 主人通內、南原韓士謹無子乙、仍于利川接故學生同姓六寸弟韓容次子德
 秀乙、立後爲良結、禮曹坐起時呈狀設計云、○上辰時詣康陵、祭畢、上陵伏
 哭良哭、贊禮請止不止、左相親進啓請、乃止、肫々惻怛至矣、○未時、直提學金
 鸞祥著作趙廷機及余詣闕、副應教李湛後到、與隨駕入番二員、合六臣、同辭

康陵ノ親祭
○宣祖實錄五月丙辰
(七日)條

洪奉世來訪ス

洪奉世德量學識
當今第一流ナリ

吉州ノ門生李枝
陽來ル

問安答曰、平安、臣等遂歸舍、○奴夢勤者、厭刈草、忿傲不遜、余答脛四十、○以
 羅兄受辱於惡少、余再遣人詰問其徒、兄怯不能呈、
 初八日 晴、靈光郡守尹弘中重任、送清風十陣、白紙十卷來、乾蛤三斗亦來、
 ○昨日、通簡于盧克慎、則寡悔^(盧守慎)以老親病重、不能上來云、○以大工被傷打事、
 通于刑正郎鄭應奎、々々答以此乃對門鄰長家事也、然既有傷人之罪、敢不
 以實布諸同僚、○扶安宰權大德書信來、送來之物、在船未來、○洪僉知思菴
 先生奉世來臨、驚感奉迎、陪話臺々、移時乃去、余以好墨一丁爲謝、○全州沈
 希文之壻金溝李惶來去、○鍾城李碩來謁、喜甚、以扇一贈之、○思菴^{*}有德有
 量、有學有識、實當今之第一流也、昔在庚子^(甲宗三十五年)獲承警欵、今又蒙枉臨、感荷良深、
 ○招請坐書吏、期以初十日入番、○薛公弼、金蘭玉來去、○以鯔魚卵二介、海
 衣三貼、送于李正震宅、○前正郎閔忠元、恕初來訪、談話從容而去、○慶尙右
 水使徐對、寄送清風來、○吉州門生李枝陽、以觀會試上來、驚喜延接、贈以扇
 子、○玄風縣監柳德粹、仲精來告辭、余以李純仁、伊洛淵源續錄爲託、仲精求
 學語錄、余示以一張、仲精手寫而去、○潭陽戶籍貢吏朴東健、來受胡椒一升、

人倫ノ大變郡邑
ヲニ發スルモ守令
罪セザル傳旨

封書信及座首崔希尹差帖去。○禮賓別坐尹春壽戶曹佐郎金景憲相繼來訪。○都摠都事鄭良佑送尾扇來。○李惶送薑一封來。沈希文之壻也。○大司諫崔公請明日赴其宅。○羅僉正宅送菜蔬來。送鯔魚于沈同知。
初九日 晴。李靜持段子甘套來謁。○伏觀昨日傳。凡有人倫大變。發於郡邑者。自有其律。叱分不喻。朱子綱目。唐太宗貞觀二十年詔。諸州有犯十惡者。勿劾其州刺史。亦為有臥乎所。此乃大書特筆。垂法後世之意。是昆。今後據此之法。永為恒式。勿罪其守令為乎矣。但遇綱常之變。曲為掩覆。縱舍大惡者乙良。隨其見發。罷黜。著為令甲。永世之規。為只為吏曹等傳教。觀此受教。百年之弊風。一朝快革。不勝欣快。○柳玄風德粹。遺狀紙二卷來。又見淵源錄五冊見借。○苧前洞前引儀高敬長女壻福州令。以其婢夫道孫等。歐打大工。取其二人於吾奴見處。各杖八十。可謂公正光明矣。余即遣奴致謝。○羅兄欲呈惡少之事。余送簡于刑曹叅判。○左尹柳公智善。過臨而去。河弘秀來去。○馮中。往訪羅仲默兄。兄夫婦共言。為通事子朴彥偉。惡少所辱之事。聞之痛憤。今日兩邊皆呈狀於刑曹叅判。曾因吾簡。具言羅某之受辱云。○余與羅兄象戲。點心。文

明憲宗時所編ノ
五倫書ヲ見ル

全羅監司遺逸ノ
士ヲ薦舉ス
○宣祖實錄五月己未
十日條
生員羅士忱

生員金應期
金千鎰

德粹亦尋我而至。日暎。以崔大諫(順)之招。赴鑄字洞宅。金監司就文。金公億齡。朴司藝希立。崔別坐迪。皆會。談話酬酢。咸安郡守張範。亦適至。相見而去。余文之(金就文)與余。至暮乃罷。○朴希立字養伯。○於崔宅。見大明憲宗時所編五倫書。○歸舍。見徐驪州偉大而惠送周易十一冊。白紙一卷。常紙七卷來。又約以晦時入來。搜送尙書云。感極々々。

初十日 自去夜雨下。朝。羅兄宅婢持簡來。余不勝情切。上狀于刑書鄭公宗榮。及色正郎黃璘處。○見全羅監司書狀。道內遺逸之士。薦舉事有旨書狀。導良。各官行移訪問。羅州牧使韓輓。牒呈內。生員羅士忱。段。母病數月不瘳。悶無醫術。自斷手指。和藥以進。母病即愈。已在中廟朝。事聞旌表。為人性稟真醇。學行俱備。其於父母昆季之間。人無異言。處事接物之際。信義並行。父母之喪。一遵禮制。前後廬墓。一不到家。追慕誠篤。祀事必謹。賙窮卹乏。早廢舉業。不求聞達。一鄉之人。咸服其行。生員金應期。段。性行純備。事親至孝。親病多年。暫不離側。甘旨奉藥。盡情多丁。國憂。服行心喪。一鄉之人。無不景仰。金千鎰。氣質純粹。力行學問。早喪父母。鞠於外祖母。不離膝下。如事親母。心喪三年。至於啜粥。聞

戊辰五月(初九日・初十日)

者莫不敬服，長興府使趙希文牒呈內，進士劉好仁，性本純實，沈重寡言，識見純正，議論明白，持身接物，皆有法度，自半世以後，無意於科舉，家空四壁，生理蕭條，處之怡然，不以為憂，且居鄉里，不甚異於人，而亦不苟合於人，非公事則迹不到城府，教導後學，少無倦怠，作成人材者亦多，容貌辭氣，見慕於人，望表可知其裏，幼學金胤段，性本清疎，不枉其己，惟好吟詩，標格豪放，不修舉子規矩，以此累屈，而不肯從俗以詭遇，數椽草廬，不蔽風雨，一敝衣懸鶉，人不堪其苦，而不以為恥，嘗早母喪，啜粥居廬，躬奉祀事，三年之內，一不到家，今遭父喪，年愈六十，哀毀益篤云々，上項羅士忱學行之美，金千鑑學問之篤，見聞所嘆服事，啓下吏曹，仍傳曰：羅士忱等行實至為可嘉，褒獎事，令該曹議于大臣。○刑判鄭宗榮仁吉，正郎黃璘，皆報以來見，羅兄家受辱事，當痛治橫逆之人云，鄭簡尤殷勤。○以吳彥祥前受舊皮箱上送，故換送新皮箱。○日暎，冒雨入番，直提學金公出。○明日，有朝夕講。

十一日 雨，先伯氏忌日也。朝講，冒雨戴傘，而進經筵廳，右議政洪公暹同知經筵朴忠元特進官鄭宗榮司諫權德輿掌令李憲國等入侍講，至論語放於

利而行多怨，希春言曰：凡與人均分應得之物，乃分也，非利也，惟其損人益己，斯為利而取人怨，人君一有富國求利之心，人民愁怨，必然之理，唐德宗豐瓊林大盈之積，以取建中播遷之禍，宋神宗以青苗手實之法，致熙豐生民之困，此大學所謂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其要在人君深知義利之卜，而誠其意而已，又曰：大學平天下章，朱子曰：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伏願留神焉，又講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曰：人君不自聖，而取於人以為善，皆讓之事也，堯舜舍己從人，禹聞善言則拜，成湯求伊尹而好問，高宗得傅說而從諫，武王訪于箕子，成王學於周公，皆是也，非但人主自處以讓，人臣辭讓之風，亦當培養，除拜官後，以禮一二辭外，或有能自知其短自安其分，而至誠力辭者，察其情而聽之，是亦養成廉讓之風，而杜絕爭競之端也，朱子曰：今之臣下，懇激固辭，而上不之許，必至於臺諫彈駁，亦為未是，此理人主亦所當知也，又講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曰：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人君苟有德善，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蓋有其實，則人自知之，其實不至，則人之知也亦少，正猶聲之與響，聲大則響大，聲小則響小，伏願聖明務其

李憲國京在所ノ
革罷ヲ請フ

留郷所京在所ハ
風俗ヲ正シ元惡
爲メ設ク

政院ニ命ジ柳希
春臨文講説ノ辭
ヲ書上セシム
○宣祖實錄五月庚申
十一日條

○宣祖實錄五月庚申
十一日條

實焉、講畢、李憲國進言、京在所、所以正風俗也、今無識不義之徒、責賂於郡邑之吏、人不能堪、請罷京在所、希春趨進曰、李憲國所言、請罷京在所、蓋見不義作弊之人、憤疾而有是說耳、祖宗朝設立留郷所、以正風俗、糾察元惡郷吏也、設立京在所者、所以檢舉關通留郷所也、留郷所非其人、則作弊爲民害、甚於京在所、然惡此等之爲害而遂廢之、則是惡水之不潔、遂窒之以土也、其爲矯枉過直甚矣、莫若令守令、察留郷所之不法、司憲府、察留郷、京在所之不法、無使縱恣、斯爲得中矣、○全州判官尹河大器饋遺上笠帽一事、鞍籠一部、扇五柄、周易十四冊、石首魚二十束來、扶安宰權大德送新鞋來、○禹中、上命政院、書上柳希春臨文講説之辭、注書因承旨意、以書問我、希春謹書送、○是朝講退、食宣飯後、與權德輿、李憲國、相話而別、○未時、入夕講、小學並坐不橫肱、曰、此乃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即絜矩之道、講入國不馳、入里必式、曰、古人戒人主曰、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此入里必式之意、講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曰、此乃持敬之方、百聖相傳之心法也、○權德輿、請遺逸之士、年老者、授六品、○十一日夕講、略陳語錄字義、徐考書上之意、講退後、

歷代避諱代用ノ
字ヲ書啓ス

○宣祖實錄五月庚申
十一日條
○十一日政事云云、
厚本十日條餘白ニ配
サレタリ

趙光祖被罪時承
政院日記ノ考啓

更添書歷代避諱代用之字、入啓、○十一日政事、吳公謙爲左贊成、具澤爲都摠都事、

十二日 雨、晝講論語一貫章、以雨聲亂講聲、承旨朴素立進前、乞令進榻前而講、上許之、上問渾然一理、臣對以在中之中、不偏不倚、所謂天下之大本是也、又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臣對曰、此所謂天道流行、萬物各遂其性也、又曰、曾子質魯、然其學也確、真積力久、終聞至道、夫學亦在勉強而已、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材、吾道一貫、惟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人君之用人亦然、要當視其所長、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之類也、夕講畢、希春進言曰、頃者正言權徵、以趙光祖等被罪時事、在承政院日記、亦可知其誣、遂至命政院考啓、夫其事發之初、公論不泯、一二度公議、則固有之矣、其後邪黨既勝、邪論日熾、無非羅織之言、如此眩亂黑白之辭、政院宜簡剔而撮啓也、且先儒教人愛養精力、見於近思錄、今汗漫文書中、有要語有不緊語、宜簡擇而看、無使勞敝精神、令專用於學問及政事之緊要爲幸、承旨朴素立、因言、君行臣職之勞、凡姦濫上言、百司細碎公事、皆令上勞敝精力、至爲未安、講畢而

退黃校理廷或入來，遂遞番而出。○歸舍，見任諒換分套，告明日歸龍岡。○全羅監司宋公贊，送封餘快脯一箇，烏賊魚一貼，引鮓五注乙，石首魚仇非二束。乾水魚一尾來。○見全州判官尹河所送周易十四冊，紙品甚好，（裝）粧潢亦佳，深喜之。○追記，畫講，李叅判友閔，夕講，俞知事絳，皆有殷勤之意。○李枝陽來，朝夕饋飯。○韓山申淹，盧大河鄭春來訪。○昨日，見具澤爲都摠都事，深喜之。

十三日 晴朝，李元凱宅，送櫻桃，羅僉正宅，送眞末牛毛來。○館中，以校冊一會招邀，余以明日祭不往。○尹^{*}光溢，庶孽而稍有文學者也，來問四子之階梯，余以性理大全李果齋語以明之，卽所謂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是也。○以米數斗買祭物，持閔正郎忠元帖子，受水于西水庫而來。○金承旨啓，以書問雙日隻日之義，余答之曰，每旬一三五七九日爲隻，二四六八十日爲雙。○草芝萬戶李春壽來訪，余以扇一柄贈之。○見申座首文淵書。○禮叅判李公友閔，因柳^{（景深）}太浩簡題給碎冰帖子來。○獻陵叅奉金可賓來訪，余以勸送李礪爲囑，以礪善寫冊題目故也，廣興倉奉事李思齋

尹光溢來リ四子ノ階梯ヲ問フ

古文選等ノ書ニ圖書ヲ打ス

來訪，乃吾七寸姪也，禮賓副正李昌昌之來訪。○夕，花梁僉使朴公麟壽，知我祭先，專伴送民魚四尾，鱒魚三尾來。○鄭彥湜來去。○借祭席燭于朴判官。十四日 晴未罷漏起寢，梳洗冠帶，書紙榜祝文，味爽，設祭于祖考兩主凡四尊，祭物頗備，可喜之。○祝文云，伏以蒙被生育教誨，早以文學，得入經幄，中更否運，流落天涯，二十餘年，頃蒙聖恩，還朝食祿，今茲仲月，薄設祭享，尙饗。○昨，見吳姊書，以許寬孫冒呈上言，掌隸院防啓，極喜之。○典籍權徵而遠來訪而去。○朝，招任拔英申淹，李枝陽饋飯，且給單字紙各二張。○招薛公弼，金蘭玉，饋酒肉。○李楠之子彥福，以內禁衛來見，問其兄弟，則希福、彥福、億福、李福、延福、頻福、顯福，凡七人云。○招醜酪洞金吉男來，相見喜甚。○靈光郡守尹弘中及丁典籍璿簡來。○贈吉男以扇。○金蘭玉爲我打圖書于古文選。周易^{（明年）}大學綱目。○咸安生員李偁來見，乃吾妻三寸叔母朴令公瑠之孫壻也。戊午^{（三年）}年生員也。○前金浦縣令金銑景澤來訪。○李士溫來訪，以全州東面峯上里奴連壽完護爲託。○南大門外進士李礪幾仲來訪，乃余以請寫冊題目請來也。○李生寫古文選、周易、大學、剪燈新話等題目，甚方嚴適勁，可愛。○羅僉正

戊辰五月（十三日・十四日）

兄過訪、談話而去。○朴判官仲郁過訪。○以宋君直假部將高擬事、簡請于兵議任、調元即行下。

羅士忱、金千鎰等
勸賞

鄭應奎來訪
蔚珍、儒生李淳
來見

十五日 晴、金監司書簡來。○李彥福來取億福租六石、償負債。○今日有晝夕講、明日有朝夕講。○忠清都事任國老鮑卿過而告辭、余以稱念付屬。○以退溪書釋、送還尹子固。○書寫官文瑞麟來寫小題目于古文選、周易二件、余賞以白紙十張。○理馬李孟宗來理馬、筆工白受來結筆、瓦工來蓋雨漏處。○靈光人、先納石首卵醢一中、○金蘭玉李枝陽、畢打圖書于綱目。○羅仲默兄報云、朝見吏書李公、士忱與長興居劉好仁、相當職除授、金千鎰賜食物勉卒學業、金應期賜物、金胤旌門復戶云々、此蓋銓曹與大臣議定者也。○金千鎰士重、德學深厚、澹然自守、不求人知、羅牧韓公之報、亦未能盡其實、亦可恨也。○鄭正郎應奎文瑞、年辛卯生、被招來訪、余以羅兄遭惡少之辱、力言之。○蔚珍儒生李淳太初、以會試上來見我、乃乙卯年鍾城訓導子弟、時受學於我、而戊午年送列子於鍾城、有信義者也、相見喜甚。○李淳、以乾魚四尾、生鰻三十介、甘藷一同、乾雉一首饋我。○鄭彥禮文夫、尹棊子恭、相繼來叙。○子恭、以

其先政丞行狀付余、使點檢而去。○傳于政院曰、明日朝夕講勿爲、十七日十八日

日常參視事勿爲、取稟可也。○餉李淳夕飯。○筆工結筆、試筆一柄、次筆十

一柄。○上以今月十八日慈闈小祥、故前期二日齋戒也。

十六日 陰、朝、以筆墨胡椒、贈李淳、以試筆及墨、送于申淹。○禺中、以冊校正

一會、詣玉堂、與閔典翰黃校理、李修撰、趙著作、廷機、共校正小學、日晡、各散、

余仍入番、與李可謙相話。○是日、政、余入檢詳副望、而未受點。○遠接使書狀

來、正使翰林院檢討官成憲、副使禮科給事中王璽、以五月初八九日間、起程

出來云々。○兵曹參議任公鶴、臣存問來。○都摠都事具澤來訪、飲煮酒。○崔

顥爲右承旨、白公仁傑爲大諫。

十七日 自去夜雨下、朝止。○朝、聞梁希尹許應世上來、以赴會試也。○以救

羅兄受辱事、通東于金承旨啓、使簡于刑曹梁佐郎。○乞錄名紙于兵議任公

得二張、給梁許二生也。○上以明日德興君夫人小祥、以承統不敢遣近臣、只

於宮中備物、遣內侍以祭、適今朝大司諫白仁傑、請遣官以祭、都承旨當行、而

政院以祭文之撰屬余、余起草云、胎教啓後、闔範光前、生育小子、恩同昊天、未

明使成憲王璽等
出來ノ報
○宣祖實錄五月乙丑
(十六日)條

德興君夫人ノ小
祥
○宣祖實錄五月丙寅
(十七日)條
柳希春祭文ヲ起
草ス

戊辰五月(十五日-十七日)

語錄字義大略七十五語ヲ正書セシム

效反哺、遽至上仙、入繼大統、哀感轉增、大義所歷、未展至情、葬不臨窆、喪不居廬、今茲小祥、魂往形拘、伴陳牲醴、絕而復蘇、李可謙(增)見之以爲切當、○令書寫官金繼南、正書語錄字義大略、凡七十五語之釋也、底則以諺字解云、將俟明之日獻焉、○裁保單子三、送于李淳、梁希尹、許應世、○兵曹佐郎具抃(併)時仲來訪而去、○廣興倉奉事李思騫、送火炬十柄于家、余修謝答、○夕、被右承旨崔顯景肅、同副承旨金啓晦叔之邀、往見于樓房、談話良久而來、○上以大臣議、停遣承旨、只遣中使助祭于慈闈、

語錄字義五段ヲ添書ス

十八日 雨朝、承文正字李敬來訪而去、聞湖南禾穀向遂、守令皆畏戢、不敢爲非、○見務安金希正、送中庸一冊及其簡、○添書語錄字義五段、凡八十段也、○聞羅僉正家受辱之事、得伸、深喜々々、○書寫官文瑞麟、鄭致金繼南、李精、迭爲我抄書宋史、○宣傳官朴仁鳳而瑞、被招來、余與著作趙君(廷樞)鼎坐房中、良久談話而去、○潭陽金喜、李英秀皆逝、聞之驚愕、

宋史ヲ抄書セシム
潭陽ノ金喜李英秀逝ク
千秋使陸詹書狀官李珥
○宣祖實錄五月戊辰十九日條

十九日 陰朝、千秋使陸詹、如京師、書狀官李珥也、鏡城判官李景明、還自嶺南肅拜、余通問、○自禺中、雨下、○著作趙君、以語錄字義單子、持詣政院、欲納、

金添慶ノ言ニヨリ語錄字義數條ヲ改ム

右副承旨金添慶文吉、以爲可添注有數條、可改處有一條、遂回送於我、我看詳則可從者多、而可無從者次之、遂改正數條、余深喜切磋之喜、此孔明喜違覆之意也、○未時、黃校理入來、而余以待入語錄回下之命、躊躇不出、至申時乃出、○歸舍、見許應世、梁希尹、相迎喜甚、贈以扇筆墨、○見潭陽細君書及苧麻衣凡五件來、○柳左尹智善、搜送壽親養老書一冊來、○江陵前察訪金詔士仁、送乾雉一首來、○梁希尹、納黃毛五條、許應世、納五條、韓三壽、送黃毛三條、應世又納細布、○南原妹簡、從雲峯來、余以片脯一介送之、○陳慶壽、以赴會試上來、贈以筆墨、

今月十三日胡人上土ニ來戰スルノ報
○宣祖實錄五月己巳二十日條
金貴榮禮曹判書トナル
○宣祖實錄五月戊辰十九日條

二十日 陰、許應世、梁希尹、陳慶壽、去夜留宿、今朝告去、○李枝陽、李淳、亦來去、余以筆墨、贈梁、許、枝、陽、李、淳等、○恩津李麒壽來、贈以墨、○淳昌族生崔岬、以會試上來、見、贈以墨、○十七日、靈光人、來納石首魚一百束、仇里五十束、卵醢八斗、入缸、細蝦醢四盆、入缸、乃尹君弘中所送也、○羅僉正兄、送瓜卵來、○昨日晡時、平安兵使啓本、今月十三日、胡人騎者百餘名、步兵不知其數、來戰于上土、至爲可驚云、○昨日、政都承旨金公貴榮、升爲禮曹判書、○尹舍人

戊辰五月(十八日—二十日)

尹根壽華士問答
ヲ送來ス

語錄ノ釋ヲ尹蔡
問答ニ採リ川海
錄ニ録ス

進賀使朴永俊平
壤ニ病ム

副提學盧守慎入
來ス

根壽、以華士問答一冊送來、○羅州朴自春、送尾扇來、○南原房好仁、申覺、吳社、淳昌、洪濬、俱以會試來而來見、余著名于保單子、○柳夢井、送尾扇二柄來、余以墨一丁爲謝、○采語錄之釋于尹蔡問答、錄于川海錄、蔡即中朝名儒蔡光祖也、余常患郎當無巴鼻等語難曉、今得觀此、深喜々々、○柳叅判景深夫、人、送換綿布九升一匹來、余送海衣二貼、○任拔英來去、○司諫權德輿、來話而去、○潭陽金彥益、持細君簡而上來、○洪僉知仁慶喪事、扶助回文來、即給米五升、○進賀副使許暉書狀來云、上使朴永俊、中路得病、留在平壤救療、臣段先途發行云、聞之驚慮、○招沈喜壽、令與梁希尹、同接入一所、希尹喜幸、○以尾扇送沈同知宅、○南平訓導李源盛來訪、乃海南人也、以筆一枚贈之、○富寧朴彥謙、中武科初試上來、傳其父元弼及朴元條書信、黃毛、○金鍾車得道、送黃毛二條來、○富寧曹潤河、亦來謁、○楊士獻來訪、以筆贈之、○今日、有朝夕講、○崔三省及其妹夫、希說來、以筆墨給之、○吳大立亦來去、○副提學盧公守慎入來、

二十一日 陰、有朝夕講、○朝、以石首魚及白紙、分送于梁希尹、許應世、李枝

語錄字義ヲ改書
シテ政院ニ呈ス

沈逢源ニ往謁ス

盧守慎ヲ往訪ス

陽、李淳各二束十張、○陳希壽來訪、以石首魚二束贈之、潭陽郭翰尹元麟、長城邊以中等三生來訪、以紙給之、孫汝誠來、贈以墨、羅僉正兄、過訪象戲、李淳亦來、○午、以試官入望、牌招詣闕、到玉堂、與典翰閔君同議經筵入番人員數少、試官受點未便事入啓、上遂不落點、前日語錄字義、金承旨亨彥、有所議改、余從其可而不從其誤、改爲正書、令著作呈于政院、日將暮、歸舍、許應世已來、談話共飯、○聞金僦來去、○見洪州判官高明留刺、

二十二日 陰、朝、金僦季雍來訪、驚喜、贈以筆、今月當入及第會試也、○羅州會試儒生李光宙來訪而去、○書寫官金繼南來謁、以扇贈之、○往謁沈同知逢源、相對從容談話、見公少年所作歡伯將軍傳及去年所作曉窓說、不覺嘆服、飲酒食餅、適與其兄子沈鐵判官同飲而來、○洪礮饋櫻桃來、○承文正字李璫來訪而去、○是日、政、余入執義末望、以備望而不得已也、○潭陽吹螺赤奉環、受布子封送書而去、○宣傳官朴仁鳳而瑞來訪、○午、家直婢出去、我家奴僕修內、子弟運書冊、以未時入內、完備通明、甚可喜也、李枝陽許應世亦來、余爲之饋飯、許篋亦來、晡時、往訪副提學盧寡悔、談話而來、歸路歷訪柳克任、

權應昌卒

不遇而來，日暮，潭陽李蘅、李邦柱上來，爲及第會試也。宋企翁極感謝慇懃，○許應世、李枝陽伴宿于下房。○同知中樞權應昌卒，年六十四，有氣槩政事之才云。

承旨柳希春ト語
錄ヲ議セントス
備邊司平安道
上土鎮賊變ヲ論ズ
○高麗實錄五月壬申
二十三日條

二十三日 晴晨，梁希尹來謁，昨日一所詩題下馬陵，希尹之作，頗有可望之理。金彥益來議其父藥事，羅士憬德遂持鯔魚卵二枚及尾扇來見。○鍾城金恭守簡及黃毛來，官奴義石者持來，余饋酒與扇。○海南李元結來告明日下午歸，余以送妾紬一匹付之，仍與扇子。○尹棐子恭來訪談話，李士文之末男午男，年十一歲，鄭季涵之男無赤，亦十一歲，同來謁，午男氣象開爽，有法度，真奇士也，無赤亦有將來。○未時出門，爲入直也，卽遇韓嗣辛，遂入直，閱典翰以未時未出去。○裁保單子六介，分送金僦、李蘅、李邦柱處。○承文校理李思忠恕可，丙申夏之舊識也，入兵曹爲假佐郎，余邀叙。○夕，黃校理廷或以下番入來，（中宗三十一年）○六承旨邀余相見，欲共議語錄，以今日已暮，故退期於明日。○以明日國忌，今日無經筵。○備邊司啓目云，上土鎮賊變，近古所無，再度圍抱，厥類衆多者，非偶然作賊之比，必隔江戎醜，久蓄憤怨，逼犯邊鎮，試覘虛實，敢肆兇謀，至於殺傷人馬，必于退北而去，邊釁已成，後日不測之變，難保必無，凡于防備諸事，不可不慎於措置，因陳各條云云。

金添慶金啓ト語
錄ヲ議ス

二十四日 晴，夢見直提學金季應馳馬，余騎馬隨之。○順天蔡洵以赴生員會試上來，明日當去，以順天伯所送清風五柄并書及榮春書及乾雉、烏賊魚尾扇等物，余修答簡，并以墨一丁，送于蔡洵。○以墨一片，送于羅士憬。○榮春報云，府使以無鐵物爲解，府伯郭克靜亦云，故令姑停矣。內禁衛完議，則吾當圖之。○日映，兵佐郎李燭景晦來訪，設小酌，又與校理黃君同議，招見梁希尹饋酒，又令希尹行酒，且予之墨。○夕，右副承旨金添慶、文吉、同副金啓、亨彥入直，余往見，共議語錄字義，二公多從吾言，吾亦稍取二公之言。○見順天蔡洵所傳，而不得見。

二十五日 雨，早朝以慈殿誕日，余與副提學盧守慎、典翰閔起文、校理黃廷彥、著作趙廷機同詣最東慈殿問安，承傳色出傳慈殿之謝，各賜香囊一部，拜謝而退。○五員同歸玉堂，共校正進講二書，是日，上賜退膳紫燒酒五瓶，臣等醉飽，申時出直，以副提學入番也。○歸舍，見梁希尹先到，喜甚，見江原監司金

公就文之刺、僉知元好變、及金汲安丹城安地、亦留刺。○是日、改正繕寫語錄字義入啓、以去月廿九日、承問語錄故也。○潭陽盛川、持細君簡上來。○李枝陽、許應世、韓嗣辛、相繼來、余授梁許、李以粲、洪礪、君望來訪、余以海成、納馬贖身事、爲懇、洪許之、深喜。○陳希壽來去。○以賜送紫燒酒半瓶、餉許、梁、李、韓、陳、五生。○許世之疑心、梁希尹之詩、皆有可望。○羅州金千鎰簡來、乞醒心散也。

曹植上疏シテ胥吏僂隸ノ弊ヲ論ズ

二十六日、陰、見五月曹植上疏云、方今政歸於胥吏僂隸、各官士貢之物、盡歸其家、以他物代納、各分州縣、作爲己物、以成文券、許傳其子孫、方士所獻、一切沮却、無一物上納、此實大蠹云々、其言切中時弊。○淳昌趙長雲、崔岍、以會試上來來見、以胡椒少許贈之。○羅州李光宙來、受了金千鎰書及胡椒一封去。○筆工成福、來結筆九柄、以米二升、魚扇給之。○招李蘅、李邦柱、饋點心、柳晉、孫汝誠、亦各贈以筆一柄。○南大門外生員李宥放翁來訪、乃宏士深之兄也、其子廷馨、爲宋圭菴孫婿、將來見云。○鍾城南億壽子南謙來謁、以其父豪強、冒占軍民、被訴囚富寧、當受刑問三次、遂承服、啓本當來、未知定配何處。

李廷馨來見セントス

云々、此億壽滄浪之濯足也。○鍾城李碩辭歸、余給石首魚一束、且付了林元條、朴訥簡、使傳之。○今日、有朝夕講、明日、有晝夕講。○以居家必用一卷、還于洪澗。○以筆一柄、送于金憫。○鄭延慶來、以扇贈之。○南原申覺、禪雲寺故舊也、咸安朴暉、朴庇仁之孫、而於細君爲五寸姪也、並以赴會試來見。○洪淵令公答簡來。○於申朴、贈以筆扇。○暉、字太熙、庚子生、曾遊丁季晦之門、而屢中初試者也。○聞申修撰湛入來、深喜。○夕、別賜送生獐、乾獐各一頭等物、內、各宅分送全卜七介、文魚三支、引鰻九支、生雉一首、生獐肉一塊、生卜十六介、燒酒四蓋子來。○是夕、許應世來告辭、涕泣而去、余以白紙一卷、大墨半丁、胡椒少許、白米一斗、驢之。

二十七日、陰、朝、金經歷大年來訪、余以尾扇贈之。○韓嗣辛、李淳來去、余於韓贈饌物。○泗川宰鄭承憲、送乾海蔘、紅蛤一斗、黃魚二束來。○梁希尹、李枝陽告辭、各以白紙一卷、胡椒、墨梳贈之。○竹前洞安俊之婦金氏、乞捧了持平、減贖木簡而去。○宋都事海容、自潭陽上來、見、謝救乃翁。○余入文科會試、叅試官望以待命、午時、入玉堂、閱典翰、黃校理亦來會、而希春受點、未時、以將

柳希春會試試官トナル

相避ヲ以テ辭ス

肅拜詣報漏門入姜同知士尙李檢詳齊閱依幕適會刑判鄭公宗榮以舉子相避可疑大典來示議余忽覺妻同姓三寸姪女夫相避於小註有之即與鄭判書同詣政院都承旨房請承傳色直啓曰臣妻同姓三寸姪女夫生員李蘅進士李邦柱俱入文科會試臣今入試官望受點法當相避故敢啓傳曰知道即於黃廷或改落點余出來○余及館員以初一日慕義殿親祭觸冒大熱至爲未安議欲於明日經筵啓之○聖上明達如日月臺官以奉訴嘗敗軍於西邊爲不可大用答以秦穆用孟明今日臺官又以白仁傑請遣官祭於小祥至引越人視秦之繆上又答以仁傑剛直之人今日又因臺啓命申穰窮推取服云○歸舍見許箴已來今日生員進士榜出許箴以疑上之下爲狀元許箴爲第五沈喜壽亦中許應世梁希尹俱落可憐々々箴也以十八稚年至爲二百之魁欣幸無比○獻陵叅奉金可賓專伴載送燒木三隻炭一石來○詣玉堂時與申修撰冲卿相見

申穰ヲ窮推取服ス
生員進士榜出デ
許箴狀元トナル

二十八日 陰朝郭崙來去○是日有朝夕講○清州牧使李公遴遺墨十丁來○弘文館粧冊匠持所粧慕齋集來以魚米扇子賞其勞○希春遺同副承

○眉巖集、書ノ文ヲ略ス

善山ノ金紐登科ス

旨金啓書曰慕義殿親祭觸冒極熱館中皆以爲未安今日朝講侍講官想應懇請未審答辭如何令公今日夕講入侍幸倦々回天何如盛夏玉體固宜調保況天使將來於三伏之際尤不可豫自勞傷也犬馬之誠不能自抑敢白伏惟照亮謹再拜○金判校季珍簡來以筆及胡椒送之○更考司馬榜羅士憬徐克弘房好仁任拔英皆中○李士溫來見余以落幅二連尾扇一柄贈之○善山金紐估畢齋之孫也今登司馬善風月云○鍾城韓景斗送黃毛四條來○伏觀昨日府啓白仁傑之繆啓曰殿下天啓聖衷動遵禮法一出於古希春伏念聖上之德至形於臺諫之章感激泪下々々○企翁不勝感謝云○石城宰鄭麟壽送石首魚四束仇乙非二束乾錢魚二束來○朝講右相待講官及承旨金啓皆以觸冒大熱勞動親祭未安請停上答以久廢親祭未安難從其議云々希春聞之悶々○順陵叅奉金汲來訪以貼扇贈之○直提學請余明早入番隨駕以季應家有瘡疹之女故也○洪州判官高明來告辭○平安兵使啓本西海坪冒居胡人十餘家本月十九日領軍追擊胡人十四斬頭同家戶焚蕩其斬頭及大刀四介上送以齋戒留政院○尹剛中來傳乃翁之書中

平安兵使西海坪
冒居胡人ノ追擊
ヲ啓ス

戊辰五月（二十八日）

二四一

云每聞吾君爲劣僕，多有過分之言，未安々々，僕一生命舛，別無所爲，而多取忤於人，今亦主爲非議者有之云，深恐累及於君，未安々々，○朴暉、鄭良佐來去，余贈鄭以胡椒，○頃聞海南瓦已燔四釜，若然則爲七積矣。

二十九日 陰雨，食後入玉堂，代直提學（金龜詳）季應爲上番，與申修撰（述）同以經筵番

辰時，聞二嚴上經筵廳之東，陪大駕詣慕義殿，卽昌德宮之宣政殿也，侍從至尊，至夾陽門而退，寓依幕，至午時，上親畫水刺，希春等入敦禮門之南，俯伏以

侍，聞御哭甚悲，禮畢，以同僚典翰閔叔道（起文）副應教李仲久（述）在玉堂相邀，遂就同

坐，同遊大廳小樓，乃癸卯三月初入玉堂時所曾遊處也，乙巳六月則仕于景

福宮弘文館矣，高朗爽塏，勝於景福之玉堂矣，夕上食時，春等又上侍而退，○

敦禮門南，卽此宮之經筵廳也，舊迹依然，○夜與閔李二僚聯枕，口占少詩云，

二十年前南北客，那知今夜對床眠，白頭依舊丹心在，荷德如何報昊天，○聞

李重慶歿，

李重慶歿ス

六月小 初一日，己卯，三日，午初三刻，小暑。

初一日 雨，三更同僚起，或祭執事，或陪祭，余以無衰服不得參，○朝以同僚

議云，不宜入參水刺上食之時，余以近來已有成例，簡通于都承旨李公後白，

李以爲不可不參，余等遂進參禮畢，退依幕點心，辰巳間大雨如注，大駕出艱

關侍從，回至景福宮，自西夾入，又折向東邊，艱趨至經筵廳之東，俯伏畢，以入

番歸玉堂，○取許筠試卷子銀臺觀之，入等上之下，而多有師法，可喜，○昨日，

名醫孫士均診余兩手脈，嘆美曰，完固而延長，最爲壽徵云，○連日與申冲卿

談話，○夕以氣困早寢，

初二日 陰微雨，以冊校正一會，副提學盧君直提學金君典翰閔君著作趙

君皆來，以帖裏相見於大廳，圓坐議上崇祭私親可否，余以爲上專意正統，而

恩及私親，重輕判然，無以筭子爲也，議遂寢，余以盛夏酷熱，今月又有小祥及

天使之勞，依前例請停經筵，只存召對事，稟于領事爲議，同僚請俟後日更議

云，○晝講，特進官鄭大年、李純亨承旨朴素立講，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希春

許筠ノ試卷ヲ銀
臺ヨリ取覽ス

王ノ私親ヲ崇祭
スル可否ヲ議ス

此三人於治國平天下政事之才雖有一端於格致誠正(兼脫力)修之工未免欠缺故未得爲仁孔子於此不許其仁而稱其所長此正好惡不偏處人君之用人亦當如此又講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章曰自知之明者知至也不難於自屈者意誠也又曰舜命九官濟々相讓成王訓迪百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大學引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々兮無他技其心休々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蓋人臣之事君莫大於推賢讓能故也又人君之於臣有自以爲不及者漢高帝自謂不如三傑漢文帝自謂不及賈誼此固寬大之量然人君不必與臣下較其才德之高下但能用才德之士卽是人主之能事昔韓琦爲宰相人謂琦曰公道德事業無愧古人但文章不逮耳琦曰吾在相府歐陽修爲翰林學士卽吾之文章也世以爲知言宰相尙爾況人君乎講畢進榻前陳曰臣頃撰語錄字義與金添慶金啓李後白及同僚反覆商確一言之當亦必從之但到頭釋到終也不若釋造極也等閑不緊無益不若以諺字釋早일업다爲當又鄭大年陳防納之弊希春復進啓曰自上欲革防納之弊則莫

○宣祖實錄六月庚辰(七日)條

柳希春語錄字義ノ事ヲ陳ス

鄭大年防納ノ弊ヲ陳ス

柳希春夏時攝養ノ要ヲ陳ス

若令憲府糾察只令該曹禁斷則未能肅清上答曰此說是也當令大臣磨鍊時採入此議爲佳夕講因言及明飲食之節條有鄉黨養人害人之物遂進言曰人君之道莫大於養心德亦莫急於養氣體四時之中唯夏爲難調攝陶弘景詩云四時唯夏難將息伏陰在內腹冷滑補腎湯藥不可無食物稍冷休哺啜蓋夏月陽熾於外陰伏於中腹中至冷如冷水冰水之類切不可飲常飲熟水令腹中溫煖則自無疾病又古人云食後須行動不然則經絡凝滯血氣不通今縱未能行百步亦當運步使血氣流通則諸疾不生伏願留念焉○申時罷一會隨盧李二僚伯往訪尹司成剛元而來(盧字號)寡悔以後日若送馬則當枉叙云○招李蘅李邦柱饋飯鄭彥禮文夫來傳領相之言曰我知宋某之爲人剛直有守必無黨林諛議之事吾欲付職慮老不上來今既聞其負謗當付同知及守知事以雪其被誣云々余令李蘅參聞其語到潭陽只告企翁勿播於他人云○此事文夫道達上臺之功爲多○宣傳官金緝來謁○李蘅李邦柱辭退○館中以處置避嫌退待物論臺諫簡來○答館孫

初三日晴朝金緝送墨二丁來○昨日星州牧使梁纘送白紙常紙各五卷

戊辰六月(初三日)

○眉巖集初二日條ニ

扇子五柄來、又囑權守、使見假空舍云、深喜、權守若來、則不必借宅、只可借公
 擇之書矣、○給奴婢朔料、三奴各五斗、二婢各三斗、○追記昨日晝講所陳一
 貫章渾然二字曰、前日蒙下問渾然、未能詳對、蓋有渾圓無涯之意、有完全無
 欠之意、有純粹無雜之意、以此三訓觀之、則渾然之義可知矣、又因聖人教人
 各因其材而言曰、今且以頒賜書冊言之、書冊固有件數多少、又必從位高而
 先給、然明白易曉之書、則勿論宗室文武而賜之、義理微密、必待尋思推究之
 書、則賜文學之臣、是亦各因其材也、蓋以前日儀禮註疏之賜、多及於宗親武
 臣、而於堂下窮經好學之士、多不得與、故希春及之、○昨日政事、臺諫爲半遞
 差、崔弘僦爲掌令、蔡蘭宗爲持平、崔頌爲獻納、金孝元爲正言、○初一日夜、夢
 見人獻豆於我、○金僦來、觀其所作表甚佳、足科三上、聞其所作策足科二下、
 登第必矣、深喜々々、授粲送之、○柳晋及南原安瑱來見、余各贈墨一丁、前水
 使趙速來訪、談話而去、○李士溫來謁、○是日、有晝夕講、○漢江李忠義衛宅
 乞米、以白粒一斗爲送、○許箴來見喜甚、推尋入幅來、○古文軌範來自尹叅
 判、乃印出於關東者也、○海南崔郢之子山仰來見、以墨贈之、故金持平礪學

前日儀禮註疏ノ
 賜宗親武臣ニ多
 ク堂下窮經好學
 ノ士ニ及バズ
 昨日政事臺諫半
 バ遞差ス
 ○宣祖實錄六月辛巳
 (三日)條

金僦登第必セリ

關東所印古文軌
範來ル

金重慶來ル

光兄子重慶來、謝余救學光妾之厚意、○金君年三十五、(中宗三十一年)丙申生、(明宗十六年)而辛酉年生
 員、今又觀及第會試者也、字子吉、○朴舜元、新生員禹綱來訪、○遺乾魚八尾、(明宗九年)
 扇一柄于鄭萬戶鴻母氏宅、其兄鷗謝狀來、○許箴來言、新生員朴葩、甲寅
 生、至爲可貴云、○韓嗣辛來去、

○宣祖實錄六月壬午
(四日)條

咸鏡巡撫御史金
命元四弊ヲ啓ス

鍾城土豪南億壽
 冒占ノ弊
 鄭夢周金宏弼趙
 光祖等子孫叙用
 ノ議
 ○宣祖實錄六月壬午
 (四日)條

初四日 雨、朝、朴彥謙來告下歸、○見咸鏡巡撫御史金命元啓本云、臣將各
 處軍民呈訴事、叅以聞見、最爲至痛、不可仍存者四條、一、六鎮軍士煮鹽買穀
 之弊、一、三水申山貂鼠皮及三水清蜜之苦、一、明川以南南司宰監納大口魚一
 尺四寸之苦、一、咸興、東宮別差縱恣冒占之弊、皆可謂救時之良策、○應順前
 亦啓聞旅外正兵之苦、鍾城土豪南億壽之冒占矣、○昨日吏曹啓目、向前鄭
 夢周及深源、忠臣爲國亡身、金宏弼、鄭汝昌、段皆厲志聖賢之學、有功於斯文、
 趙光祖、李彥迪相繼而起、講明斯道、學行如彼卓々、而其子孫有未及叙者、誠
 爲闕典、是白昆、上項、鄭夢周以下六人等奉祀子孫、乙巳曾授職、以乎爲自在
 果、未授職人員乙良、依尹根壽進啓、量付西班牙軍職、以奉其祭、且世其祿、其中
 可用之人乙良、東西班職良中、隨才隨叙、以示國家褒賢勸忠之典爲乎矣、右

戊辰六月(初四日)

臺諫遞セラル

良辭緣移文、兵曹啓、依允此誠百年公議定之美事、足以慰天人之心而起後學之氣矣。○申修撰冲卿來訪、談話從容、因貸米十斗、余許之、移時乃去。○送尾扇于金季應^(電詳)。○是日始齋素。○權沃川得卿來訪、談話從容、李友仁來訪、以扇一柄贈之、李蘅、李邦柱來告歸、俱授粲送之、薛公弼、金蘭玉來去、恩津李麟壽來去、余贈以一扇。○順陵叅奉文德粹、送馬草一駄來。○申穰受刑一次云。○是日夕、政、臺諫有遞。○以扇子八柄、分送朴元弼、朴謙、朴彥誠、彥謙、車得道、金鍾、朴忠佐、李仁俊。

會試ノ榜ヲ探ル

初五日 陰、潭陽前訓導任榮、送白紙一卷、仍請軍籍敬差官下來時、囑其子論孟考講、余辭不受。○權沃川送甘醬、甘藿、石茸來。○草、芝、萬戶、李春壽、惠送生民魚一尾、乾民魚二尾、助祭需也。○朴東豪在利川、覓送清蜜二升、薏苡末五升來。○遣人探會試榜、金憫、李蘅、李邦柱皆落、可恨。○聞柳永立及第、即以書賀乃翁克任。○刑曹正郎閔忠元來訪、咸安奉事朴允秀、伯彥亦來、朴^(中宗七年)壬申生而丙辰武科也、余初不知於細君爲四寸兄、以爲細君之弟、坐而受其拜、深恨。○其婿生員李偁、亦曾見我而下鄉矣。○聞嶺南自今月初生、雨連

朴允秀來ル

考妣兩位ニ設祭

下、至初九日、連數日大雨、水災大作、兩麥早稻損傷甚多、至爲可恨云。○尹世良來謁、去四月遭喪。○左尹柳智善公伾問。○權沃川得卿、送燭一雙來。○都承旨李公後白季真來訪、余臨浴而迎接、李公聞余大忌齋素、坐未久而即告去。○孫汝誠來告歸、以胡椒爲贖。○薛公弼來去。○羅僉正宅、送祭饌來、且聞朴彥偉還囚、以詐稱觀象監叅奉故也。○林正蒼大秀來叙而去。○余浴于冷水、以齋戒也。○尹世良、余憐其喪而賻以白紙一卷。

郷人ノ會試ヲ以テ來リ湖南京圻咸鏡舊知ノ京ニ來ル者ニ贈與スル多シ

初六日 晴未明而起、設祭于考妣兩位、祝文云、蒙恩還朝、復履清班、今茲忌辰、哀慕罔極、以肉膳設祭、以在禮當然、近來有識者、多行是禮、故自今始爲肉祭、而不用素物也、祭物頗備、深喜。○招薛公弼、金蘭玉饋飯。○自余南遷于恩津、每遇故舊瓜葛、輒與陳玄、今年自春至是、凡鄉人之赴漢城試、湖南京圻、咸鏡之親戚舊知、以事到京者、莫不與紙筆扇墨、或以胡椒前後、不知幾十人。○李淳來謁、以白紙一卷贈之、時居中學過夏、聞關東二十六官、歙谷等九官爲嶺東、其餘十七邑爲嶺西、監司常在原州、春川、夏月則在江陵、三陟、而於原州最久云。○以醬、白紙一器、贈李生。○是日晝夕講、冊校正一會、余以大

戊辰六月（初五日・初六日）

遠接使ノ書狀ヲ見ル

新生員ノ放榜

成耳父ノ冤枉ヲ訴フ

明使支待諸事ノ措置ヲ命ズ

忌不叅。○是日政事安自裕爲執義，吳健爲正言，李暨爲弘文校理，具鳳齡爲副校理，柳堪爲司僕正，李齊閔爲舍人。○金間來告明日下歸，余以白紙一卷胡椒一封爲贈，且對點心，文叅奉德粹來訪，頃嘗惠我馬草。○新生員薛元凱來訪，以墨及單子紙二張贈之。○沈浚來謁，以扇贈之，且約明日受余所付寫書而去。○都承旨李公後白惠送大炬來。○李博士惟謹擇可來訪，前監察金田漑來訪而去。○見遠接使書狀云，出來謝恩使先來通事所持書狀，則上天使到薊州，去五月十七日，出白牌，副天使段，同月十三日，北京離發，行期則今月廿日內越江云々。○韓嗣辛來乞紙，以白十張贈之。○新生員放榜，初七日晴朝，監察權和中立來，以貼扇贈之。○己卯秋別試，成守琮試官，趙公光祖見其文稱之曰，非成守琮不能作，其後權姦惡趙公，并削成之科名，至是其子耳。陳疏禮曹，以冤枉爲啓，上命還給紅牌。○傳冊封皇太子上使，去五月十一日，副使同月十三日，北京離發，是如出白牌，六月二十日內越江，丁寧山臺及一應支待諸事，急速措置事，下禮曹。○前丹城縣監安埶，朴汝柱公幹來訪，柳叅判景深過臨，具言務安乙丑丙寅清蜜草芻畢納後，壘上送，此必一

國恤時士大夫等團領ヲ著ケズ

新羅法興王年號ヲ僭行ス

度防納，曹將具啓目請罷云云。○柳叅判給救尹世良之簡于厥弟康翊宰。○乞草帖于柳司僕，正堪克任，許之。○李麟壽送瓜五十餘介來。○李應教湛，懇求交番，余許之。○來初八日，有朝夕講。○未時入玉堂，李仲久喜甚而出，余與申修撰同直，暮暫讀過論語進講處。初八日陰，罷漏後，起梳洗，書吏崔汝俊白余曰，國恤之時，士大夫不著苧團領，余悚然驚愧，卽令門隙，司憲府使令走報于家，取木綿團領，質明，上經筵廳，既講書于領事前，退著木綿直領以入廳，入講論語，令尹子文章曰，子文雖有無喜愠，告令尹之忠，然其所以告令尹，乃難以猾夏之事，此不足爲仁也，楚武王熊通之僭王，去子文已百年，而猶不能改正，責子文者，以子文乃楚上卿而執政也，子文雖能毀家紓楚而忠於其國，猾夏侵滅諸國之事，至身爲之，無周天子甚矣，是助其父而陵其祖者也，新羅法興王，僭行年號，不知事大之義，其時臣下無識甚矣，凡諸侯外國，當恪謹事天子之國，臣下則敬事其邦君，乃大義也，又曰，此章註當理而無私心六字，人君處心制事之要道也，伏願潛心焉，領事洪暹知事宋麒壽特進官洪曇也。○是日冊校正一會，副提學盧公直提

戊辰六月（初七日・初八日）

學金君典翰閔君副應教李仲久（後）校理李鑿著作趙廷機皆來會○夕講與都承旨李後白等入侍講蔡人妻章至右明倫歷言稽古實明倫一篇某章為明倫篇某訓之驗上曰明倫篇載其理稽古篇載古人之事以實之希春對曰先載其理後載其行事之迹所以令人興起也講畢李承旨（後白）同坐于藥房具言領相議經筵當大暑差減之意待本館之告白云○講退與同僚促席議疏筭期以初十日再會○任百英弘彥入香室余招見與冲卿鼎坐飲之酒○獻陵叅奉金可賓饋馬草○是日政鄭公大年為大司憲○來初九日只有朝講○講義稽古篇內實明倫三十一章與明倫篇相照應表裏而孝不衰於妻子者也○公明宣一章當錄於末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虞舜二章即明倫篇所謂深愛和氣之孝子也舜之事父母自知不足章即通論所謂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為孝之意也文王之為世子章即昏定晨省之禮即孝子病則致其憂之意也武王不脫冠帶而侍文王之疾章即孝子事親病則致其憂之意也武王周公達孝章即所謂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周公之事文王章即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之義也曾子養曾皙章必有酒肉即所謂以其飲食

鄭大年大司憲ト
ナル
○宣祖實錄六月丙戌
八日條
小學ヲ講ジ稽古
篇内實明倫ノ義
ヲ陳ス
○本條辭說錯雜カ
ラ成書進啓シテ手
本ヲ錄セザルガ故ナ
リ下文參照

忠養之也將徹必請所與即所謂樂其心不違其志也孝哉閔子騫章即孝有終始也老萊子章亦所謂樂其心而有隱無犯之義亦在其中樂正子春章即所謂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不登高不臨深及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之意也伯俞章所謂父母惡之懼而無怨而又有深愛存乎其間也公明宣一章弟子事師無犯無隱之道即立教篇所謂先生施教弟子之意在其中矣是則也少連夫連高子臯顏丁三章即所謂喪則致其哀也曾子有疾章即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意也箕子比干微子章即所謂君子事君進思盡忠匡救其惡也伯夷叔齊叩馬而諫不食周粟即王蠲所謂忠臣不事二君之義也蘧伯玉夜下闕門即所謂孔子入公門鞠躬過位色勃如也之意也豫讓王孫賈為君討賊復讐即為君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之義也冀缺夫妻即晏子所謂夫和而義妻柔而正也公父文伯之母章即男子居外女子居內之義也衛共姜蔡人妻即烈女不更二夫之義也舜之封象夷齊之讓國即所謂兄愛而友弟敬而順之義也虞芮讓田章即所謂主客相讓之義也曾子稱顏子章即友直友諒友多聞之義以友輔仁之意也晏平仲章即所謂敬親者不敢慢於

嶺南監司道內遺
逸廉吏無キヲ對

明使ニ初三日入
京ノ便ヲ通ゼシ
○宣祖實錄六月丁亥
（九日）條

人、而主客相敬先拜之意亦在其中。○嶺南監司、以道內無遺逸廉吏爲對。○政院啓、詔使若速越江、則今月廿八日、先王小祥之日、國王豫爲致齋之由、周旋善告、初三日入京之意、遠接使處下書爲便、傳曰、如啓。

柳希春李齊賢ノ
忠ヲ陳ス

初九日、雨晨、★冒雨上經筵廳、領相李公浚慶、知事吳公謙、承旨崔顥、持平蔡蘭宗、獻納崔頌入侍、以雨聲亂於講音、上命設講官等坐近御榻前、講季父子、寧武章文義事迹、既畢、後乃陳曰、季父子、相魯三世、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亦可謂節儉、而於襄仲殺適立庶之際、以權柄大臣、力能討賊而反爲賊黨、大節不足觀也、寧武子、當平世則無以踰人、當主昏時危、不避艱險、大節凜然、蓋季父子、知有身而不知有君、寧武子、知有君而不知有身、此忠節之士、所以迥別於庸邪之臣也、李浚慶曰、大臣必有節、乃可以扶持宗社、無節之臣、將安用之、申湛曰、昔人謂、人君欲求臨難死節之人、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希春曰、犯顏敢諫之士、乃能爲有無、若夫唯唯諾々之臣、雖千百無益也、又曰、前朝忠宣王、忠肅王之子、而元世祖之外孫也、嘗蒙元主之恩寵、及久留燕京、多行不義、爲人所訴、元主命流竄于吐蕃、自東國至配所、幾二萬里、其臣李齊賢、遠路奔

領相尹澗李燭ヲ
論ジ沈滯久シキ
人ノ擢用ヲ請フ

王語錄字義中丁
字ノ釋ヲ問フ

問、忠憤藹然、又上書于丞相拜住、卒能奉還、斯亦庶幾於寧俞矣、又曰、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此一語通乎上下、皆可用之、願聖明留神焉、講時、余誤一拈二張、越讀一行、賴人言而改正、此越用心越不定也、○是講席、領相李公啓、尹澗不合邊將、兵曹李燭能射、又有武略、且沈滯太久之人、宜擢用於邊將、啓達皇恐、上曰、如此沈滯之人、薦達有何惶恐、○追記昨日晝講、上問臣希春曰、前日語錄字義中、釋了字云、事之已畢者謂之了、然侯景傳、了無怖心、此了字何義也、臣對曰、臣只釋語錄字義而已、非釋文字行用之義也、謂事之已畢者、語錄也、了無怖心之了、猶頓也、全也、謂語助者、金添慶、金啓解漢語者之說、非臣之所釋也、臣本不曉漢語、只因讀朱子語類、尋究得來、又於添慶、啓李後白等處、叅論、更定以啓之、臣非願聖上滯心於小註語錄之末、蓋爲大學小註小學嘉言善行、間有語錄、或有考慮、故揭其大略而啓之耳、又曰、了了云者、明々貌、○蔡持平蘭宗、癸酉生、與我同歲、深相喜云、○自朝後、頻下利如廁、乃昨夕講時、大熱中暑也、○申時末、李校理暨可依入來、余出直歸舍、見江原金監司就文所送乾雉二首、片脯一箇、乾文魚一尾、紅蛤醢一斗來、○益山守鄭希會所

戊辰六月（初九日）

送油貼扇二柄、油矮扇三柄、陝川守所送別扇二柄、倭扇三柄、上品笠帽一事、獐脯三貼來、○宋都事海容所送桂荅元三十九丸來、○羅州羅暉、送尾扇來、○聞許筠昨日來去、

兵曹假部將望單子ヲ入啓ス

客來ヲザルヲ以テ朱注ヲ點勘ス

宋史列傳ノ書寫成ル

鍾城府使尹澍ヲ擢用ス

初十日 陰雨、以暑證、頻如廁、氣甚不平、不能赴今日一會、深恨々々、以尾扇一事、送于金洪州億齡、又以一事、送于李佐郎燭、○見閔獻納德鳳所送尾扇及書、○羅士忱柳夢井、各送尾扇來、○館中以位不齊、不能一會、退定于十二日、○兵曹書吏李枝榮來言、昨日假部將望單子入啓、今日受點回下、宋廷秀、擬于第四十而未受點、崔鷹、擬于第五十而受點、蓋假部將當用二百五十人、而以五百人擬望、堂上官各五十人、郎廳各四十人、式擬望云、○點勘朱注、以客不來也、○書寫官等、寫宋史列傳送來、○順陵叅奉金汲、送馬草一駄、炭一石來、○順天柳子芳、封送白貼扇一柄、別扇二柄、柳浹、送別扇二柄、次扇二柄、真梳四介、朴正字範、送乾烏賊魚三十尾來、○持平蔡蘭宗聞遠來訪、相與談話、坦率人也、○伏聞上命遞鍾城府使尹澍、而李燭、有不次擢用之命云、○李景晦、伴報、崔福男入假部將望受點云、○傳曰、兵曹佐郎李燭、久在邊城、且有

全羅監司金堤等官ノ水書ヲ報ズ

武略是如爲昆、邊將有闕、不次陞用事、下吏兵曹、○全羅監司書狀、羅州光州、金堤等官、自今五月初九日至十四日、大雨如注、川渠漲溢、水邊田畝盡爲沈水、兩麥禾穀、腐朽損傷、金堤則大野瀾漫如海、四面一樣、前古所無、居民百餘家沈水、人物奔聚於最高處、官以米太鹽醬救濟、水災大槩各官一樣事、啓下禮曹、○羅士忱奴受簡而去、

武才アル文官ノ預養ヲ命ズ

古文軌範ヲ粧冊ス

退溪二十五六日ノ間入洛スベシ

十一日 陰、昨日傳曰、有武才文官、各別精擇、預爲養望事、下兵曹、○追記、初九日朝講、獻納崔頌、進啓曰、湖南遺逸之士、內金千鑑、學行最爲卓々、而未升叙職之列、誠爲欠事、希春趨啓曰、千鑑之篤志治心、臣亦知之、但年纔三十二歲、方治學問、又多疾病、深不願以虛名筮仕、正如漆雕開之意、正宜優容培養、待其大成、不宜遽用於百執事也、○光陽李希璋、希瑋書來、監司及新縣監、以我稱屬、優惠米穀云、余以梳扇爲送、○粧冊匠、粧古文軌範二冊來、余以魚米賞之、○今日、有晝夕講、明日、有晝講、○許筠、伴借詩釋去、○南大門外高殷栗妾、送瓜子來、○洪州牧使金公億齡、仁老來訪而去、柳君夢翼、來訪談話、對點心、○以探問退溪先生先聲、通簡直長李雋、答云、家君月望間發來、念五六日

戊辰六月(初十日、十一日)

金湜張城皇華集
次韻ノ事ヲ囑セ
ラル

間、當入洛云、聞之不勝欣躍、以聖上渴企故尤喜。○許箴來、告明之詣海州、○鍾城官奴崔鳳來謁、余以捉虎丹二十丸、送于許應世、乃得於李承旨後白處者也。○聞全羅道光州朴光玉、朴揆實、爲學問之生員云。○李佐郎爛、惠送炬十柄來。○金湜、張城皇華集次韻事、官屬于余、素不能詩、何能辦乎。○以權同知應昌喪事、扶助回文來、即出米一斗付之。○鄭彥禮、文夫來訪、以余欲議盛暑經筵時刻、令詮達于領相故也。○權沃川得卿、日暮來訪、至夜乃去、余以尾扇及梳贈之。

遠接使明使遼東
ニ到ルヲ報ズ

十二日 陰、金經歷壽億、崔福男、相繼來訪。○遠接使報云、兩使去五月廿一日、到廣寧、留二日、本月初五日、到遼東、時未相見、兩使子弟、頭目處聞見、則正使年三十一、副使年四十五、皇杠二、欽賜十二表裏、兩使杠各五、京來頭目各五、廣寧帶率官人各二、遼東將加帶率、留遼東只三日云々、若天使來十一二日間、越江、欲倍道、廿三四日前入京、願詔、則何以處置事、下禮曹。○食後、以冊校正一會、詣玉堂、副提學盧公(守慎)、直提學金季應(憲祥)、典翰閔叔道、校理李暨、副校理黃廷或、副修撰申湛、著作趙廷機、皆會、校論語雍也、至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

三公暑熱ヲ以テ
經筵ノ停ヲ請フ
○宣祖實錄六月庚寅
十二日條

○宣祖實錄六月庚寅
十二日條

李暨黃廷或ト藏
書閣ヲ閱ス
內外各機皮アリ
億萬ノ冊ヲ積置
校書館十九史略
四百件ヲ印ス

遠接使ノ書狀

章、又校小學嘉言篇數張而止。○三公以公事坐承文院、招弘文館員具草、令啓曰、隆寒盛暑、自祖宗朝、亦有停經筵之時、今暑熱已極、小祥又迫、請姑止經筵、間有清涼之日、觀勢行之何如、上答曰、予無疾病、別無調保之事、經筵依前取稟可也。○是日、政李戩爲濟州牧使、邊協爲全羅兵使、金命元爲鍾城府使。○午、余與李黃二校、同開藏書閣、閣有內外藏、內藏者經訓之類、外藏者史書子集之類、各有機皮層々積置、其爲冊也億萬、如游滄海而覩珠貝、目眩心馳、不能省閱、取數種出外。○壽福來、受冊紙十一張、余以扇子贈之。○校書館、印十九史略四百件、上多賜朝臣、玉堂人員、無遺受賜、伏感無已。○宋海容來、告明日押申儀、往寶城、過潭陽觀親、余以書封于本家之物付之、乃烏賊魚三十尾、乾獐一體、文魚一尾、并針粉也。○夕、金經歷壽億、送硯具匣來、乃前日見吾用小硯、自送之也。○浴菘湯、以晝入藏書閣感暑故也。

十三日 陰、今日、有朝夕講。○修答柳自芳、柳浹、朴範之簡。○昨日、遠接使書狀、兩天使本月初五日、舉火到遼東、初六日、引見朝鮮通事、問爾等到此幾日、又問遠接使到江上否、又問本國站驛里數、一一答應、仍稟起程、越江日期、則

明使書ヲ送リテ
女樂ヲ却ク

正使成憲

副使王璽

申權ヲ寶城ニ流
ス
○宣祖實錄六月辛卯
十三日條

答曰、一應擡杠頭目數及發行日期、將書送都司、爾等探听報本國云々、兩使酌定所率頭目、一依許、魏兩使之行、又有文書送經歷司、乃送本國、却女樂之事也、兩使性行、酒量、食性、詞章、筆法、聞見、則正使成憲段、容儀長大、質性寬厚、待人不見過失、一路下程禮送之物、或受給下人、或斟酌減受、酒量則不多不少、食性則海物、菜果、肥肉等物、隨進隨食、詞章則學士之中最高、筆法亦好、路上多有唱和、副使王璽段、容儀短瘦、性行剛直、一遵禮法、官吏接應、事少有差誤、或杖下人、或記過失、下程禮送之物、一切不受、酒量則頗優於正使、食性則小好肥肉、海物偏鹹、食菜、詞章筆法亦高云々、○昨日、命流申權于寶城、且命防禁其縱暴云、○海南尹斤、持妾書及衣服來、○奴石丁書云、船隻改授禿冬音加叱同、結箭次捉魚、先可乾、秀魚九尾、生秀魚三尾、送于潭陽云、○妾裁送苧裙襪一部、苧帖裏一事來、乃潭陽細君送衣資于妾、而令妾裁送于此也、聞於蘭萬戶鄭鴻深喜、吾救簡于三處也、○兵曹近仗、以天使時所用馬來封吾馬、但體小不合用耳、○申冲卿、借祿米十斗去、○前丹城縣監安壤君珍、新慶源府使柳溶、並來去、○李純仁、送伊洛淵源續錄一冊來、○李淳、持余昔於乙

本草闕卷西河集
ノ印出

奇大升ト困知記
ノ謬ヲ論ズ
○宣祖實錄六月辛卯
十三日條

御前通事金啓
○宣祖實錄六月辛卯
十三日條
夕講ノ時刻ヲ定
ス

卯孟秋、在鍾山送別之詩來示、見之足喜、○校書著作丁焞君晦來訪、與之議禮記和賣件、買得事及本草闕卷印出、西河集印出等事、余以尾扇一柄、清風一柄贈之、○獻納崔頊景直過訪、余相見喜甚、具言者乙沙及金大年事、趙珞亦來去、○昨遣人告立龜頭桶于沈同知、今人奴及匠人來、姑買四環而掛之、○咸悅縣監閔思容、寄送乾石首八束、乾道尾魚三尾來、○丁世球來訪、以一扇贈之、○大司成奇明彥來訪、共論困知記之謬、良久而去、○薛公弼來去、○禮曹啓目、天使謁聖時、假館官十二、閱起文、尹根壽、李齊閔及希春、李山海、李長榮、徐崦權、克禮、黃允吉、閔忠元、黃廷或、天使接待時、贊禮、金貴榮、鄭宗榮、○司譯院單子、文臣御前通事金啓、○是日、有朝講、典翰閱起文啓曰、夕講時刻少退何如、傳曰、領事處議啓、於是著作收議于領事宅、則云晝講夕講之間、果爲促迫、聖體未能少歇、依所啓、夕講時刻、少退於申正何如、入啓依允、○副提學入番、
十四日 陰、夢陪萱堂、入于銀臺、此乃吉慶之兆、○憲府所由鄭金來謁、以前日西門外聞余之命、奔來于家、告取木綿團領者也、今以白米五斗、石首魚二

戊辰六月（十四日）

湖南訓導ノ貶ヲ聞ク

宗室伊川君歿ス

奇大升盧守慎ト困知記ヲ論ズ

申權圍籬安置ノ傳旨
○宣祖實錄六月壬辰(十四日)條

十尾贈之。○薛公弼來告湖南訓導之貶有求禮珍島云余即通簡于尹別坐仁老。○午微雨。○掌令權德輿慶尙監司皆應遞。○禺中以入對讀官望被牌招詣玉堂待受點與否。午禮曹以宗室伊川君歿於辰時啓請停朝二日。上即停經筵。又以禮曹大臣同議退殿試于十七日。○大司成奇明彥適詣闕來玉堂與副提學盧公(守慎)共論羅欽順困知記。盧以困知記之言爲至當而無以議爲奇明辨其混理氣爲一物背朱入禪之罪奇之卞爲得其實矣小酌而罷。○日將暮冒雨歸舍見柳叅判太浩(景深)之刺柳舍人之刺。○務安壘納貢物事還得無事柳叅判之所通也。○傳*全羅道寶城郡定配罪人申穢乙良圍籬安置使不得如前出入作弊事下義禁府。○自二更末大雨如注向曉止。
十五日 陰憶夢侍先妣覺來悲感薛公弼金蘭玉來去。○朝往謝柳正克任談話因爲授祭正南正七叅食後辭出遂往訪閔典翰(起文)叔道適值嚴曙林芑聞諸閔君十三日朝講閔君及李承旨後白力陳論語之不可不熟讀自此只存夕講小學云。○歸舍見著作丁焞所送新增韻府羣玉三十六冊及鄭君彥禮之簡。○鏡城判官李景明如晦來訪余以稱念及洪世良燒火朴訥之舍爲囑

湖南ノ褒貶ヲ見ル
李湛落馬負傷ス

吏曹宣詔官ヲ定ム

遼東都司女役及ビ女樂ノ禁ヲ通ズ

殿試對讀官ノ望ニ入ル

故事舍人ハ典翰ノ上ニ坐ス

且聽尾扇貼扇。○見湖南褒貶錦山李義(義)臣高山李璉居下靈光尹弘中康津李夢祥珍原李濟中。○請坐吏來言李應教湛昨日落馬有傷余聞之驚慮卽以書及海衣送問。○向午雨下尋晴。○兵曹書吏李希榮來受參議宋君直行下而去。○李應教(述)仲久遣婢遺水團來南鄰饋茄瓜來。○尹軫來。○高殷栗妾送黑團領及水團來。○生員安祐申之來訪乃辛丑秋故舊也。○吏曹所定宣詔官李俊民捧詔官尹根壽展詔官二黃廷或申湛。○會寧浦萬戶金行下等而鄭鴻無事。○遠接使啓聞云本月十二日遼東都司委官持公文二道出來一道上前開拆一道議政府開拆乃兩司令都司移文本國禁各路女役及公宴用女樂等事云。
十六日 陰朝海南奉事李大麟來訪李惟秀簡亦來。○夜夢不凡。○禺中以殿試對讀官入望牌招出門詣好賢坊訪副應教李湛仲久時以落馬頗傷談話未幾而詣闕入玉堂副提學盧寡(守慎)悔副校理黃廷或副修撰申湛亦入望余與盧副學受點遂詣賓廳讀卷官右議政洪公暹知事朴忠元禮判金貴榮對讀官大司成奇大升及盧守慎舍人尹根壽及余也故事舍人坐典翰之上典

舍人尹根壽政へ
テ柳希春ニ先ゼ

策題ヲ議定ス

翰雖以經筵官而優品、莫之敢抗、至是於入見政丞之初、尹子固力爲謙讓、余親挽以勸先、亦不從、愈自退避、奇明彥以此意、令書吏達于政丞前、洪公與朴金二公議曰、平日、舍人固坐典翰之上、此必以先進故未安也、皆是同品、宜以心所安而爲之、蓋許尹君之讓也、余遂先入、尹舍人遂爲曹司試官、此亦人所難也、夕、試官於閉門後、以對策表箋等八作書單子入啓取稟、上落點于策、右相命下僚、各陳所見、堪爲問目者、盧對以經筵、余以歷代君德高下、右相遂命朴忠元、盧尹三人、共出一題、金榮榮奇大升及余共出一題、余與奇君一揮而就、卽問以君德等品也、盧起草艱澁、至二更中乃就、寫單子以取稟、上落點于經筵題、○退與盧公寓宿忠義衛直房、卽勤政殿庭西邊而賓廳之南也、夜心煩惱、不能少寐、○試官坐賓廳、引儀來告舉子已來、右相率下僚及舉子、肅拜于殿庭東邊、對讀官四人爲一行、

殿試アリ

十七日 陰雨、罷漏、起梳洗、尋聞右相已上于殿、盧及希春、遂同上殿、北壁已設御榻、故諸臣入西夾、俯伏如入侍之儀、司謁來傳御點之題、開見則問經筵題也、尹君根壽奇明彥、各大書策題、明彥代余之勞而自爲之也、寫畢、余及尹

右相崔溥受刑時
ノ定力ヲ歎賞ス

君、各携一件、分出東西夾、以授引儀、質明、令使令、持示于舉子、以舉子避雨于簷下故也、既宣題後、撤御座、諸臣任意出入、是日、或退休于西簷下、或暫歇于忠義廳、○右相曰、昔在甲子十月、崔先生溥入詔獄南間、金詮及先人名彥弼等、入西一間、聞燕山命行刑于崔先生、（金）詮等五六人、咸往餞之、崔先生從容受飲、如平時、且曰、公等好在云々、其臨死而精神不亂、定力有過人者云、○早朝、各司各呈早飯于其司員之爲考官者、玉堂則以飯、晝枝亦本司爲之、宣飯三時、則司甕院爲之、一日之內、五度飲食、可謂過矣、○夜、安心而寐、

考文三十二道、鄭熙績、狀元李廷馨、鄭以周一等、トナル

金誠一病ヲ以テ末ト爲ル

奇大升處事詳細ナリ

十八日 陰微雨、罷漏後、上殿、考文三十二道、右相多從希春、奇大升、盧守愼之言、鄭熙績、以三上爲狀元、李廷馨、鄭以周、以三中爲一等、田見龍、洪仁健、亦以三中爲乙科一二、崔慶昌、崔鎮國、洪汝淳、李榮翼、以三下次之、金誠一、雖爲末、以患霍亂、不能製述故也、禦侮將軍李允禧、閔福、爲三十一、二、實爲末也、日昃、科次既畢、乃以函盛一等三人之試卷、以入、還下後、乃啓祕封、與朱草相配、又令善寫者、寫紅籤而糊付于其試卷、余亦手寫一之一等、奇明彥、處事詳細、申時、三館入寫兩榜、開鄭熙績年少而能文、李廷馨年僅二十云、既出榜、政丞

明使本月十五日申時義順館ニ到ル
○宣祖實錄六月丙申十八日條

以議得事留他員皆退歸舍見執義安自裕之刺乃十六日馮中之來到也金蘭玉朴奉事允秀丁典籍璿亦相繼來去○是日午遠接使書狀馳來本月十五日申時兩天使到義順館不特迎詔勅時雖參見亦不許白衣且曰頒慶重事安可以白衣參見是日令遠接使等以黑衣入見後日則更欲思量蓋因遠接使之懇請而將許於他日也○於蘭鄭鴻謝簡及薺菇一斗來

慶會樓下ニ習儀ス
○宣祖實錄六月丁酉十九日條

天使陪臣相見時ノ服色ヲ議ス

十九日陰薛公弼來言頃日吏曹尹叅議已稱我簡付標于求禮訓導云○南原崔穎送蒜二百來余以乾魚爲報○是日上親臨習儀于慶會樓下以華使漸近故也○尹棊簡來余送還其先政丞行狀○以清蜜一升送于鄭於蘭鴻母氏處○弘文館吏李寶元來謁乃壬寅年春坊吏也年辛未生仕於講院十六年云以扇一柄贈之○羅州崔鷹奴來傳書及乾雉尾扇蒜六百本來○羅士惕書及蒜百本來○李敬德溫來去○海南鄭仁香來妾及吳姊簡來尹寬中書云瓦七積四百丈已燔造二積隨後燔之當爲九積云材木二百餘條積在江邊城主命除假羅將一人不輕守直又加里浦材木一船秋當載來云○羅士悖大蒜一百五十本○鄭鴻之兄鷗曾爲江界判官云○三公議天使

明使來月初二日入京ヲ許ス

李篤父退溪七月初發來セントスルヲ言フ

退溪ニ李晦齋誤欠處ノ改修ヲ勸ム

小祥臨迫ヲ以テ經筵ノ停ヲ命ズ
鄭惟吉慶尙監司トナル

陪臣相見時服色云領左相議天使強之不肯從則當從大人之議云○兵曹書吏宋連星來謁乃癸卯春玉堂吏也余喜於相見以扇贈之○以蒜八十本送于玉堂書吏下典書吏來謝吾又以蒜一升付送使添給焉又以尾扇送于大正○李賜壽來去○遠接使書狀來天使到義州不受禮遺之物只許頭目等受饋又許來月初二日入京云
二十日陰夢見李承旨季真（後白）○朝招金蘭玉使代崔鷹假部將于內兵房現身處○僉知元俊良及丁世球柳夢翼其弟夢參相繼來去○葵樹察訪高德符以事上來傳韓妹之簡妹氏平安矣○司醞直長李篤退溪之子也被招來具言七月初始發來云余語以當自由正門不宜由水口門入李君曰諾又余前日通書退溪勸改修李晦齋誤欠處至是復簡來又正書行狀來多從吾言可謂舍己從人矣○李士溫覓送黑團領乃達尊公之物也借著未安故敢還送○柳克任以書招我赴明日放榜後慶酌余以經對讀官感暑氣明日不能赴放榜爲解○上傳于政院曰小祥臨迫予心罔極故停經筵矣○是日都目政鄭惟吉爲慶尙監司林誨爲羅州牧使尹復爲永川郡守金壽億爲防踏僉

戊辰六月（十九日・二十日）

羅士忱慶基殿參奉トナル
放榜アリ

具泓來訪ス

青丘對疑

使鄭良佑爲雲山郡守、鄭彥智爲兵曹正郎、元禮爲永嘉時爲人所忤、至於抑退外郡、深恠且恨、○金壽億來訪於夕、余以順天祖考石物所入釘蒙同及工人糧爲託、金快從、深感々々、○夕、李鷗壽送黑團領來、欲著於行禮天使之日、○羅士忱入全州慶基殿參奉首望、受點、深喜々々、

二十一日 雨、放榜也、○以李士溫所送黑團領還送、○薛公弼於昨日政、除求禮訓導下批、今朝來謝、○見遠接使書狀云、上使氣度寬和俊邁、副使性簡亢、不喜言語、常獨坐、傍無侍者、不喜葷羶之物云、○昨、見柳夢翼入幽谷察訪望首、而未受點、入望可喜、○鄭於蘭之奴、受答簡及了妾硯墨、了羅參奉士忱書而去、○許筭來訪、恩津裴玉筭來謁、○都摠府都事具澤子泓來訪、○光陽忠順衛崔丙吉奴持書及扇二柄、全馮五串來、聞監司及新縣監、施我稱念云、○館吏來報、來二十二日早、詣成均館、以假館官習儀云、○光雯受青丘對疑畢、○錦山黃士彥來謁、余以貼扇送于全清河、○兵曹正郎鄭彥智過訪、談話歡然、食後李宅黑團領再來、

二十二日 陰、朝、兵曹正郎鄭彥智淵夫過訪、談話歡然、○食後、以習儀詣成

假館官ノ天使謁
聖習儀
宋純收叙ノ議

外祖東論ヲ選フ

玉堂錄ニ當ル人
ヲ議ス
全羅監司道内水
災ヲ啓ス
方蛟峰方正學劉
靜修文集ヲ抄ス

川海錄ヲ寫ス

尙書旁通ヲ見ル
太學ニ重到スル
ノ詩ヲ口占ス

均館、乃天使謁聖舉動也、大司成奇公(大升)禮判金貴榮、司藝朴希立、戶曹正郎李長榮、皆相見、吳二相謙相問、余往見于依幕、聞三公議欲啓宋參判純收叙事云、此實錄用先朝舊臣之盛事也、天使儀仗至、諸官及儒生、皆鞠躬祇迎、尹舍人根壽、又讓於余、遂爲假館官班首、行禮於假天使、儒生五百餘人、皆再拜於中庭、堂下官先出、又爲祇送、既畢、余先從司贍寺路出來、直至玉堂、李校理暨交代而出、○申修撰出而趙著作入、余與趙君談話、○選外祖公(崔博)東論、○藝文館吏來告、大提學命製謝恩御前表及方物表、○與趙君議玉當錄可當之人、○全羅監司啓聞道内水災近古所無云、○朴彥偉受刑一次而出、

二十三日 晴、見方蛟峰方正學劉靜修文集、而抄其百一焉、○奇大司成簡及周易旁註來、○副提學簡云、二十八日練祭時、吾等雖無衰服、而安然退在、恐甚未安、合早趨外班、俯伏以埃何如、余復曰、宜以二十七日二更、詣昌德宮玉堂、於祥祭時、俯伏於庭爲可、○倩書寫官及冊色吏崔彥國、寫川海錄、○見尙書旁通、愛之、○吏曹佐郎具朴(仲)時中過訪小酌、○夕、口占重到太學小詩、

二十四日 晴、夢見走馬、○昨夕、口占重到太學詩云、一別芹宮四七年、重來

戊辰六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

御前謝恩表及
方物表ヲ製ス

松栢故依然、風霜萬變猶強項、正性從來受自天、蓋余(中宗三十二年)丁酉秋、以生員暫遊芹宮、戊戌年以權知學諭、免新於厥館、己亥十二月、以學諭入來、至辛丑六月、遷于檢閱、其後不復到厥館、今則重遊於二十八年之後、故尤以為天幸焉、○製御前謝恩表及方物表、正書付書吏、○採摭二方及劉文集、○避暑、與趙著作、遷坐于大廳、○未時、直提學入來、談話良久、晡時、出門、詣尹僉知大用宅、李正士文、亦來會、鼎坐談話、共愍元禮之為永川、未幾回舍、見金景憲、鄭良佑、高敬祖、李春壽之刺、○海南李宰士英書問及乾秀魚四尾、乾魚七尾、扇三柄來、古阜鄭守復始、送扇子四柄、殷栗李希荃、送民魚二尾、乾都味魚二尾來、○柳叅判景深、惠送沈鰻及母醬來、○沈浚、持所寫秋江冷話來、深喜、以扇為謝、○館中、以明日有議事分發來、○招鄭彥洪、彥湜、饋飯贈以一扇、以明日將下歸、既免新也、○葵樹察訪高德符綱中來訪、厚於韓妹家者也、○許浚來謁、贈以扇子、○喜晴、

二十五日 晴朝、薛公弼來、告今日歸南鄉、余修了家書、以付之、○富寧族人金世熙、送黃毛五條、求簡救其子之考講、余從之、○食後、以有議事一會、詣玉

沈浚秋江冷話ヲ
寫來ス

玉堂上劉シテ佛
寺ニ設齋スルノ
不可ヲ論ズ
○宣祖實錄六月癸卯
(二十五日)條

光霽許篈許錡ノ
登第ヲ見テ激勵
ノ志アリ
光霽ヲ孤竹書院
ニ送ル

遠接使明使ノ詩
ヲ書送ス

堂、副提學(守眞)盧公直、提學(金應)金季應、典翰(起文)閔叔道、校理李暨、副校理黃廷彧、著作趙廷機及八人皆會、以聞、頃者於明宗設齋于寺、又於今之小祥、將設齋于寺、議欲上筭、僚中以起草屬余、余暫時起草以呈、盧公為之修潤、々々處過半、申時、歸舍、見李淳來到、○訓鍊叅軍李億蕃來去、○是朝、權沃川(詠)送蛤來、○上筭筭子曰、予雖在宮中、而如此等事、則果不知矣、然予當以命罷設齋之事、啓達慈殿、伏讀答辭、則從諫如流之美、不勝嘆伏、○柳夢翼來去、○夕、與光霽、議不送于湖南、送于海州文憲堂之計、光霽、前日好象戲服玩、而懶於讀書、頃見許篈、許錡、登生員、有激勵之志、故秋送于孤竹書院、令讀誦四書、明年仲夏、乃率來為計、○二十八日、昌德宮齋宿時、初嚴未正三刻、二嚴申初二刻、三嚴申正、二十六日 晴、武嘉善李公潤德、來訪而去、○新羅州牧使林誨獻可過訪、余談話象戲、余加勝一板、鄭雲山良佑來訪、余以光霽九月詣海州文憲堂、乞救襦衣、鄭深以為諾、○兵曹吏李枝榮來言、崔鷹定于沙峴近處、崔福男、新門城上第二次、宋君廷彥、以無填闕行下、故不得為矣、○遠接使書狀、兩使頻々作詩、密付頭目、戒不出示、僅得一篇、潛贍上送云々、○以尾扇及扇一柄、送于呂

混時以父爲陽德宰，故挈眷往衙也。○朴舜元來訪。○金蘭玉來去。○尹剛中來謁。時居明禮坊瓦窰豆得里也。○李淳來謁，授粲，且以詩吐見假。

明日小祥ヲ以テ
武昌德宮慕義殿
ニ詣ル

二十七日 陰，罷漏後起，未明，詣迎秋門外，待門開而入，以交代黃校理，當早赴祭執事也。申正，大駕以明日小祥，發向昌德宮慕義殿，希春及趙著作廷機，以上下番侍從，雨微洒而還止，陪乘輿至昌德宮，由敦化門，歷肅章門，至夾陽門前而退，退至玉堂，典翰閔君，一校理李暨及黃校理申修撰，皆以祭執事來會，共登小樓，夕，余與閔典翰同宿一房。○聞刑曹叅議陳寔卒，神不勞愷悌，深可痛惜。

陳寔卒ス

小祥祭アリ

二十八日 晴，三夜見天晴，副提學盧君（守慎），以在家未安入來，以三更四點，詣進善門外，以無衰服，不得入百官陪祭之列故也。上之祭也，始於子末，以題主節次甚遲甚久，四更一點，進善門外東偏，忽有人驚呼，有一人猛嘯，衆皆驚呼奔潰，自東而趨西，倉卒間聲勢叵測，余驚走一匹地，盧亦走十尺間尋止，聞進善門內，亦有驚惶猝入之人，百官陪祭者，爲半奔走，亦一變也。五更，祭畢，余等還于玉堂，晨喫早飯，詣夾陽門外，陪大駕還于景福，自光化門，至經筵廳之北，跋

外祖東鑑論ヲ畢
書ス

脚奔走，其苦不小。上既入宮，館員復爲問安之舉，遍至三殿，三問安，至沈大妃殿，喻以今日罔極，且賜退膳，臣等喫退，至建春門內軍鋪，一司七員，同對朝飯，遂各散。余與趙君詣玉堂。○巳時，招光霽令與內醫朴薑相見，問療疾，皆饋煮酒，余示光霽御覽冊及題名記，又許觀覽漏刻而去。○書寫官文瑞麟，畢書外祖東鑑論，可喜々々，又以尙書旁通二冊寫資，付瑞麟，鄭致等四人。○潭陽鄉

格物通ヲ採摭ス
崔鷹假部將ノ牌
ヲ受ケシム

明使遠接使ニ本
國人學術程朱ノ

吏全億命，持細君書來，監司給稻廿石，宋叅判通于長興，趙君希文，得輸至綾城，綾城宰蘇遜，又輸至潭家，宋公又惠白米十斗，一家稍蘇云。○去夜，夢見細君，今日見其書。○昨日，趙著作（廷機）於自警篇好生門，蘇東坡條，得便使不活之語，於聯珠詩，變字格，得便教更白三千丈，民命如絲，續得變，皆以明便字，爲假使之證，蓋余前日釋語錄，以便釋爲假使，李公後白奇公大升，皆以爲不然，故趙君云々。○始採摭格物通。○聞洪濊遭母喪，卽修弔狀。○與趙談話從容。二十九日 晴，晨，令書吏往受崔鷹假部將牌子，宣傳官廳。○同副承旨金公啓，惠送加赤茯苓香，薰散二服來。○今日，三度習儀也。○司諫院喝道姜義孫，乙巳年秋八月，爲余正言時前導者也，來見喜甚，饋酒。○遠接使書狀來，本月

戊辰六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

如キ者ヲ問フ
○宣祖實錄六月丁未
鄭夢周趙光祖等
ヲ以テ對フ

明使本國先儒ノ
著述ヲ見ンコト
ヲ求ム

明使ニ示スベキ
諸儒著述ヲ精擇
セシム

二十八日、臣陪兩使到東坡、副使謂通事曰、汝國乃文獻之邦、能文者固多矣、學術如程朱者有之乎、對曰、有之矣、副使曰、姓名爲誰、對曰、前則如鄭夢周、權近、後則如趙光祖、李彥迪等、卽其人也、其餘亦多、而俺未能盡記其姓名、副使曰、然則必有著述文集、行於世矣、對曰、固有之矣、但或因子孫不肖而不能傳、遺失者有之、雖或存者、完本蓋寡、副使笑曰、天下一般矣、中國亦如是、甚者或盡賣家藏萬卷、先祖述作、亦能棄置也、雖無完本、若見若干篇足矣、汝語遠接使、知會云々、臣令通事答曰、我國承中國教化、代有致力於學問者、但未知所學之醇疵、然往々亦有著述、若欲垂覽、當搜求進呈、副使又答曰、許多文章、必多可觀、吾欲知人材之盛、學問之高、今承回語、多謝々々、吾只一覽而已、觀此副使言端、似是留意於學問、前代及我朝諸儒著述、宜十分精擇、繕寫成冊、以給事、啓下禮曹、此王天使識見、高於已前諸詔使矣、○竊念、高麗禹倬、鄭文忠、二傳、及權近、新羅神武王復讐論、(金顯孫)瀾、纓子非鄆人對、南秋江鬼神論、李晦齋與曹忘機論、無極太極數書、皆足以爲發明道理之文、而示於上國之名儒者也、○伏見晦齋李先生集、不載乙巳八月政府啓十事文字、此誠一大欠事、當

理學諸儒ノ述作
ヲ議定ス

通于政院而騰來、○趙靜齋(庵)光祖春賦及圃隱集題淮陰廟觀魚詩、皆當表出以示、○禮曹吏來言、三公以朔祭詣慕義殿、請於明晨參祭、後於賓廳、招朴忠元、吳祥奇、大升、盧守慎、柳希春、及禮曹判書金貴榮、叅判李友閔、叅議任韓臣、議定理學諸儒之述作、遣吏遍諭、卽通于一校理李璽、李君日暮忙來、余亦由光化門歸舍、日已昏矣、搜出慕齋集、得崇小學傳、旨公州重修鄉校記、及鬼神論冊、寒暄堂先生行狀冊、又伏念、外祖錦南先生學問該博、尤精於性理之學、議大行廟號疏、亦甚精密、不可預於是選、亦已草錄矣、○見韓弘濟鄭應奎、朴汝柱之刺、○追記、昨午、以示醫問疾、招光雯來玉堂、令觀上直房、及御覽冊、先生案漏刻而去、○見務安宰所送狀紙三卷、尾扇二柄來、

七月大

初一日、戊申、四日、亥正立秋、

初一日、晴、以議定諸儒述作事、被右相祭于昌德宮、而招我輩、余以四更詣昌德宮、入闕門、至依幕、被朴公忠元、禮叅李公友閔、相邀見、尋以右相更命會

諸儒述作ノ事ヲ
議ス

戊辰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初一日)

大儒十人ヲ議定
シ其學行ヲ草ス

于景福宮、故退休于家未明、復詣光化門外少憩、俟開門而入、余與大司成奇大升、副提學盧守慎、特被選於領相、膺是選、右相招議東方之儒、余等以禹倬等十人爲對、退于尙瑞院、會弘文館同僚、同議爲之、十大儒卽禹倬、鄭夢周、吉再、金宗直、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金安國、徐敬德也、余草禹倬、吉再、趙大憲、金慕齋之學行、奇明彥、草李晦齋、徐敬德、兩校理、草金寒暄、盧君草、鄭文忠、若金佑、畢鄭汝昌、則用輿地勝覽及前年所述、○日將暮、歸舍、權沃川得卿、丁世球來去、

明使成憲王璽來
○宣祖實錄七月己酉
二日條

初二日 去子夜驟雨一場而止、○以天使成憲王璽入來、百官四更三點間、先詣慕華館、余於館員先到、副提學盧直提學金亦至、同依幕、朝、吏曹以金季應爲奉詔官、以余爲預差、吾二人、先行到闕、入弘禮門、西偏、寓坐別侍衛廳、尋與閔叔申冲卿、至勤政殿庭、是日、天陰風涼、甚慰人心、天使卯時到慕華館、已初、入勤政殿、上先到率百官、以朝服祇迎詔勅上殿、三行四拜、舞蹈叩頭、山呼禮畢、百官退、余等亦退于前寓別侍衛廳、尋出漢城府而少憩、未時、至尊、以下馬宴、詣太平館、百官從行、是日、分半行禮、百官一半行禮於迎詔勅、一半行相

王百官ヲ率キテ
迎詔ス

見禮於太平館、上以黑團領、相見成禮、七酌而罷、夕、還宮、行至廣通橋、驟雨大作、人多沾濕、歸舍、二更初矣、○再退別侍衛廳、見從事官校理辛應時、修撰李海壽、

明使ノ謁聖

前漢書ヲ沈喜壽
ニ借ル

初三日 陰、午、雨驟下、○罷漏、以天使謁聖、余爲假館官而早詣、副提學亦以製述至、閔典翰、黃校理、亦以假館員至、共坐一幕、聞梁光州公變亦至、邀與相見、朝飯後、以天使今日被主上之請、不爲謁聖、而受翌日宴、辰正、動駕、余等遂詣太平館、至中道、遇大駕之過、得入隨行之列、典翰、校理亦然、至太平館近處、依幕、脫上衣、以帖裏相對、奇明彥連日相見、申時、隨駕送至光化門外、大駕既入光化門、吾與金閔二君、姑入刑曹內依幕而來、日已暮矣、○見碧沙察訪權遇入城、以扇六柄、狀紙三卷送來、○沈喜壽、以前漢書四十冊、見借送來、○清州判官李柱國、送糞土來、

明使成均館ニ詣
リテ謁聖ス

戊辰七月（初二日—初四日）

明使慶會樓ニ遊覽ス
○宣祖實錄七月辛亥（四日）條

語錄疑晦處ヲ遠接使朴淳ニ抄送シテ明使ニ質ス

○宣祖實錄七月壬子（五日）條

李大伸續蒙求ヲ印出送來ス

簷下、與禮判金貴榮談話、尋入西齋、天使上堂、據交倚而坐、堂上舉行禮後、堂下官館員五十餘人、^ハ入行禮、天使坐而受之、儒生千餘人、庭下再拜、天使起受、與待堂上官同、余等先出、憇于依幕、羅牧林誨、亦相見、天使以已未出、諸官祇送、午、余歸舍、○天使自成均館赴景福宮、遊覽景會樓、^{（慶）}受請宴于勤政殿、○花梁僉使朴麟壽瑞卿、送蘇魚醢一缸來、○尹舍人、送奇效四物湯五服來、○天使被主上懇留、爲淹明日云、深喜々々、○抄出語錄疑晦處、送簡于遠接使朴公、淳處、使從容俟間而質問、幸得天使詳答、何幸如之、○吳姊簡來、秋將改造舍、以祠堂材木爲乞、○李淳來、授點心以送、

初五日 晴、平明、詣漢城府內依幕、與同僚、辰正、隨駕、至太平館近處、與盧副提學、金季應、閔叔道同寓、忘形同歌、修撰宋應漑、以咨文點馬入來、招與相見、寡悔、與余集句作小詩、酉時、上馬宴畢、上還宮、臣等隨至光化門外而退、○歸舍、見許筭來俟、適合浦兵使李公大伸、印出續蒙求四件并元本送來、余即予光雯許筭各一件、○續蒙求校正開刊甚精、李公又倩文儒作跋可觀、十七年用工之書、一朝成就流行、喜幸無已、○大靜李世蕃子息、送菓枯三升、全鯁等

語錄問目ヲ遠接使ニ托ス
晉州故進士河宗嶽妻李氏誣獄

明使成憲王璽還ル
○宣祖實錄七月癸丑（六日）條

明使物貨ヲ受ケズ品紙ヲ受ケルコト太ダ多シ

物來、○以奇效四物湯、送于潭陽、○以語錄問目、送于遠接使朴公和叔、使一路從容問之、○南原陳公夢日宅奴、持細書來、晉州故進士河宗嶽妻李氏、爲夫出和叔使一路從容問之、○見淳昌守辛璉、惠泡太二十斗、白米二石于潭陽家、

初六日 晴、罷漏後、詣慕華近處、卯時、大駕至、皆出次俯伏、辰時、天使成憲王璽至、百官皆詣迎詔門之西、列坐以俟、上再行酒、天使答禮而出、乘轎而行、近迎詔門下、轎步進、三公進前相揖、天使令堂上官、並進前相揖、其餘百官、再拜以送、天使所受之物、咨文紙各六十張、表紙各四十張、柳目紙各五卷、并筆硯墨丁而已、雖不受物貨、然受品紙太多、可謂居清濁之間也、氣象則從容開爽之人物也、○午時、上還宮、百官隨駕、至光化門外、侍從玉堂之臣、於承旨納問安後、隨而問安、未時歸舍、○是日、於迎詔門外、曝於烈日、人皆不堪其熱、○李淳、尹世良來去、○永川郭懷瑾、故司諫珣伯瑜之子也、書簡於我、悲感、以扇子表情、○尹軫來去、○康津李繼福、延福、以忠順衛失官、教事、送奴來、余通簡于鄭正郎彥智、○大靜故李世蕃子忠良、忠賢、送全鯁一貼、菓枯三升來、余以

新印續蒙求ヲ閱

扇二柄爲謝、○李淳來、告明日歸蔚珍、余以扇一柄及了關東伯書給之、○獻陵叅奉金可賓、送草十束來、○李友仁、持感興詩註一冊來、○閱續蒙求新印來者、甚愛之、○伏念、去夜夢侍先君子、不勝感慕、○許筭來去、○夕、柳夢翼來訪、○直提學金公、送炬四柄來、

晉州河宗嶽妻李氏ヲ救フ

初七日 晴、朝、以救晉州河宗嶽妻李氏事、詣慶尙監司鄭公惟吉宅、不遇留刺、遂訪梁光州應鼎、囑家眷上來時事而來、梁云、上道監試、官時、出群龍滿朝賦、有一舉子云、嶺之北兮海之南、收久繫之忠良、蓋指先生與寡悔氏也、○

梁光州送狀紙一卷、常紙三卷、白紙一卷、真墨二丁、扇四柄來、○宋希達來去、

○公州牧使李公楫來、告十三日下去、○書寫官李精來、寫群玉、續蒙求等題

目、○崔福男來、告下去、余約覓送朝謝、○泗川縣監鄭承憲、送全鯪、熟鯪各一

貼、乾紅蛤一斗、扇八柄來、○以李退溪所更定(李彦迪)晦齋行狀、送于禮判金公貴榮

處、○陳希壽來、○閱典翰、送柴木一同、炬三柄來、○李友仁、持感興詩註一冊

來、見假李悠、持辭學指南一冊來示、皆深可喜也、○給奴婢朔料、三奴各米五

李退溪更定晦齋行狀ヲ金貴榮ニ送ル
奴婢ノ朔料ヲ給ス

斗、婢各三斗、○金承旨啓簡來、○簡邀鳳山郡守白惟溫、○李鷗壽來去、○驪

河進士宗嶽ノ養子陳海壽來ル

河宗嶽前室ノ女河氏繼母ヲ害シ家産ヲ專存セントス
河氏四寸大父曹植

監司鄭惟吉ヲ訪ヒ河宗嶽妻氏ノ事ヲ言フ

○宣祖實錄七月乙卯(八日)條

州陳漢佑商晦來、陳海壽、自晉州歷南原上來、乃河進士宗嶽之養子也、河進士妻李氏、大司憲仁亨之孫而薦舉科翎之女也、年二十八喪夫、哀毀備至、罕有梳洗、以禮自守、聞於鄉閭、前室女金勵之妻河氏、居于丹城、謀欲害繼母而專吞家産、造成奸淫之說、浸潤其四寸大父曹植、使囑于都事金逸駿、焚惑監司、以屢聞爲公事、發軍掩捕囚禁、并囚奴婢十二名、刑問或二次或三次、一鄉大小人民、連名等狀、尤爲辨明、逸駿執迷愈甚、於刑訊三次之後、監司以辭狀不叅公事、逸駿擅論到付、又令加捉奴婢、期於究竟、晉牧崔君昆陽趙君、皆以爲曖昧云、

初八日 雨、喜雨也、朝答晉牧之書、以河宗嶽妻氏受冤辱事爲答、○早朝、往訪新慶尙監司鄭公惟吉、元、懽然談笑、仍白河宗岳妻李氏冤枉、鄭公亦深以爲然、柳太浩亦至、良久乃來、○禺中、以有議事一會、詣玉堂、盧副學金直學、閱典翰、黃校理、宋修撰、應漑、申修撰、湛、趙著作、廷機、凡八員會議、以六條上疏、屬余起草、黃、趙亦受令、申時、冒雨歸舍、○陳海壽來去、○是日、政、鄭淹爲掌令、金景憲爲永川郡守、○夕、權沃川詠來訪、璧子 亦來謁、○奴等受祿來、與

戊辰七月(初七日・初八日)

夏司諫祿無異、

高山縣監禹昌齡
要錄ノ印送ヲ託
ス
沈喜壽ニ濯纓子
ヲ上疏ヲ觀ンコト
ヲ求ム

初九日 陰、細雨而止、南鄰及金僉使壽億家、連送饌來、○鄭監司惟吉、送人存問、○羅僉正、議換冊簡來、○丁世球來、告明歸湖南、○韓嗣辛來去、○忠州尹仁敬來謁、希任之子也、○聞尹公致遠家、多有左傳、余借一件、尹公以念後還家、當見假云、○內資正尹君剛元、來過談話、贈以扇、高山縣監禹昌齡來、告下直、余以通鑑前紀、歷代要錄、印送爲託、○沈喜壽來求墨、以一丁贈之、因乞觀濯纓子上疏、○鍾城金恭守及韓淳孳子龍壽、並以其丈翁與父被囚會寧事、上來有饋、余却之、只受金生之布、饋以扇及點心、○未時、閱典翰送奴僕來迎、余出門詣鍾城府使金公命元宅、不遇而入玉堂、典翰交番而出、○路遇鄭淵夫、聞已考得司憲府監察先生案、而出給公文矣、

初十日 晴、朝聞十一日有朝夕講云、○軍器判官崔潤湖來訪而去、○草十二日所上之疏、○副學盧公、以明日有朝講、未時入來、余少留講論而出、○歸舍、見驪牧徐偉之刺、○兵曹吏李長榮、持所出崔鷹部將差帖來、○旺心里朴千根、持蔬菜來、○生員李純仁、持截江網來訪、借余語錄草去、○金僉使壽億

宋叔環來訪ス

來去、新康津薛彥國、保宗之子、而於我葭葦之親也、

十一日 晴、夢見細君上來、○內資僉正宋公叔環 來訪、乃丁未年高山縣

沈喜壽南秋江金
濯纓朴訥齋疏錄
ヲ送來ス
鍾城府使金命元
來訪ス

監時、相厚於海南者也、時年七十二、精力不衰、志槩貞直、深可敬嘆、余以一扇贈之、○副提學盧公守慎、自出番過臨、見余所草疏、談論暫時而去、錦山郡守李挺、甲子生也、以典翰之勸來見、余以宋君直推尋婢子事及全清河稱念囑焉、○羅僉正兄家婢、見捉禁亂、乞救於我、我通簡于持平、會已除、○前訓導李明德來去、○筆工昌孫來、造筆十四柄、○昨夕、金恭守來宿、今朝饋飯、○羅僉正宅、送西瓜來、柳都致獻西瓜二介來、○司諫宋賀慶叔過訪、談話而去、○沈喜壽、送南秋江金濯纓朴訥齋疏錄來、○鍾城府使金公命元應順來訪、余以稱念鍾人屬之、應順曰、此施之易耳、

十二日 晴、朝、以有議一會、詣玉堂、乃申定前草之疏也、余所草者太略、著作趙廷機之作、亦不敷暢、唯校理黃廷彧之作、發越可觀、副提學盧公、取而修潤、余亦從傍贊助、其篇之多、至於二策問、令趙著作寫之、日暮、達于承旨、留門而畢寫、余觀而讀過、副提學著名張背、留付入番而退、○初昏、著作持疏詣政院

○宣祖實錄七月己未
(十二日)條

戊辰七月(初九日-十二日)

玉堂六條ノ疏ヲ進ム

明宗實錄廳ノ設立及ビ曝曬別監分遣ノ議

朴命星祿牌所志ヲ呈ス

王館疏ニ批答ス(宣祖實錄七月日未(十二日)條)

注擬一ニ請囑ニ徇フ

南袞ノ官爵追奪淨業院ノ革罷

而入啓疏有六條、一曰立志、二曰齊家、三曰尊正統、四曰正朝廷、五曰定是非、六曰禁淫祀。○南原府使邊永清送帽扇來、玄風縣監柳德粹送扇來。○春秋館堂上議設立明宗實錄廳及遣曝曬別監于三道。

十三日 晴朝、前監察丁世瑗來傳沈同知之言、甘斤之詐也。○未明、送書簡、扇子于金鍾城命元處。○書吏尹思殷來謁、余令寫朴命星祿牌所志、呈于兵曹。○具思稷來見、相見喜甚。○上答館疏曰、觀此疏章、皆是格言、深用嘉焉、但疏中有曰、仕途不清、公道不張、圖官者先擇炎冷、注擬則一徇其請囑、至於政令之間、或廢閣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終云、是皆予心不正、不能正朝廷而然也、不勝赧然、且注擬則一徇其請囑云者、蓋指銓曹而言之也、銓曹亦其能無責乎、右尙宮者、先朝雖在宮中、而非侍衛之人也、有何專擅之罪乎、近日諺書亦不知、故不從公論、南袞、中廟朝大臣也、追削官爵未安、淨業院、乃先王後宮所居之處也、故先朝亦不革罷、而到今革罷未安。○一徇其請囑一字、余前日再三欲改、同僚不從。○陳海壽來去。○修了全羅方伯簡、送于宋司諫賀處。○漢江李元凱妻安氏送西瓜來。○兵曹吏宋連星來、言朴命星官教祿牌當出於

政事之日、余更以一扇贈之。○閔正郎忠元、崔獻納頌、崔承旨顒、相繼來訪、談話而去。○朴舜元曾送西瓜、又來訪。○寶城郡守鄭仁寬、以諸般扇子、不剪紙、三卷、謄寫尙書釋送來。○館書吏來、請明日入番隨駕。○金恭守寫南秋江疏。○送稱念于李錦山處、夕、永川郡守金景憲來議其事。○聞韓山金濂、谷城吳鯨皆沒云。

○宣祖實錄七月辛酉(十四日)條

臺諫避嫌ス

弘文館上劄シテ臺諫ノ出仕ヲ請フ

十四日 晴、上以備忘記傳曰、今見玉堂上疏、有注擬一徇私情之意、予甚駭愕、如此之事、爲臺諫者、所當論覈而未見彈文之至此、朝廷無剛直極言之臣、而然耶、予意、政院知悉。○朝辰時、以館中有議事仕進、以臺諫見上、教而不自安、避嫌退待物論也。副提學盧公直提學金公修撰宋君著作趙君及余會議、又通于慕義殿祭執事黃校理、申修撰五人、同上劄子曰、臣等所謂注擬一徇其請囑者、泛論舊習之猶存、非有所指觸而言之也、臺諫別無所失、請命出仕、答曰、如啓、遂招兩司官使就職、臺諫入來、再啓不可就職之意、而退待物論、館員再會、又上劄曰、伏以、臣等之意、非指論臺諫也、凡泛論時事、而臺諫輒以坐遞、則極爲騷擾、請命出仕、答曰、如啓、又牌招臺諫使出仕、他員就職、掌令崔弘

臺諫無キヲ以テ
慕義殿ノ親祭ヲ
停ム

弘文館兩司ノ處
置ヲ議ス

潤持平蔡蘭宗後到、以大憲等就職爲非、而退待物論、○是日、余入番、而直提學出、○政院以無臺諫、則不得舉動入啓、今日慕義殿親行舉動、遂停之、○夕、申修撰爲下番、

十五日 晴、朝、掌令鄭淹來、啓雖不參前日完議、亦不可就職之意、○本司副直兩學、閱典翰宋修撰、趙著作及余六人一會、欲議處置兩司官、適蒙被退膳之下、○晝講、論語雍也子華使於齊章、希春、因周急不繼富、此如盛水之器、欠則添水、滿則不添、蓋聖人稱物平施之道、易謙之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書所謂滿招損謙受益、皆是理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窮困之民、詩所謂哿矣富人、哀此惇獨是也、非唯人之居產有貧富、州府郡縣、亦有豐約、故同名爲州、而其實有懸殊者、同名爲縣、而亦有大相遠絕者、凡監司卜定別徵之物、宜視其實而爲之隆殺、又曰、朱子於此章、以爲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予無吝、寧廉無貪、人君之於下、亦必取之有制、常以損上益下爲心、而不至於剝民以利己、幸甚、講畢進榻前啓曰、近來凡命令捧承傳之事、諸該曹不即奉行、其間或有勢難奉

○宣祖實錄七月壬戌
十五日條

慈殿ノ違安
○宣祖實錄七月壬戌
十五日條

弘文館上剗シテ
司憲府ヲ論ズ

行者、亦當具由回啓、而亦多遲滯、漸成解弛之習、故臣等於疏中陳之、非專指銓曹而言也、又曰、災傷敬差官發遣之時、既命察其災傷、又命察其不法、抽性一二官以遣之、守令雖善居官者、若出於不法、抽性、則爲御史者、不得摘發其過、已致罷其職、故民皆悶望焉、若使御史於其道內、隨所聞見、有不善爲治官者、則採公論啓聞、恐或無妨、上曰、此當言于該曹議處、臣又啓曰、御史發遣之時、自上傳教曰、不善守令、隨所聞啓罷則可矣、善治官民者、或見罷於不法之抽性、此衆情所共悶者、故敢啓、備忘記傳曰、予意經筵官所啓、問于該曹者、蓋所啓之事、自上當處置、而但欲知該曹之意也、更思之、該曹則不可與於此、所啓之辭、問于大臣事、招郎廳語送可也、○晝講、上問劬字音義如何、承旨柳埜對以音斤、希春對以未詳、請退考字書、然後乃啓、○上語希春曰、玉堂六條甚善、良用嘉焉、○日將暮、上以慈殿自昨夕違安、命罷明日常叅經筵、招醫女入內、令醫員待門、副提學以下六員、自一會、進于最東慈殿門外問安、仍見醫女善福問之、則云心熱頭痛、脾胃傷敗、不能進食、心腹又痛云々、輿情悶極、聖上亦不進晝膳、而憂悶罔涯云、○副提學盧公、借吾馬一日而騎之、○館一會、議

戊辰七月（十五日）

二八七

定上筭子曰大司憲鄭大年執義安自裕持平李友直以完席之議爲同僚所論勢不可在職掌令崔弘備持平蔡蘭宗既參其議不可獨在其職請五人並命遞差掌令鄭淹初不參於完席之議諫院又與法司不同尤不可引嫌退避請鄭淹及司諫宋賀獻納崔頌正言金孝元並命出仕答曰如啓當日爲政可也。是暮承旨以問安慈殿之故至昏乃始爲政夜二更金貴榮爲大司憲希春爲執義李憲國爲掌令鄭彥智柳濤爲持平盧守慎爲大司諫余之此拜實出意外申冲卿來宿一房以余之請也憲府吏一人自政事處來謁○希春入執義首望」

金貴榮大司憲柳希春執義盧守慎大司諫トナル
○宣祖實錄七月壬戌十五日條

柳希春執義ヲ以テ肅拜行禮ス

十六日 晴早朝與冲卿對飯聞弘文館員已以問安慈殿入東偏交代典翰亦已至故遂詣承政院南邊依幕而坐玉館舊僚皆伴存問辰時肅拜于三殿到文昭殿側又食憲府之飯遂出東門詣禮賓寺近處依幕以俟持平掌令等先入于憲府然後乃入蓋齊坐之體自下先入也掌令持平祇迎於門內十九監察祇迎於門外余皆行揖至執義廳復至齊坐廳上官掌令持平四員就行公禮十九監察亦趨而行禮書吏所由亦行禮於庭下受禮畢吏進仙藥呼奉

署經ヲ行フ

嶺南湖南ノ水災

金鸞祥孽産陵嫡ノ事ヲ言フ

慈殿煩熱
○宣祖實錄七月癸亥十六日條

藥放藥正公事以假關子二道呈於我余署之還下執義廳掌令持平監察書吏所由復相繼來行私禮午大憲金公(貴榮)入來掌令持平迎於門外執義迎於門內執義先行公禮臺長次之私禮亦如之復同坐繩床尋就完席署經監察尹泰復高原郡守沈鐵康津縣監薛彥國等復議當今修舉廢墜禁止防納嚴治養郊馬偷竊故放之罪均平京畿馬草等事城上所前所啓申士(積)貞石尙宮事也申初歸舍○廣興倉副奉事李思騫及奉事朴君允秀來去○內資僉正宋君叔環送論語六冊來○聞嶺南湖南有水災田穀既損秬稻亦多朽云○黃君大受來訪具言竹山李幼麟被侵虐於宋宥云○直提學金季應(憲詳)過訪具言擊産陵嫡之事○柳夢翼宋希聖相繼來去金蘭玉來去○監察十九人來納名而去○是日午後驟雨一刻而止○慈殿煩熱政院啓曰慈殿不平常十七日 晴早朝以參謁詣議政府上持平鄭彥智淵夫來同坐談話未幾入行參謁於領相右相前各行再拜禮於贊成東壁再拜參贊亦然禮畢而出與鄭君對飯而出歸舍見監察尹泰復新署經後來納六行名銜至拜于婢子而去○李麟壽來去○昨日上官於中門外出入小吏於左邊鞠躬從之若執衣

退溪忠州乘船十
九日將ニ入來セ
ントス

○宣祖實錄七月甲子
○十七日條
○昨日領相云、眉
巖第十六日條ニ擊ク
領相抽性聞見偏
廢スベカラザル
由ヲ陳ス

然蓋昔老病執義之古風也、可嘆々々。○慈殿(中宗二十七年)壬辰生今年三十七、年齡未衰、
而以尙執行素、氣力頗儻故也。○昨日來納名監察十九人、卽李彥亨、李珩、尹
海、李安邦、李性、李宗元、李堯賓、金復輝、尙著、孫金九思、尹成殷、閔思宣、鄭滉、閔
寶命、李壽天、柳龜壽、尹大年、沈友聖等也。○探問退溪先生信息、則今日自忠
州乘船、十九日將入來云。○招文瑞麟、使寫補冊及題目。○惠山僉使具澤來、
告赴任、余以咸興十九史略爲請、以其兄洽爲咸判官故也。○羅仲默兄、送三
果來。○禮賓副正李昌來訪、具言所遭橫逆事。○羅州新及第鄭謙來訪、其字
仲實。○慈殿氣候虛煩、未得安寢、深悶々々。領右相請慈殿開素。○昨日、領相
議、伏見柳希春所啓之辭、不法抽性之事、果如其言、守令雖愛民良善之員、居
官處事接賓客修上供、其間法外區畫之事、不一而足、若指摘而尋捉之、則未
有不法之守令也、但於聞見之間、亦未必盡實也、嘗見年少氣高、別常亦有乘
一時喜怒而啓罷之者、此弊亦不可不慮、臨遣之時、戒詳審勿容私意、反覆聞
見、明有證驗、然後啓聞、則庶免柳希春所啓之弊、然不法抽性、亦前古常行之
規、若諉諸尋常、全廢不察、則亦將啓守令恣爲不法之弊、抽性與聞見、要在自

朴自成死ス
臺諫申士楨石尙
宮ノ事ヲ果啓ス
○宣祖實錄七月甲子
(十七日)條

金興祖歷代兵要
ヲ送來ス

東壁ニ坐シテ開
印ス

上斟酌臨時間行、庶無偏廢之患、伏惟上裁。○羅仲默兄、送續綱目十九冊來、
通在潭陽家冊、爲五十四冊矣。○余欲以左傳易之、羅兄之所許也。○權胤社
來言、諸生五人、共擲玩心圖、以賭博見捉於夜烏介、乞減除、余卽行下于禁亂
色。○以脯肉一束及乾雉、送于沈同知(蓬源)希容宅、每月遺饌味者數度、感假舍之
恩也。○聞羅州朴自成身死、驚恠々々。○府院皆逐日啓申士楨石尙宮事。○
金興祖來訪、以扇贈之、許浚亦來去。○午、驟雨一番。
十八日 雨朝、前叅奉南尙夏來訪、故司評善士世贊之子也、於丈母邊、亦爲
七寸族下矣、朴汝柱來訪、具言李無疆妻氏困於頑奴之事。○金興祖送歷代
兵要七冊來。○宋海容、自湖南、昨日入來、傳送家書、一家無恙、細君以八月二
十五日發來、黑團領苧短裳來、短裳卽張裳也。○全州盧府尹、送白米一石、油
一斗于潭陽家、潭陽伯、亦於六月、惠米二石、谷城宰、亦有小惠云。○宋企翁書
云、不勝感慰之極、欲謝無言。○長城徐翹誨繼文、余曾送墨、謝簡來。○康津吳
門慶書及全鮒十五介來。○以麥七斗、買長獨席。○辰時、開持平掌令已仕進、
乃仕進、掌令等祇迎、余坐東壁開印、受所志數十道、其中李無疆妻氏頑奴橫

承文院官吏ノ皮封誤書ヲ論ズ

勅字ノ義ヲ啓ス

○宣祖實錄七月乙丑(十八日)條

逆事、移關于開城府、廣州族親衛妻、以夫之姪子、乘叔父之病、詐奪文券事、令囚禁窮推、牒報忠清道、郡吏所納貢物、爲江主人所欺、米數石空地棄、卽命捉囚、凡關係風俗侵損於人、莫不受理、獨一二人未及受耳、已而共就完席、以承文院於進賀使之行、遼東都司皮封誤書一字、當該官吏請罷、安印不察承旨請遞、申士楨、石尙宮事、仍前啓、招刑曹吏、嚴教無得於各司移關下人之有罪、苟且縱捨、掌隸院吏無得淹滯決訟、申時、詣闕啓曰、十五日晝講、臣以侍講官入侍、自上下問勅字、臣對以未詳、當退考字書以啓、退而考之、則卽筋字之別作、非他字也、承文院事大文書所寫勅字、蓋因筋字畫少易改之、避而書音同通用之字耳、臣未及回啓、適遷本職、欲於朝講入侍之際陳達、今聞經筵停寢、故來啓、上答曰、啓意知道、如是來啓可嘉、臣伏承睿獎、不勝感荷惶愧、○府啓、承文院當該官請罷、安印承旨請遞、上並命如啓、○是日、政、盧守慎爲副提學、姜士尙爲大諫、

十九日 晴晨、權沃川詠來訪、談話而去、○余呈病于府不仕、○朴都事汝柱來去、○廣州內禁衛李敬國來見、乃余己亥年廣州訓導時故舊也、相見喜甚、

(中宗三十四年)

李退溪ノ入城ヲ聞キ往謁ス

○全羅右水使林晉書及全鰓二貼來、○弘文館冊色吏趙希元來謁、余以扇子四柄都封、送于冊色八吏、令執籌分用、○訓鍊習讀鄭鵬來訪、於蘭萬鴻(月字脫)之兄也、鵬字冲雲、鴻字至遠云、○金恭守來、告明日歸北鄉、余以笠帽白紙各一事、白米一斗、石首魚一束、墨筆各一介爲贐、○潭陽留鄉所、以正朝禮物追行於京在所、於我處、分送白紙一卷、常紙三卷、乾柿二貼來、○禮曹叅判李公友、閱來臨、談話從容而去、○權詠得卿、惠送好墨五丁、茄瓜各百、真瓜、西瓜來、○文瑞麟來寫吾冊、點染新筆、○尹壽甲來聽我語而去、○永川郡守金景憲來、告明日下去、余以郭懷瑾稱念及星州選詩爲囑、○未時、聞李退溪先生、今日入城、寓乾川洞、卽馳進而謁、年雖老、顏音尙舊、談話草々、聞去夜舟上阻風、不得下泊、宿于舟中、水上濕氣、又遭風雨、氣甚不平、方將調理、明日未可肅拜、余遂乞退、○以海衣一貼、蘑菇一升、送于李安道、令達于退溪先生前、○聞恩津宰金士元勳卿上來、卽送書問扇柄、○葵樹察訪高德符、遺我雨具、鞍赤入帛來、○恩津玉樹內隱丁來謁、命饋食、○玉堂冊色吏姜守誠、持內賜十九史略圖目錄卷內、以扇贈之、○恩津宰金君士元、遺大石首魚十五、束沈秀魚五

戊辰七月(十九日)

○宣祖實錄七月甲子
(十七日)條

尾來、○上答院啓曰、石尙宮、年老、自當出家、豈有無窮之禍哉、○夕、僉正宋叔
璟前察訪任希龍、鄰居前柔遠僉使李成弼、相繼來去、

二十日 晴、見朝報、慈殿少差、深喜、典牲署直長權東輔、震卿來訪、乃余以故

(明宗三年)

二相機太虛松亭先生之子、故招見也、聞戊申三月權姦欲害之事、既蒙文定

權機身死シ安東
クニ歸葬セルヲ聞

王后不聽、然後始聞於謫所、即朔州也、以其月二十六日卒於朔州、五月、靈輜

始歸安東、其年仲冬、乃葬云、○海南訓練奉事金景福來訪、余以扇子、各贈權

直長與景福、○權云、前則尹公漑、今則朴淳、姜士尙、朴應男、尹斗壽、尹根壽、皆

(權機)

*

(權東輔)

(明宗二年)

有景慕松亭、記念其孤之意云、○余與震卿、握手悲感、詳問丁未之事、松亭初

竄求禮、次移泰川、又移朔州、凡三見義禁都事、一行驚惶、以爲必死、而公處之

恬然自若云、○以書問退溪氣候于李安道、報云、夜來調歇、暫似平安云、○金

退溪ノ氣候ヲ書
問ス

恭守、韓龍壽、告歸北鄙、書寫官金繼南來去、○朴舜元來去、金浹來去、○晋牧

崔應龍見叔、寄送乾海蔘二斗、鹽銀魚五十尾來、○辰末、聞持平掌令仕進、然

後乃仕進、道遇大憲停車、令我先行、余入受掌令、持平之禮、於祇迎大憲、誤以

爲當向西邊、因吏之言、乃立於東邊、午前、公事紛擾之中、誤署於大憲之下、亟

易之、深以爲愧、是日、以二十日、具斷決公事、未行公事、因徒公事三單字、以入、

日暮、歸舍、○尹僉知行、丹城令權夢翼、相繼來訪、丹城令、乞除其婢犯禁亂、余

從之、○歸舍後、宋海容先來訪、具言南方之農事、海南蝗災云、

二十一日 雨、朝講、大憲入叅、以齊坐仕進、其前恩津宰金士元、丹城令來去、

○連日、以書問退溪先生氣候、報調理向平安、深喜々々、○辰時、以齊坐仕進、

大憲自經筵退來、余初入、以雨除內外祇迎、大司憲亦如之、余到執義廳、除臺

長私禮、只受四監察公禮、至齊坐廳、共聽詞訟、啓辭則令城上所仍前、申末、乃

罷來、○臺長分受作文、余受李應南氏相訟作文而來、○丹城令婢禁亂贖布、

余命還給、○尹軫來去、○余听訟無凝滯、聞有稱之者云、

二十二日 雨、夢見衰絰在腰、大恩至之兆也、丹城令與善副正韓嗣辛、相繼

來去、○辰時、以常座仕進、共議處公事、如水原豪強張漢忠刑訊之事、申時、雨

後、歸舍、○前咸興判官黃湯卿留刺、○是日、防踏僉使金壽億、不告辭而去、可

恠、○戶曹叅判柳公景深、過訪從容、至暮乃去、

二十三日 晴、以兼持平徐暉(暉)上官、本府員不坐、○早朝、往謁李判府事退溪

退溪調理平安ニ
向フ

柳希春听訟凝滯
ナシ

李退溪ニ往謁ス

母喪時行禮ノ是
否ヲ退溪ニ問フ

退溪續蒙求ヲ見
ンコトヲ求ム

先生適無他客、對坐從容、談話頗款、希春問昔在北鄙遭母喪也、逾月而始聞、及其禫祭也、退行於一月、又量移恩津也、往省親墓、行素變服、到墓散髮、略如奔喪之禮、所遭之變、既異於常人、禮亦隨變、未知是否、先生曰、如此處事當矣、又曰、合浦新刊續蒙求、若來則願見、余辭退、即封送其冊、○羅僉正宅、送鱸魚一尾來、○伴送使書狀、兩天使本月十九日初昏、無事越江事入啓、○李效元來訪、借書釋而去、○朝沈同知逢源宅、借鞍赤、余永贈一事、○看畢府所分受、永同李應南氏作文畢、○李思齋來去、乃孝寧大君之支派也、○晡時、大司成奇公大升、承文著作韓灝、弘文著作趙廷機、相繼過訪、直長鄭彥義到門、以貴客之多、納刺而去、○典籍曹淑來訪而去、○李成弼來去、○夕、羅僉正仲默兄來臨談話、象戲灯下、從容而去、聞故叅判金安世之孳子、仕觀象監者、有書冊欲見我、

李滉肅拜ス
○宣祖實錄七月辛未
二十四日條

二十四日 晴、早朝送馬于盧寡悔、(守眞)已得驛馬、故還送、○崔穎、送新米三升來、○弘文館奴婢色書吏金麒來謁、余以扇一柄予之、○前算員柳萬來謁、○來二十五日、有常叅朝夕講、希春當入朝講矣、○判中樞府事李公滉、以入

副提學盧守慎病
親ヲ以テ呈辭ス
退溪ノ著禹性傳
ノ處ニアリ

李滉呈辭ス

申士楨父子不和
ノ罪ヲ以テ仕版
ヲ削ル
○宣祖實錄七月甲子
(十七日)條

鄭彥信曝晒ヲ以
テ全州ニ下去セ
ントス

○宣祖實錄七月壬申
二十五日條

諫官申士楨ノ鞠
石尙宮ノ黜ヲ請フ

京肅拜、○副提學盧守慎、以病親呈辭上疏入啓、○武堂上金世鳴來懇其事、○許筭來、言有退溪所著在禹性傳處云、○訓鍊正金世文奉事朴允秀來去、○盧守慎上疏入啓、傳曰、觀此疏辭、情意迫切、固知不可不從、然予意前已盡言、頻往觀親可也、○李公滉再啓請改正崇品之加、上答曰、辭免之意、出於至誠、然已命崇品、不可更改、卿須勿以爲嫌、○承文正字李墩來訪、○以別詩及筆、送于盧寡悔、々々復書甚悲愴、○婢芙蓉與奴大工相鬪、余答其脚、○上答兩司曰、申士楨害父之罪、則無形不實之事、不允、但以父子間不和之罪、則削去仕版可也、希春見此報、即簡通于同僚、議明朝入侍之啓辭、○鄭彥禮文夫、被余招來到、余以文夫之弟彥信、近將以曝晒下去全州、請給油芘于韓妹、鄭諾而去、○僚議以爲、當仍前啓云、○夕、尹正剛元率男箕、過訪談話而去、二十五日 陰、是日、有常叅朝夕講、罷漏後詣闕、已開門矣、司諫宋賀慶叔、同依幕、卯初三、入思政殿庭、行常叅禮、々畢而出、復入經筵廳、司諫及典翰、閱起文以資級、坐於吾上、既入殿、講論語伯牛有疾章、閱君及申修撰講說可觀、講畢、司諫宋君及希春同進、各言申士楨之當鞠、石尙宮之當黜、上答曰、申士楨

戊辰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弘文館ノ銓曹注
擬徇私ノ上疏ヲ
論ス

雖無狀豈有害父之事乎。士楨及石尙宮事不允之意。前已盡言之矣。希春仍啓曰。頃日上因弘文館上疏。以銓曹注擬徇私。甚爲駭愕。下教。臣其時爲應教。竊聞。頃於都目之政。三公則無所請託。而卿大夫間有以親戚故舊請囑銓曹者。故有此物論。然銓曹用人。亦非一二人聞見所能周遍。自昔博探公卿大夫之言。斟酌注擬。此與權臣受賂賣官不同。顧其所用之人。當不當如何耳。頃日之政。謂之頗從請囑。則可。謂之一徇請囑。則過。蓋頗者。參半之謂也。一者。純用之謂也。二字有間。而臣等下字之際。不能詳審適中。至致聖上驚駭。極爲未安。昔唐蔣洸爲高陵令。副元帥郭子儀。勅麾下兵曰。蔣洸賢令。毋撓其清。銓曹之公清。公卿大夫不爲無助。侍從臺諫之言論。亦不無警策之益。凡事小差而大改。則尤爲盡善。伏願責成銓曹。察物論革弊之意。責成銓曹。益加戒勅。則公道行而政事清。不勝幸甚。上曰。請囑之事。爲臺諫則當一一指摘。某人囑某人。不宜泛言也。司諫宋賀進曰。我國有門蔭任子之法。宰相有薦子弟之道。銓曹亦不可無聞見於初入仕。問卿大夫以子弟之可用者。卿大夫從而對之。如此等請。其人苟合無不可者。執義所言。蓋泛論請囑之事。非謂某相囑某人。

李滉崇品ノ改正
ヲ請フ

爲當改正也。若果有當改正之人。則臺諫豈不彈劾乎。閱起文進曰。銓曹近來政事頗善。故頃日玉堂之疏也。一徇其請囑之語。或以爲過而欲改一字。而未及改而上進情實如此。希春等遂退坐。右相洪暹進曰。頃日李浚慶亦言吏判事。玉堂之疏。特警策之語耳。昔在權姦秉政之日。以不才之子弟。親舊囑銓曹。取官職如私物。自聖上臨御。人皆革心。孰有猥濫之事乎。李滉進曰。小臣昏鈍。無取而言之者。過以聞於上。至於濫升崇品。寵召頻繁。臣不勝惶懼。請改正崇品之階。上曰。所言出於至誠。然崇品豈未安乎。不可改而降也。刑判鄭宗英。陳各寺奴婢投屬宮內之弊。未蒙允俞。右承旨崔顒。陳上言判付依願之不便。且曰。不緊之判。妨於學問云々。○退食宣飯于賓廳。歸舍日已已矣。○困臥假寐。持平柳濤。僉知任尹。刑曹正郎柳世茂。子實。相繼來訪而去。○乞柴木。一同于羅僉正宅。○鄭掌令淹文。仲來訪談話。移時而去。○故威鏡道審藥申世茂。在喪來謁。○申時。許筭持程子冠來謁。乃光雯得於許筭者也。著之甚好。今都城人士。往々著之。此可通行之物也。○戶曹正郎李長榮。壽卿來訪。談話良久而去。可人也。○高原郡守沈鐵來。告赴任。且請其子友正。丙午生。而甲子生員。願

各寺奴婢宮內ニ
投屬スル弊

程子冠

沈友正門下ニ遊
パンコトヲ願フ

戊辰七月（二十五日）

二九九

（明宗元年）

（明宗十九年）

謝恩使ノ拜表アリ

宋純右尹柳希春弘文應教トナル
○宣祖實錄七月癸酉二十六日條

館儒生淨業院革罷ノ事ヲ上疏ス
○宣祖實錄七月癸酉二十六日條

遊門下云、○夕、權沃川詠來訪、談話而去、

使柳昌門、韓沃也、

二十六日 陰、未明詣闕、以謝恩使拜表也、久坐光化門外、俟門開而入、既明

同僚畢至、獨鄭彥智持平、以忌不來、辰時、拜表至慕華館、朝服也、禺中、歸舍、○

是日政事、宋公純、入右尹首望、余入弘文應教首望、皆受點、宋公伸於久屈之

餘、深喜々々、白公爲工曹叅議、吳健爲正言、○玉堂吏來報入番之言曰、明日

乞肅拜而校冊、余曰、諾、○鄰居李成弼送蒲萄、柳萬送林檎來、○宋海容簡云、

家君已受點、一家喜賀、寧有紀極、公論之發、專是尊侍周旋之力、尤用感祝、容

當夕親進以謝、○尹軫來去、朴舜元送西瓜二枚來、○新价川入望、崔潤湖、來

訪而去、醫員尹瓘來謁、乃余相見於丁未耽羅(明宗十九年)甲子鍾城者也、○余之應教、凡

四度、一度則在道中而遞、爲臺諫、凡三度、而其遞也、皆爲應教、凡三爲應教、三

爲臺諫、首首望也、○忠州居尹希任、送新米一斗來、○余封送全鯪于忠州李

文學內室處、○宋海容來謝、余以賀宋公書及了家書付之、○申世茂持清遠

香二十條、石雄黃一封、唐紙五張、余以常紙一卷、墨一丁爲謝、○館儒生上疏

大槩、淨業院革罷事入啓、○尹剛中來去、○崔鷹、以脯肉十五條、乾民魚一尾、

謝余圖成部將之厚、○崔有源、遺乾雉二首、余以其雉、買針送去、○上答儒生

上疏曰、淨業院、祖宗朝以來所有之院、況先王後宮所有之處、故不允、○闕叔

道惠柴二同、○夕、武嘉善李潤德、來言其被推事、不知余已遞、

二十七日 陰、朝、以肅拜詣闕、見淳昌郡守禹世臣、高靈縣監高敬祖、與禹君

議假迎守馬事、遂拜三殿、還于玉堂、與宋修撰趙著作相對、金直提學鸞祥、以

冊校正一會入來、宋趙入晝夕講、金君獨與余二人、校正論語十六張、小學十

張、日昃、乃歸舍、尹軫來、與光雯講論語、○溫陽孟別坐宅送新米二斗、蒜三斗、

廣州內禁李敬國送新米五升來、○憶夢著衰服、○儒生再上疏、請革罷淨業

院、○金化居前慶興朴彥瑾伯珩、送子玉遺林檎二百介來、○禮賓渡迷山刈

柴載來船、聞水站判官陳漢臣掌之、金季應將囑之云、○康津宰薛彥國美叔

來、告明々赴任、○上答儒生曰、爾等欲罷邪道、再上疏章、辭義正直、良用嘉焉、

但先王後宮所居之處、革罷未安、

二十八日 晴、有朝夕講、○故叅判金安鼎之孿子、仕觀象監叅奉名祥者、因

羅僉正來謁、余令訪問杜詩之賣者、○聞柳叅判太浩、給金連義麻浦管領之

儒生淨業院革罷
ヲ再疏ス
○宣祖實錄七月甲戌
二十七日條

羅僉正來謁、余令訪問杜詩之賣者、○聞柳叅判太浩、給金連義麻浦管領之

平安兵使金秀文卒
○宣祖實錄七月乙亥二十八日條

○宣祖實錄七月乙亥二十八日條

○宣祖實錄七月丙子二十九日條

帖子云、○明日、只有畫講云、○平安兵使金公秀文希章卒、監司狀啓入來、○希章公、敏而好書、爲將慈平、却倭於耽羅、驅胡於西北、爲國干城、遽至於是、邦家之所嘆惜、希春、曾受綱目之賜、慟兼公私、卽行素、○金楊州若嘿之子、福億、伯善來訪、爲世分也、時居藏義洞、○日映出門、往訪恩津宰金士元、被授粲、談話從容、遂至藏義洞、訪病友金正郎懿胤大叔、以疾不能出戶、延我入內、握手相對、精神稍耗、大槩能語、申時、入玉堂、宋修撰應溉、交代而出、○名醫李公沂、被招而來、具言松葉細切、和薏苡粥、白粥食之、甚有補云、○與申冲卿談話、○是日朝、在舍、韓山新守鄭應奎文瑞來訪、囑月致申文淵之事、答曰、諾、○儒生三上疏、上答曰、新仁壽宮革罷、有未安之意、故不從、○戶曹正郎李君長榮、送炬十柄來、○邊以中奴、以尋白牌來、

二十九日 晴、夢到鍾城、朝見直提學簡、已得船于水站判官矣、○康津宰薛彥國、以下直肅拜詣闕、招而餞之、冲卿亦參、○畫講、與申修撰同入、承旨則任公尊臣也、講人之生也直章、臨文陳說、爲惡之人、至二三十年、則未有公論不定者、南袞欺罔君父、斲喪王室、其罪甚大、生既保富貴、死又不失官爵、此姦之

伴送使朴淳入來之ヲ往訪ス
○宣祖實錄七月丙子二十九日條
語類疑晦ノ語ヲ訊ス

幸免、國人所憤、又曰、論語註固以程子爲主、程子尹氏游氏范氏說、皆平淡、謝氏胡氏張敬夫說、皆發越、蓋人之資稟氣象、有此二般、其爲明道理一也、講畢、趨進陳曰、元賢臣耶律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頃者、點馬及搜銀御史、皆命以都事代之、蓋都事亦文臣之可用者、以之代敬差官、亦除弊之道也、自上常以除弊爲念、則民受一分之賜矣、又臣頃於小學稽古篇、暫陳與明倫篇相爲表裏、而其說疎略、臣退而思索、又實敬身九章、亦與立教敬身篇相應、謹已繕寫、請退而入之、講席既退、余到政院、都承旨李公後白房、具言欲納單字、李公取而觀之、稱嘆不已、卽取副本贍之、○申時、聞伴送使朴公淳和叔入來、卽與冲卿往訪于報漏門、談話兼見從事官辛校理應時、李修撰海壽鄭佐郎澈聞余所訊語類疑晦之語、副使王璽、爲半答之、其本隨來云、深喜々々、○羅士忱、自南方、昨夕入城、書簡相通、○夕、趙著作入下番、○畫講、又陳此知之者、中人以上二章、皆有循序漸進之意、蓋學問之道、朱子以爲汲々焉無欲速、循々焉毋敢惰、蓋今日進一步、明日又進一步、勿忘勿助、乃可至千萬里、若進銳而退速、則終無所成、敬身篇所謂毋拔來母赴往是也、○

戊辰七月（二十九日）

夕被朴承旨大立招邀往見談話左副任鶴臣叅知李俊亦鼎坐○是日未時小學單字入啓回答未下

三十日 晴以明日慕義殿親祭凡事先戒○午時直提學入來余爲所挽留談話至未時乃歸舍即送奴馬邀羅叅奉士忱仲孚談話對飯因同宿○申時大駕幸昌德宮○扶安權幸大德寄扇魚來聞光雯婚鞍已好造云○三十日(追記)柳夢翼鄭沼來去○權愼來傳韓妹之簡及足巾實初一日事也

王昌德宮ニ幸ス

八月小 初一日戊寅 初五日辰正白露

初一日 晴上行朔祭于慕義殿仍朝上食晝水刺夕上食○憶夢頗吉○借官奴于恩津宰得二人并吾奴二名直提學奴一人合五人送于禮賓寺山即廣州渡迷近處也○留羅仲孚(上院)相與校正錦南先生集○借東國通鑑十冊于許筠來○藍浦宰李夢元送銀口魚十五尾來○以紗帽一事并筆墨贈羅仲孚○工曹正郎南彥經時甫來訪其弟彥紀亦來談話而去○羅仲孚晝點後

錦南集ヲ校正ス

○宣祖實錄八月戊寅(二日)條

李世安來訪ス

被僉正兄之招歸其舍○酉時大駕還宮儒生又上疏○權愼來去

初二日 陰朝軍器判官崔潤湖部將李世安來訪○世安字仲平昔在丁未(明宗二年)

臘月自耽羅赴北荒也累日同行又於壬子癸丑間爲牙山萬戶時與我象戲(明宗七年)

敵手者也○今日有夕講明日有朝夕講又有校冊一會○丁世瑗來去○舍

人尹根壽子固自禹中來訪談論文字求見朱子大全答陳同甫等書質問疑

處手記吾語終日無倦而去○謝恩使丁應斗書狀前者解送唐人劉應箕今

年登第爲翰林院庶吉士云豈意俘虜生還之餘得入金馬乎可喜可幸○金

可宗來去○弘文館吏持一朔賜送之物來乾獐一口乾雉四首乾大口魚四

尾乾大蝦四舉醢一缸感拜罔涯○以乾雉乾大口各一介乾大蝦一舉送沈

同知宅○申修撰(漢)以書問小學齊梁尙清議事實余即答之○招木手蓋匠(大升)削

椽及煙筒而豎之出屋○李成弼來去○黃校理再度呈辭大司成奇明彥三

度呈辭○館吏又持秋等選上木十八疋蓋三人之價布也○儒生又上疏上

不允

初三日 陰朝北青判官金世勤遺魚醢及白玉硯滴來○康津金碩簡來○

校理黃廷彥大司成奇大升呈辭ス
儒生又々上疏ス
○宣祖實錄七月己卯(二日)條

昨日持來賜送之書吏，只給白米五升，今朝覺得太略，加送米一斗。○送賜送魚肉一分于羅僉正宅。○食後詣玉堂，與直提學金公，校正書冊，除入番治進講外，吾二人相論而已。○覓黃蓮于禮，叅李公友閔，送于羅叅奉，又乞草于安正自裕。○申時，宋修撰入夕講，畢而出。○暮，趙著作廷機入來，因與談話。○是日，政孫士忱為海州牧使，可託光雯，深喜。○上士忱傳教于經筵官曰：知經筵李滉，只入朝講，似為未便，晝夕講頻，入叅可也。聖上之親賢至矣。○儒生停疏。

孫賦海州牧使ト爲ル光雯託スベシ
李滉ノ三講入叅ヲ命ズ
○宣祖實錄八月庚辰二日條儒生停疏ス

論語ヲ講ジ柳希春欺罔二字ヲ陳ス

初四日 晴，夢見身飛行。○晝講，論語，自宰我問井有人焉，章至中庸之為德章，希春因欺罔二字陳說，程明道曰：欺有三，為利而欺者，誠可罪，懼罪而欺者，猶可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又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然欺偷財物，固為盜臣，誘引君父以逸欲之事，傷害善良，以曖昧之語，最為流禍之大。人君誠能明以洞照，則儉邪不得罔上矣。然公生明克去私意，又明之本也。講博文約禮章，博文即道問學之事，約禮即尊德性之事，所謂博文者，非謂雜覽無理之書，乃謂討論聖賢典訓及歷代治亂君臣之迹，以為窮理之資也。所謂尊德性者，即

掌隸院許寬孫ノ上言ヲ防啓ス

主敬以存心也。宋之諸儒，如陸九淵等，是專以尊德性為主，而遺道問學一段。胡寅觀書窮理，頗有道問學之事，而無尊德性一段。唯周程張朱，具此二者。而朱子又集諸儒之大成，所謂具兩輪之車也。伏願聖明留神焉。又論中庸之為德曰：賢智者失之過，愚不肖者失之不過。唯稟中和之氣，稟中和而又加存養省察者，乃能無過不及。洪範三德，以當剛而剛，當正直而正直，為中。伏願潛心焉。上問難數處，臣皆對，退于內藥房，與金承旨亨彥，暫話而別。○夕講士忱小學康節邵先生誠子弟章，因論上中下三品之理，又論詭譎飾非文過之惡。趙著作，因陳凶也者一條，說盡小人之情狀。○聞掌隸院防啓許寬孫上言云，初五日 晴，朝聞海州牧使孫賦，舍人柳堪，以肅拜入來，余往見於孫牧使，囑光雯書糧事，孫答以到任後更通云。○遂往謁平安監司吳祥，兼值右叅贊朴公淳，歸玉堂，又聞退溪先生到尙瑞院依幕，暫往謁而來。○晝講，論語博施濟衆章，因陳子貢問仁之枝條，孔子揭本根而言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之體也，能近取譬，恕之事也，均是克己愛人之事，而但有生熟之差爾。又曰：人君欲博施濟衆親民之官，莫切於守令，固以擇守令為急務，糾察守令，又

在監司臺諫差除守令，又在銓曹選任，銓曹又在人主本原之清明，伏惟留神焉。○夕講***小學胡文定公與子書，具陳胡寅繼後，程明道，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即熙寧二年，自監察御史，與王安石異議，自求補外，出為澶州判官也，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謂熙寧四年，為養親，自貶為監洛河竹木務也，范文公，大厲名節，振作士氣者，宋朝人物，其前無不求官，至范仲淹，獨廉退自守，又時俗以含容循默為尚，而范公獨譽諤正直，又平生無怨惡於人，則容量過人，又云，明道希文自期待者，人主當以堯舜三王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為主，本則可以進德，行己以端莊清慎見，摻執則可以修身而正家，臨事以明敏果斷，卞是非，則可以立政而行事，謹三尺而操縱，註謂本法意原人情，而適寬嚴之宜，此言最為詳審精密，又云，治身修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男女之欲，甚於飲食，唯慎獨者，為能窒欲，伏願聖明留神焉。○上問鄒浩***之為人如何，臣對以行義完備，如精金美玉，又及諫立賢妃劉氏為皇后，遭竄謫，與田晝語等事，上曰，田晝史略冊，或作畫，是如何，臣曰，晝字承君，在易之辭曰，康侯，晝三接，以承君之義，推之為晝。○夕講而退，黃校理來代番，余以酉時歸舍，見全羅兵使邊

協，潭陽府使許壁，皆以書及扇子為問。○是日，以論語進講已四冊，故二十日間，熟讀事，令著作歷稟三公及領府事。○海南妾男房原生，以海成免役事上來，鄭萬戶，許給其馬故也。

○宣祖實錄八月辛巳（四日）條

○宣祖實錄八月癸未（六日）條
○上因云云，眉巖集初五日條二擊夕

弘文館論語ノ停講熟讀ヲ請フ
○宣祖實錄八月癸未（六日）條

李滉大提學朴淳提學柳希春檢詳ト爲ル
○宣祖實錄八月癸未（六日）條

初六日 晴，昨夕，金君田漑來，告今朝歸家。○朝，辛丑（中宗三十六年）藝文館代立私奴金丁來，謁時年七十，余贈以扇。○昨日，觀象監啓，初四日卯時，四方沈霧云。○上以今日望日，於慕義殿親行祭祀，二十日別祭。○尹寬中云，監大麥收二十三石云。○今日明日，俱只有夕講。○昨日，夕講，上因鄒浩陳瓘，為小人所竄而言曰，姦黨碑立而北宋亡，僞學黨籍成而南宋亡，雖悔於終，亦無及已，希春都承旨李後白，副修撰申湛等，齊對曰，殿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因思卓哉吾主上之見也，孰不嘆伏。○是日，玉堂一會校冊，而余以氣困未能進也。○弘文館，以領經筵意入啓曰，論語已進講四冊，請限今月，停朝晝講熟讀，上從之。○是日，政事，李公滉為大提學，朴公淳為提學，尹行為定州牧，尹復為宗簿正，余為議政府檢詳，李湛為首望，希春為副望，李山海為末望，而余受點，金承旨啓，先以簡致賀，黃君廷或申君湛沈同知逢源，皆書及伴來。○禺中，羅士忱先來，

僉正兄次來，象戲終日而去。○檢詳丘從及掌務吏，皆來謁，司僕寺草帖子十道來。○吏曹叅議尹斗壽子昂來訪，談話從容，真豈弟人也。昭格署叅奉柳思寬，前監察沂之子也，來訪而去。○議政府醫員金彥鳳、李倜，來納名刺而去。○朴奉事允秀、伯彥來，告明下鄉。○是日朝，驪州陳漢佑來去。○宣傳官朴仁鳳來去。○金直提學，送足巾一双來。○聞加德鎮坐代徵布之害。

初七日 微雨，朝以肅拜詣闕，僉知朴謹元一初，來訪談笑，奉常正李公震，以書致賀，聞京圻監司金公弘胤，在西伯吳公祥依幕，遂往見，刑判鄭宗英同知南宮忱、兵曹叅議李希儉，亦在座，暫話而退。肅拜于三殿，入軍鋪依幕，本府請坐書吏來，遂詣議政府，入自正中，至檢詳出官廳，據交倚而坐，司錄等既祇迎於庭，又入行公禮，再拜而退。錄事書吏醫員下典，以次行公禮畢，司錄等復入而揖，即私禮也。受禮畢，乃橫過都堂，詣舍人司蓮亭，其奉養之盛，器用之備，他司所不及。招司錄郭懷俊，與語一酌，乃余八寸弟也。文城君柳洙之外曾孫也。禺中，以雨裝，出詣蓮池洞，領相李公浚慶宅納名，領相以祭齋戒，未能見為辭，又至社稷洞，左議政權公轍宅，權公三度呈病之餘，以此不能延接，又至明

三公宅二納名ス

李滉六條ノ疏ヲ
進ム
○宣祖實錄八月甲申
(七日)條

馬島金甲島權管
ノ失律
政院朝講全輟ノ
不可ヲ啓ス
○宣祖實錄八月甲申
(七日)條

禮坊洞右相洪公暹，公具冠帶延見，談話從容而退。○是晨借奴于羅士忱，送于果川，取鄭於蘭馬來也。○政府書吏十餘人，修刺來謁。○李公滉，以六條上疏，上答曰：予觀疏章，反覆深思，卿之道德，質之古人，亦鮮其倫。凡此六條，真千古之格言，乃當今之急務，予雖眇末，敢不服膺。○圖金蘭玉，梁希尹、李枝陽訓導完議。○肅拜時，見承文副正李凝，乃盧禪之壻也。○府吏告余曰：凡舍人檢詳，為堂下諸官之長，向者尹舍人，固讓於進賜者，特一時尊敬先進之私情，非通行之例也。請一依古風，余笑而有斟酌。○以米十斗釀酒，將餉舍人宅，奴子及府吏也。○傳旨，馬島權管邊永泰、金甲島權管李善亨，失律拿來事，下義禁府。○政院啓曰：玉堂論語四冊進講畢，故啓請限今月晦日，勿御朝，畫講熟讀此四卷，其意甚當，但晦日尚遠，其前全輟朝講，則接待大臣，臺諫之禮，似乎太曠，亦為未安。臣等之意，請只停畫講，間御朝講，以接待大臣，臺諫何如。講書不熟，必不能探究義理，融會貫通，得聖賢立言之旨，而竟歸於汗漫，連熟讀，固不可廢矣。若久不聞者，碩規警之言，諍臣讜直之論，又無以開發睿思，裨益聰明，而有妨於聖德之日進，所欠者亦豈少哉。且雖御朝講，不必逐日常御。

戊辰八月(初七日)

司憲府申士楨ノ窮推及ビ石尙宮ノ外ヲ請フ
○宣祖實錄八月甲申（七日）條

新印河西子集七册來ル

冬至表ヲ製ス

錦南ノ作レル莊襄公碑文來ル

災傷敬差官ヲ遣ス
○宣祖實錄八月乙酉（八日）條

則新講不多、而自不害於熟讀矣、臣等所見如是、故敢啓、傳曰、啓意甚當、如啓、
○府啓、臣等伏觀昨日聖批、以不從公論爲未安、臣等不勝感激、而猶有未解於心也、因極諫申士楨罪惡、請命下詔獄、窮推定罪、石尙宮亦罪大惡極、請亟命逆黜于外、使不得接迹於都下、諫院所啓、尤極痛切、上答曰、士楨推問後予當察而處置、○府藥色吏持藥積開出於吾前、琥珀膏送于權司藝先生也、
初八日 晴、朝、咸安朴奉事來、告即刻下鄉、余修簡咸安守張範處、請恤妻叔母李氏、卽允秀氏之母氏也、○長興府使趙君希文、送新印河西子集七册來、見之如獲至寶、喜不可言、○府所送兵曹書寫官盧夢龍來受濯纓子上疏寫次而去、○李潑、崔奔來去、權沃川呂僉正世琛、相繼來訪、○製冬至表、送于藝文館、○弘文校理黃廷或景文、來訪談話、因示稽古篇實明倫之說、黃嘆服持歸、○奉事李麟壽來去、○尹剛中尹和中來、○定州牧使尹公行大用來過、談話從容、余以救光霽海州衣爲託、大用曰、諾、○李效元持我外祖錦南先生所作莊襄公碑文來、深喜々々、○金蘭玉梁希尹李枝陽訓導完議出、深喜々々、
○院啓請勿遣災傷敬差官、只遣抽柱御史、以今年多遭風水旱蝗之災、無西

申士楨ヲ拿來セシム

藥庫ニ入り唐郷藥ヲ閱ス
陸安茶ヲ飲ム

災傷敬差官ヲ減ス

成之望故也、上從之、又傳旨曰、申士楨不孝於父、怨懟構陷、顯有情迹、其父受刑之日、略不動念、恕視其父之竄、不爲出見、右良父子間不和、窮兇極惡之罪、備細推問事、下義禁府、義禁以士楨下去其父所竄之處、請遣禁府都事拿來、從之、又答兩司曰、石尙宮亦徐當處置、○洪礪君望來議海成事、余欲納良馬、君望不受、余欲送之、○京圻監司金公弘胤、惠送生鱈魚一尾來、
初九日 晴、羅叅奉簡來、爲我留一日、十三日乃發去也、○書寫官金繼南來、懇其所親、余給全鰓一串、○呂僉正世琛、遣婢遺土卵、余以全鰓三串爲謝、其婢莫德、乃余昔於乙未寓止呂宅近處寧城正之宅時、持饌往來者也、余喜見而給篋及白米三升、○食後、仕進于府、入舍人廳、升藥庫、閱唐郷藥、見平生之所未嘗、飲陸安茶、亦平生之所未會也、爲金千鎰、令製醒心散、爲洪君望女、令製朱砂安神元、酉時、乃罷、歷訪郭濟州屹、不遇而來、○以鄭鴻馬、送于洪君望、受之、○順陵叅奉金汲、載送馬草炭石來、○昨遣丘從于順陵、金汲、又送馬草二同及二雞來、○夜、爲政、減災傷敬差官、帶臺官也、○羅叅奉士忱、被邀來、北人李應福、以免新上來、仲孚、與我同宿談話、朴舜元亦來宿、

戊辰八月（初八日・初九日）

藝文館分牌來ル
藝文館分牌來ル
秋夕慕義殿親祭
祝文ノ命

郭屹ヨリ事文類
聚ヲ借ラントス

初十日 晴、領議政詣賓廳、監漢語考講、而余以祖母忌齋戒、未得往。○朝（羅士悅）仲孚辭去。○陳漢佑商晦持新米二斗來。○吉州門人呂伏龍鄭衍卓康各以紅花一斗爲寄。○海南金城來謁。○順陵叅奉文德粹送炭一石來。○弘文著作趙廷機過訪、談話而去。○呂伏龍兼送文魚一尾來。○昨日製送送大明賀冬至表、今日藝文館分牌來、乃啓下今月十五日秋夕慕義殿親祭祝文及豫備祝文也。○殷栗幸李希荃送大脯十條、乾民魚二尾來。○朴汝柱徐益李士溫相繼來去。○是日禺中韓山郡守鄭應奎丁世瑗來去。○府送十四兩大燭一双、大軸炬六柄來、以明日忌日祭扶助也。○夕修送海南簡付原生下歸之行。○以笠帽賜原生。○丘從二與羅僉正宅奴二名往刈箭串草。○昏前濟州牧使郭屹士高來訪談話、且約以事文類聚見假而去。○藥數種從舍人司來。十一日 晴、罷漏後起寢、平明設祭于祖妣薛氏之靈。○余自讀祝文。○製慕義（殿脫）秋夕親祭祝文、令府吏繕寫來。○府掌務吏金光弼來告尹舍人（根壽）明日請行相會禮、又明日是政丞春秋館坐起、檢詳當早進于春秋館云。○全州府尹盧公禎送扇子笠帽來。○前判官鄭鷗來、乞其兄鵬眼疾之藥。○益山蘇邇送新

事文類聚來ル

命ジテ石尙宮ヲ
出シ申士楨ヲ獄
ニ下ス

○宣祖實錄八月丙戌
（九日）條

康陵虛疎ヲ以テ
山陵提調罷職ス

石尙宮ハ數十年
膏肓ノ疾ナリ

康陵石築不完ヲ
以テ山陵都監ヲ
罷職ス

稻米一斗來。○以新米五升及白貼扇送于鄭鴻母氏。○憶夢見萱堂、覺來悲感。○宣傳官金緝伯熙來、傳乃翁關西伯雲甫公所送小學四冊、易學啓蒙二冊、孝經大義一冊來、錫我百朋、感喜何極々々。○郭公屹以事文類聚五十五冊送來、一卷亡矣。○朝講上答兩司曰、石尙宮已出于外、當不更入矣、且此非予殿之人、茲未快從、聖上此舉及申士楨下獄事、可謂從諫弗拂、孰不嘆服。○以康陵虛疎、山陵提調罷職、從臺諫所啓也。○送祝文于藝文館。○柳夢翼來訪。○羅僉正宅爲我釀酒、添米二斗、并吾家米、今日遣婢戴送兩舍人宅。○奉常判官朴蘭養叔過訪。○持平柳濤來訪而去。○奴夢勤還自渡迷刈柴處、柴一千五十束、及直提學奴所刈三百五十束、同船回泊于麻浦云。○文叅奉景潤來訪。○石尙宮乃數十年膏肓之疾、聖上從良醫而去治痼、豈不快哉。○陽川縣監曹胤申德紹來訪、梅溪（曹德）先生之孫也、與之語、頗朴實可取。○光霽金蘭玉、今日始受中庸、其後十七章、尹軫亦同叅。十二日 晴、朝、李容子嚴來訪。○去夜有吉夢。○昨以康陵上面石築不完、傳旨山陵都監金鎧、俞絳、尹玉以提調、金添慶、尹澍以都廳、任允臣、金光載以色

柳堪司僕正ト爲
リ柳希春舍人ニ
升ル

李後白來訪ス
尹景禧群玉ヲ持
來ス

洪運實錄總裁官
トナリ吳謙李滉
李鐸都廳堂上ト
ナル
○宣祖實錄八月己丑
十二日條

郎廳鄭深尹景祥以監役並罷職○直長鄭彥義制夫來訪○丹城令來去○
鄰居錄事李挺忠來去仕中樞府任吏房者也○食後仕進本府由舍人廳經
過至蓮亭坐起是日政事柳舍人堪入司僕正副望受點余遂升爲舍人○日
映諸吏下典受余家例饋咸拜謝○罷仕而出詣小竹前羅僉正仲默宅以餞
仲孚明日之行柳夢翼高昌寧敬祖亦參敬祖去後主家設點心余與仲默兄
象戲又飲酒饌品甚腆至暮乃來○歸舍未幾見都承旨李公後白季真過臨
談話而去○校書著作尹景禧君會持所印群玉十冊來訪空還其冊甚好○
以諸般藥物贖羅仲孚又送醒心散于金千鎰○是日政黃博爲東萊府使尹
復元禮爲左通禮末望雖未受點亦有陞堂上階梯職之漸深可喜也○是日
領相右相坐起春秋館磨鍊實錄(明宗實錄)以洪公暹爲總裁官吳謙李滉李鐸爲都廳
堂上朴忠元朴淳金貴榮尹鉉朴應男尹毅中參贊官李後白爲各房堂上金
鸞祥閣起文尹根壽柳希春爲都廳郎廳李滉李忠綽辛應時黃廷或李山海
具鳳齡鄭澈李海壽申滉鄭彥信鄭士偉柳夢龍(成)十二人爲各房郎廳都廳郎
廳只檢舉而已○是日未時申修撰滉爲訪我到舍空還

肅拜ノ後舍人司
ニ至リ行禮ス

左議政權轍宅ニ
納名ス
德興君ノ加號建
祠ヲ詢問ス
領議政李浚慶宅
ニ至ル

十三日 晴朝羅參奉士忱來訪與余同詣闕肅拜羅則下直希春則謝恩三
殿也未肅拜前爲尙衣院正李仲久往訪于其依幕東萊府使黃博韓山郡守
鄭應奎吏曹正郎李山海弘文修撰李海壽皆來會○余與仲孚餞一盃以人
參順氣散六服加膳又送醒心散六服于金君千鎰○余既肅拜于東殿由東
門出遇平陽君金舜臯馬上相揖一語而過以金請相見也遂至議政府大門
下馬于門闕前由中路中門而上折而向南受錄事司錄之祇迎至舍人司升
正堂據交倚司錄錄事醫員書吏下典入行公禮各再拜畢復入行私禮畢書
吏請公事余舉袖上指署公座簿遂詣蓮亭平坐尋就東房喫飯又就藥庫出
當出之藥禺中詣左議政權公轍宅納名蒙延見談話從容詢問德興君稱號
一字之加如何而可大建祠堂于本宅優助祭物無乃合禮否希春所見亦然
又至蓮池洞領議政李公浚慶宅又被延見交談懇款追及舊事而退○日映
歸舍府書吏李昌等三十人使令姜萬世等二十餘人廳直德成墨石千同希
良皆來行禮以余今日已上官故也○府吏李千順以右相行下爲實錄廳書
吏申挺以李承旨後白金承旨啓請擬定同廳書吏而金之薦尤力府下典墨

尹根壽ヨリ丙辰
録ヲ遺ラル

鄭宗榮來訪ス

實録總裁官洪運
實録廳事目ヲ磨
鍊シ局ヲ昌德宮
ニ設ク
家史ノ催促及ビ
開局始事ノ期ヲ
定ム
實録廳書吏使令
タルヲ求ムル者
捧簡紛然タリ

石者擬定同廳使令、以沈同知希容之請也、府下典德壽欲充都廳、希春之使令、以應直等請也、○左舍人尹君根壽、以任輔臣弼仲、丙辰錄見遺、眞佳書也、論語釋亦來、○奴夢勒大工、還自麻浦、處柴一百束、卽一千束也、舍人司、以馬三十餘匹已輸來、余以柴五十束、饋直提學金公宅矣、○以十五馱、輸至直學宅、○刑曹判書鄭公宗榮仁吉、來臨談話、與我俱爲慕齋先生門人也、氣度端詳、○來十四日申正、動駕詣慕義殿、希春、無衰服、不得隨參、

十四日 晴、朝、以右議政洪公詣慕義殿、遂陪進其處、詣昌德宮、由金虎門入、右相已至議政府直房近處矣、余與翰林鄭士偉同進右相前、右相爲實錄總裁官、磨鍊實錄廳事目、設局于昌德宮、堂上仕坐弘文館、郎廳仕坐議政府直房及內侍府、都廳郎廳四人、只都檢舉而已、各房郎廳十二人、當修撰之任、催促家史、京中則以九月十五日爲限、開局始事、定于同月十一日焉、初總裁官、以初十日爲定、余取曆書而觀之、乃破日不可用也、令翰林更白而退、定于十一日焉、○求爲實錄廳書吏、使令者、捧簡紛然、俟與同僚議之、○尹公致遠簡云、叔父既入宗簿正首望、又入通禮之望、公論之許可、不有相知、何以至此、

退溪ヲ訪ヒ官職
ヲ強辭セザラン
コトヲ勤ム
退溪ニ朱子ヲ以
テ聖賢執レト爲
スカヲ問フ

晦菴書節要鄭澈
ヨリ來ル

慕義殿ニ親祭ス
權應昌祭文ヲ草
ス
尹根壽嶺南御史
トナル
柳希春尹根壽ト
檢詳ノ薦ヲ決ス

感喜々々、○申初余出自闕門、至退溪先生宅、勸止勿強辭官職、先生懇々言未安之意、不能久留之意、希春問、大鑑(鑑)以朱子爲大聖、歟、大賢、歟、答曰、安得爲聖人、只是工夫到極、所謂學知利行之大賢也、退溪此見、未能超出乎世俗貴遠賤近之樊籠、不能無憾、○申時、上動駕詣慕義殿、來十五日親行望祭、朝上食、晝茶禮、然後還宮、○余在昌德宮、取清心蘇合保命等藥數丸來、○色掌丘從希明之子億海、今朝願爲實錄廳都廳陪使令、余許之、○晦菴書節要八冊、從鄭佐郎澈來、以退溪所節略、間有註解處、故欲觀、○許筭問目來、○庇仁訓導崔濬、送乾民魚四尾來、○東郊莎草十三同、以府馬載五馱來、余以二馱、凡六同、遺仲默(羅士禮)兄家、○夕、權沃(詠)川李應福來去、○藥色吏持櫬來出藥、左舍人出使也、

十五日 晴、上祭慕義殿、仍行朝上食晝茶禮、日昃還宮、○朝、尼山趙善福等、送新稻米二斗來、○余草舍人司祭故先生權公應昌文、○左舍人尹君根壽、今朝以嶺南御史、受命于闕、爲訪余而來過、余具冠帶敬迎之、議薦檢詳、左舍人問于吏、吏對以檢詳之薦似速、惟兩舍一同預薦、以待三公之命、則當矣、尹

戊辰八月(十四日・十五日)

柳希春實錄廳都廳トナル

潭陽ノ家書來ル

海南蟲害甚ダシ

冬至使貢馬ノ揀擇

舍人亦以爲然，遂促席尹語而余寫前薦凡四人，李仲虎、李湛、李山海、李暨也。封之而尹舍人著名而去。○以余年老，又爲實錄廳都廳除本司仕務故也。○長湍府使安鴻及李應福、尹秀民來去。○金溝居沈希文、女婿李惶，遺薑一封來。○朝宋都事海容來，告其尊府企翁將上來云。○尹剛中來去。○秋夕之日有感，作小詩云：蓮亭雖飲陸安茶，回首仙桃意味多。魯論小學無窮義，未吐區々蠶測河。○修撰申君湛來訪，告明日歸觀，余送別于庭。○潭陽朱波攄伊持家書來，細君以廿五日出來，但女子患面腫甚苦，而僅得小歇云。○淳昌以上白米一斛、白紙十卷、狀紙五卷、小豆五斗，入袋爲惠云。○洪礪君望來許海成文券之成，將以其壻爲證，而成文於明日云。○兵曹報冬至使貢馬揀擇，期在明日云。○陳君漢佑來。○聞海南等處蟬蟲滿野，已失早穀，晚禾將朽，棄無望西成。

十六日 晴。以冬至使貢馬揀擇，議政府六曹合坐，平明仕進，入舍人司，至上坐廳，東西壁至而除祇迎，右相領相相繼至而祇迎，余頗低抑，館吏以爲故事，但俯首，今乃改舊云，堂上座既定，舍人即謂我入行公禮，於兩政丞前，各行再

藥ヲ明ニ貿易シ
官員親服ノ外用
フルヲ禁ジ差備
書吏ヲ減ズル議

書吏ノ都目

檢詳薦望ノ封ヲ
見ル

尹斗壽右承旨ト
ナル
○宣慰實錄八月癸巳
十六日條
藥材貿易ノ議

拜於贊成再拜，於三宰再拜，既退至東階，復趨進，遍行私禮之揖而退。新除授官員，行參謁禮畢，堂上食畢，余持藥單字及軍籍，時書吏減下事目，入白政丞，領相以藥當啓請貿易於中原，今後非官員親服，則勿爲應副人情，差備書吏一百三人內，減除五十三人，只存五十人云。○余特遺清心蘇合、溫白萬病等藥于退溪先生。○午歸舍，聞海南船下卒來麻浦云。○牙山宰李禹賓遺白魚一斗來。○憶夢見走馬，乃吉兆。○獻納崔頤景直來訪，談話而去。○書吏持書吏都目來示，踏印受押。○京圻監司金公弘胤送白紙三卷來。○妄人尹楠來去。○陳商晦來去，以魚贈之。○楊建送兵衛森來。○在議政府，開見檢詳薦望之封，柳堪、李齊、閔、李湛爲首望，而余居副望，其時政府堂上之點人，我俱爲六點，只以薦之先後，爲入望次第耳。○前察訪權守公約來訪，乃同知士遇公之子也。○是日政尹斗壽自吏叅議爲右承旨。

十七日 晴。朝藥色吏來議，余往稟政丞，以貿易藥材事。○魚叔權來去。○權公約報，吾所願見之書書其題目，則當見借云。○遣奴大工于潭陽，迎內行也。○食後，爲公事出門，歷訪任僉知尹，以冬至使近將赴京也，遂至鑄字洞，故同

權應昌ニ致奠ス
右相唐藥材貿易
公事ヲ起草ス

入啓シ允ヲ得テ
三政丞宅ニ報ズ
弘文錄採擇ノ議

權守文翰類選草
堂杜詩東萊博議
ヲ送來ス

知中樞府事權公應昌景遇喪次致奠司錄柳思規亦參祝文吾所作司錄讀
之奠畢出坐小軒招見權公之壻尙州判官崔興源復入依幕與司錄對飯遂
以請買唐藥材公事起草詣領相李公宅李公令先詣右相起草右相亦在柳
依洞大宅余遂往謁右相延見起草余退而達于領相領相更定三語遂持詣
社稷洞左相權公宅權公令僮傳命曰領相所改當矣余詣闕入自西門至報
漏門傍依幕令書寫官正書啓單字請承傳色入政院大廳升于上階拜承旨
拜敬入啓傳曰如啓余復往報三政丞宅於右相又蒙延見邂逅南時甫而來
○吏曹啓請弘文錄被選之人乏少弘文館上下番多有闕員弘文錄速爲採
擇何如傳曰如啓

十八日 晴前察訪權守公約以文翰類選唐本六十四冊草堂杜詩十冊東
萊博議二冊送來錫逾百朋蓋守之先尊府應挺士遇公嘗有以書假我入量
相資之意其先兄公擇又有束之閣上爲蠹所侵不若見假之說今乃有此奇
遇信我之所願遂也不勝歡喜○權沃川送蟹來○以白貼扇一柄全鮫五串
謝權守○金興祖尹軫尹世良來去○沈同知(蓬源)以小樓上登每一坐見惠○朝

實錄廳都廳ノ一
會

康陵上石裂クル
ヲ以テ下問アリ
檢詳ノ薦軸ヲ進

造觀象監ノ失ヲ
治ス

仕春秋館以實錄廳都廳一會也直提學金季應(憲評)典翰閔叔道(起文)藝文奉教尹承
吉待教鄭士偉皆來會吾三人議論先定書吏十一人使令二十五人李退溪(混)
所請吏裴祿李季真(後白)金亨彥(啓)二公所請吏申挺及使令中沈同知請墨石禮判
請議政府奴希福朴四宰淳請奴象伊尹春壽請奴億千四人吾之所定也○
*以康陵上石裂兩宮震但招公卿下問余以白事政丞詣賓廳既退兩政丞
即領相李公右相洪公遣人謂余曰速出檢詳余即令人取檢詳薦軸來持薦單
字以進乃李仲虎李湛李山海李璽也從下捧圈右叅贊朴公淳始圈之左叅
贊元公混次之左贊成吳公謙次之右議政洪公暹又次之余遂退而詣社稷
洞左議政權公入單字權相答曰呈辭已久不宜受此公事余遂還白領相前
領相圈而定其望李湛李山海俱五圈而以薦望次第湛第一而山海第二李
仲虎以四圈爲末望李璽只一圈故不得入望遂退至蓮亭治本府公事以領
相行下於造觀象監有未盡應副官員工戶曹佐郎軍器寺長興庫等官皆牌
招立庭而答其司之吏申時聞政丞在賓廳招舍人余進趨於領相前領相欲
啓請釋山陵雜石手之囚因右相議而停之公卿皆出余歸舍時已酉矣○朴

韓輓卒ス

四宰語余曰、領右二相、見希春奔走進退、愍其老而欲安之、是以促出檢詳、不勝感慰々々。○歸舍、見吏曹具佐郎忤之刺。○今日午、前羅州牧使韓輓重進暴卒、驚悼々々。○柳夢翼來去。○新恩津尹景福基善來訪、年甲午生、乃沈同知之壻也。○粧冊諸員郭大方來、十九日受一冊去。

十九日 晴、朝、掌隸院吏尹興耕來言、昨日許寬孫、又呈司憲府、接狀令掌隸院、取甲辰年立案來云。○朴舜元、宋海容來去、朴告明日詣湖西云。○尹世良、送冬瓜四介、青太一斗、茄子三十介來。○司憲府金秀來言、許寬孫累次呈憲府、昨日接狀、取兵曹入居案觀之、以甫南入居、爲可信云。○以扇梳等物、送于吉州呂伏龍、鄭衍卓、康等。○實錄廳啓請家史內面、勿書名、只書名於外標、又請發馬行移云。○實錄廳事目、總裁官右議政洪暹、都廳堂上吳謙、李滉、李鐸、郎廳金鸞、祥、閔起文、尹根壽、柳希春。○一房堂上朴忠元、尹鉉、郎廳李湛、李山海、申湛、鄭彥信、掌乙巳、戊申、辛亥、甲寅、丁巳、庚申、癸亥、丙寅等年。○二房堂上朴淳、尹毅中、郎廳李忠、綽、黃廷、或、鄭澈、鄭士偉、掌丙午、己酉、壬子、乙卯、戊午、辛酉、甲子、丁卯等年。○三房堂上金貴榮、朴應男、郎廳辛應時、李璽、具鳳齡、柳

實錄廳家史ノ内
面ニ名ヲ書セザ
ラシコトヲ啓請
ス
實錄廳事目

王慕義殿ニ詣ル

舍人尊大ノ風ニ
循ハザランコト
ニカム

書冊倫宋希精與
地勝覽ヲ來示ス
史草催促ノ關子
ニ署ス

成龍、掌丁未、庚戌、癸丑、丙辰、己未、壬戌、乙丑等年。○李應福來、以了朴樞及吉州數生封送付之。○以檢詳速出非故事、而舍人先生奇明、（大升）、（起文）、皆以爲太遽、故具錄尹舍人、（根壽）、手書之薦之由、通于李承旨、後白、蓋李以都承旨爲吏房故也。李公答書曰、先生非盛壯之年、劇務獨賢、得新僚雖速、人誰間然、願先生昔際危難、尙不爲浮議所搖、今日乃慮此耶、呵々、只冀過返玉堂耳。○冷水濯足。○德山宰尹成殷來去。○禹中、葵樹察訪高德符來訪而去。○許筭、送全鰻五串、海蔘五升來、助祭饌也。○今日申時、大駕詣慕義殿、希春以時祭致齋、不能從。○京畿監司金公弘胤行下生雉一首、鱸魚一尾來。○余於政府、祇迎政丞、頗鞠躬、於實錄廳、坐典翰之下、皆所以不循舍人妄自尊大之風也。○戶曹佐郎李惟謹來訪而去。○府送燭一、双炬六柄來。

二十日 晴、未明、行時、享于祖主及先君子、皆具兩主、凡四位也、以黑團領行禮、祝文具陳、二十年間竄謫、久廢時享、去年冬、蒙恩還朝、自今年仲夏、始行時祭之意。○憶夢侍萱堂、又見屋解、吉兆也。○柳夢翼許筭來。○書冊倫宋希精來示、輿地勝覽、又議各等天使集貿易事而去。○實錄廳書吏來、受行移八道、

戊辰八月（十九日・二十日）

辛應時族派ヲ叙シテ去ル

金秀文ノ靈輜來ル

○是日下、原本一字

王慕義殿ヨリ還宮ス

金汝孚ヲ訪フ

催促史草關子署押及五部修理行下、署押而去。○李明德及武同年金世應來去。○濟州軍官崔光浩來。○壽福來受任公輔臣寫資而錄去。○弘文校理辛應時君望來訪、從容談話移時、且叙兩邊族派而去。○柳夢翼李齊憲來去、李被招而聞寬孫誣訴事而去。○韓嗣辛來去。○司中平胃元、四物湯來、平胃元送于權得卿。○戶曹叅判柳景深、副應教安自裕季弘、相繼來訪、各言所索于舍人司而去。○聞平安兵使金公秀文之靈輜、今夕到洪濟院、明曉過城、忙未及往拜、乃修弔狀于其繼後子、并以生薑一升、白紙一卷為賻。○是日、時大駕自慕義殿還宮、賞賜慕義殿之人、入番宗親都薛里長番薛里、各加一資、後因臺諫之言、加資者改正、只給馬。

(秀文)

二十一日、晴、罷漏、遣奴子致賻于金兵使喪、追及於沙平院、一行多感云。○朝、金嗣趙來議、思齋撫言相見事、乃朴筭之所稱也。○食後仕進于本府、先坐于蓮亭、即凝香閣也。司錄柳思規、以公事相對、招光燧饋茶、噉、令觀覽勝景而退、午點心後、降于藥庫、出送先生宅藥及上下布物也。申時初、罷仕、往墨寺洞、尋金典翰汝孚基福而訪焉、時自驪州為挈眷入來、被論落散、已十一年矣、相

內需司侵奪奴婢ヲ其主ニ還ス
○宣祖實錄八月己亥
二十二日條

柳世澄來訪ス

考事撮要ヲ粧マシム
夕講未時ニ進マ

與道舊而出。○歸舍、見徐進德權和柳世澄之刺。○海南妾簡來。○權沃川送粧冊絲來。○夕、權公詠前靈岩李千壽耆叟相繼來訪。○恩津朴光崔應參、各饋早红柿數十箇來。
二十二日、晴、恩津姜秀雄饋柿來。○昨日、上命內需司侵奪人民之奴婢、載於宣頭案者、悉還其主。○任諒還自龍岡、持馬鞭來贈、又欲贈冠珥、余却不受。○以尾扇一柄贈任生。○引儀柳世澄清源來訪、乃辛卯年同榻於大菀寺之故舊也。○世澄、人物雖不端、然今則異於少年、而又舊者無失其為舊、君子之道也。○修簡付金連義之子偃世、使下海南、推尋水使所給之船以來。○洪州牧使金公億齡到京宅、送真荏子三斗來。○前德源府使權紹朝來訪而去。○禹中、軍器判官崔潤湖來去。○海南鄭仁香來。○奉事鄭彥義被招來、余以姊氏被訴於寬孫、為託以發明。○奉常正李先生震、淳昌郡守禹世臣、木浦萬戶李大麟、相繼來去、諸客去後、李正獨留、談心而去。○李應福寓於鄰舍、余留之、餉夕飯。○郭大方、粧考事撮要來、以魚米酬其勞。○政院請夕講進于未時、從之。

戊辰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李湛檢詳トナル
○宣祖實錄八月庚子
二十三日條

二十三日 晴、定州牧使尹行大用來臨、語及其子、○遺全鯁于金基福、昨日、亦有所遺、皆不忘故舊也、○退溪先生、差病肅拜、○南原楊士衡、崔尙重簡來、崔生遺我禪、余遺以二筆、○新恩津尹景福出去、余遣人追付稱念、○京圻監司金公弘胤所送護送內行關字來、三道監司皆護行、細君之行、無患矣、○禹淳昌已排字給馬三匹于潭陽之行、感極々々、○是日、政事、李湛仲久、爲檢詳可喜々々、○以乾民魚一尾、送于李正元祿之妾、時廷瑞赴京而未及還也、○謝恩使丁應斗姜暹等、今月十八日、無事還越江事、書狀入啓、○李廷瑞好來、深喜々々、○夕、金基福來、頗前日之非、余亦責善、而彼亦有懲前而悟後之意、余以祭慕齋先生文示之、

湖嶺二路蝗蟲ノ
災アリ
○宣祖實錄八月辛丑
二十四日條

二十四日 晴、朝、見昨日音問、湖嶺二路、往々有蝗蟲之災、至爲民生之可慮云、○以議政府方物封裹合坐、早仕、檢詳李湛仲久、肅拜于闕庭、上官于蓮亭、相會于上座廳、領右相既入、余與檢詳行禮、復入達府奴春英公事而退、領相既出、吾二人退坐于蓮亭、申時、檢詳以收議、詣政丞宅、余歸舍、○見執義李齊閔及鄭鵬之刺、○以三升木二匹、白米一斗、送于外校書館、乃禮記和賣價也、

禮記和賣ノ價ヲ
校書館ニ送ル

成就文三書ノ印
出成ルヲ報ズ

朴四宰淳行下、故送其價、博士尹景禧、好捧之、○江原監司成就文之書來、所託三書、皆已印出、時方粧黃云、○羅仲默兄、送新稻米二斗來、○聞安峽宰金管歿、○李退溪、力辭大提學、三公亦許之、上命遞、

大提學李滉ヲ遞
○宣祖實錄八月辛丑
二十四日條

冬至使拜表

二十五日 晴、晨、洪礪君望、以放賣海成文記、成送於我、此乃十分光濟也、余不勝骨肉之喜、以米一斗及魚、贈于其奴、以乾民魚二尾、送于洪君、○是日、冬至使拜表、余以祇迎政丞、先詣慕華館、辰末、拜表百官至、右議政洪公、左二相吳公、入館正堂、余及檢詳、進行揖禮、政丞查對表箋咨文、承文院員讀過查對畢、政丞先歸、午、舍人司、邀冬至使李彥憬任尹、書狀官權慳、暫語而送別、遂啜茶、啜歸舍、○朝、在慕華館、見姜公士弼、奇公大升談話、聞明日政、余與尹舍人、當入應教望、而李檢詳升爲舍人云、○獻陵叅奉金可賓、專伴送柴六同、深感々々、○前縣監安璵君珍來去、○新龜城府使辛繼元仲始來去、○李應福來、告明日歸北、○沈副正淵子靜來去、奉常主簿徐進德來去、○沈浚來去、二十六日 晴、晨、李應福辭歸吉州、○金希正之子德秀、來傳其父之簡、云、已復爲典籍、進退未決云々、○韓嗣辛來去、○掌樂院直長玄球鳴之、來訪而

冬至使李彥憬任
尹權慳ヲ送ル

朴淳大提學柳希
春應教トナル
二〇宣祖實錄八月癸卯
二十六日條

去。○玉堂吏崔彥國來謁。○姜從壽因事有小煩。○聞金甲萬戶李善亨被拿囚。余囑宋都事海容救恤。○東萊府使黃公博送淮南子七冊來。○柳夢翼金汲金世應相繼來去。柳生特留從容對點心。○是日政。朴公淳還為大提學。應教望余為首。而李齊閔尹根壽為次為末。而余受點。○尹剛元景仁為掌令。余即簡賀。○奉常寺下典金朱來謁。乃徐進德所指送者。而能書寫者也。○弘文副校理李暨可依來訪。談話從容。收隱之孫而豈弟人也。○弘文館書吏重到來謁。○議政府書吏使令廳直。咸來謁。尊先生也。○奉常寺下典徐浩億龍壽慶榮男漢進希福崔塘皆善寫者。而可借一人於正李先生云。

海州牧使孫軾ニ
光燮ノ書糧ヲ託
ス

二十七日 晴朝。以肅拜詣闕。舍人司丘從。以檢詳未差。尙從於我。至報漏門傍依幕。與李舍人仲久相對。吏曹佐郎鄭澈季涵來訪。辰時呼肅拜。遂肅拜于三殿。至最東殿。回視同肅拜。權克智拜於我。為與乃翁饒夫同年生員也。食朝飯于軍鋪。依幕。遂出自東門。往訪李仲虎士文。議許姦之事。道遇海州牧使孫軾。定州牧使尹公行而歸舍。○孫海州敬輿過訪。余以光燮書糧為託。敬輿約到官後令人馬迎去云。深喜々々。○恩津金宰士元。遺早紅一貼來。○殷栗宰

李希荃。以生松茸五十介入筒。乾獐一口。乾民魚二尾。沈銀口魚十尾。五合唐筍一部。入帛為遺。○趙著作廷機為下番。○潭陽家書來。○未時。入番。講官方上。夕講。辛校理交代而出。

二十八日 晴晨起。以朝講入侍。領事右相洪公(通)知事洪公曇承旨尹斗壽司諫宋公賀持平鄭君彥智同入。講論語志於道章。因言漢武帝嘉唐虞樂商周表章六經。若志於道。而以多欲之故。馳騫於神仙刑名兵家之說者。所適者不正。不足為志於道。漢文帝仁厚恭儉。終始不變。似可謂據於德。而當立漢制更秦法之時。謙讓而未遠於更化。先儒以為沈潛而不能剛克。此但有陰靜之德。而欠陽動之德。其德不可謂全。金世宗性仁靜。一向以仁政自居。亦可謂仁矣。而循女真之習俗。不能用夏變夷。是未免有私意。亦不得為仁之全矣。漢光武博覽經史。唐太宗與弘文館學士討論古今。若可謂游於藝。而未能詳究帝王之典訓。亦未可謂之游藝之盡。至如漢元帝鼓琴瑟吹洞簫。靈帝好鳥篆。陳後主。隋煬帝好詩詞。宋徽宗高麗恭愍王好書畫。皆溺心於小技藝。不可謂游於藝矣。人君當以堯舜三王精一執中之學。沈潛乎道德仁義之府。而以經筵禮

高麗恭愍王書畫
ヲ好ミ小技ニ溺
心ス

樂之文、玩味而有得焉、則帝王之學、庶乎純粹而全備矣、又曰、射御乃有司之事、非人主之所急、書數亦只當治其大槩而已、若專精於寫字、則亦有病、明道先生所謂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是也、又曰、朱子十訓中曰、內室情欲、如防寇盜、外絕好樂、恐啓荒嬉、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於據德依仁、游藝之義相發明、請退而書啓、○講畢、退食于賓廳、其前與（應復）參贊宋鄭二言官、暫話于依幕、既食宣飯、退至報漏門、適值退溪先生、以大提學減下肅拜到此、余與趙著（廷機）作入謁、因問難論語小學疑處、○日映、令書寫官、正書朱子十訓入啓、○是日、潭陽全億命受簡而去、○柳開仲塗章、余有二說之見、稟質于退溪、（景深）從後說、○思得開月、送丘從于細君之行、添轎夫也、○送三丘于柳叅判宅、令助成造之役、舍人司莎草七十五同來于家、以五同送于羅僉正宅、（士愷）二十九日 晴、有吉夢、○議政府掌務吏金光弼、來謁而去、○是時館員、盧守慎爲副提學、金鸞祥爲直提學、閔起文爲典翰、希春爲應教、安自裕爲副應教、黃廷彧、辛應時爲校理、李璽爲副校理、李海壽爲修撰、申湛、洪聖民爲副修撰、趙廷機爲著作、凡十一人、○李校理璽、今日以親親呈辭、受由歸原州、暫來館

退溪ニ値ヒ論語
小學疑處ヲ問難
入啓ス

朱子十訓ヲ正書

時任弘文館員

李璽親親ヲ以テ
呈辭ス

柳希春婦寺ノ讒
言ヲ論ズ

中、一盃相餞而去、○夕講小學柳開仲塗章、希春日、以婦言而離間骨肉、人家固然矣、帝王宮闈之內、以婦寺之讒言、害倫亂政多矣、詩大雅曰、亂非降自天、生自婦人、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又曰、匪教匪誨、惟婦惟寺、人君深鑒乎此、遏絕婦寺私邪之說、則國家幸甚、又講伊川所言、世人知奉父母而不和於兄弟者、云、此但能奉父母之口體、不奉父母之心、疾視父母之子、不唯不友、亦可謂不孝矣、以人臣論之、此正但能粗修職務、不知以人事君之道、無好善薦賢之俗吏也、又講斯干篇之義曰、人臣能盡職竭力、而不見知於上、則中人以下、自怠之心生、人君憂勤政治、而治效未著、則自懈之意起、皆所謂施之不見、報則輟也、伏願鑒戒焉、伊川論朋友章曰、凡朋友君臣之間、不取其敦厚忠實、能攻吾過者、而只悅善柔無忤無圭角者、則直諒多聞之士日遠、而讒諂面諛之人日至矣、堯舜之聖、臣下尚有吁咈之交、修孔子之聖、門人子路等尙有不悅、孔子至以爲可以從我浮海、聖人之樂聞直言、於此可知、又曰、聖賢萬世之師、今小學中程、張所言、自上釋之不尊稱、此殊未安、宋理宗尊崇道統先覺、於周程張朱、必稱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菴、而不舉其名、五人皆宋氏之臣、而猶致敬若

王小學ヲ釋スル
ニ程張ヲ尊稱セ
ンコトヲ諱フ

戊辰八月（二十九日）

小學集說ノ鑄印

弘文錄ノ揀擇

南袞ノ山亭ニ定
州牧使尹行ヲ餞
ス

李憲國掌隸院作
文ヲ看審ス

此願殿下尊稱焉、論語註壓於孔子、雖不尊稱無妨、若小學所載、不可不尊稱也、○任承旨、釋寧有是耶、差強余釋、余即從之、任云、汝等烏有是耶、語不迫切、而意實檢勅、○是日、見昨日傳教、令鑄字印、小學集說五十件、○申時、典翰閔君入來、暫與相語、其前已時、副校理李暨可依、以病親呈辭、歸原州、本館以弘文錄揀擇事、請召副提學盧守慎、副修撰申湛、○余以小學誤字校正書于單字、令校書館審印、○申時、以李士文等相邀、詣士文家、近處南政丞袞山亭、為餞、定州牧使尹公行也、宣傳官林潑亦參坐而先出、聞士文囑司議趙秘、窮搜甲辰年甫南子枝決給立案得之、各行酒後、待尹掌令剛元之來、至初更談話、聞掌隸院作文、令付李掌令憲國欽哉、令看審、景仁大言許寬孫之姦、狷府中洞知云、○夜還舍、見別害萬戶吳壽送布子二端來、○宜寧五寸叔薛碩、薛磯、薛磻、簡及脯肉一貼、乾雉一首來、右三人、乃薛判官在、異孿弟也、簡云、等之得遇尊侍、有如枯魚之有水云、○驪州牧使徐偉、送柳筍五合來、○上命召盧守慎、申湛、○念當遣丘從四人、為京圻助、荷輿夫云、○尔貴石、今年之番已盡於自三月至八月、故玉石者、今月還為吾奴、

九月小

初一日、丁未、初六日、戊初寒露、

初一日 晴、夜夢吉、早朝金承旨啓、簡請余臨、○鄭於蘭母氏送菜蔬來、○辰時、詣小公主洞、金承旨亨彥小室、蒙授粢、厚意洋溢、午、德山宰尹成殷、吏曹奇叅議大升皆至、奇相邀而來也、談及格物物格之義、大槩不異、而文義間有小小不同處、○歸舍、見端川朴淑男、來自谷城、々々宰朴思愚、以韓詩三冊見、既乃余為光雯而乞者也、○招金熙慶議婚事、乃安期壽妻金氏欲合己、夫邊二五寸姪為配而勸之、乃故平山府使趙府隅之子生員、之女子也、似可成禮云、○廣州牧使柳埜過訪、約初八日出轎、軍于樂生、助馬草于良才云、○礪城尉宋寅稱主上之書畫曰、遠過成宗、而並駕世宗云、○念細君今日到礪山、初二日 晴、朝、前監察丁世瑗來、自言願薦己於銓曹、余峻辭折之、其愚妄如此、○昨日三公議軍籍、領左相以為當停、右相牢執、上命仍行、余以民生騷擾

戊辰九月（初一日・初二日）

金熙慶ヲ招キ婚
事ヲ議ス

王ノ書畫成宗ヲ
過ギ世宗ニ並駕
ス

丁世瑗自薦銓曹
タラントス
軍籍停否ノ議
○三公云、眉巖集
初二日條ニ繫ク

典籍朴居仁去月二十四日卒ス

當諫之意、通于獻納崔頤、○宗室德山令、尋宋司諫宅、誤入吾家可嘆、亦孝寧大君之後也、○掌隸院吏尹興耕、來受海成斜出文券及所志而去、○鄭於蘭簡來、○金重慶來、學光之從子也、權翼之來訪、○茂長吳寅、送民魚二尾來、○尹秀民來、告歸會寧、○故典籍朴居仁之奴、來告其主卒於去月二十四日云、驚悼罔涯、忠州牧使及慶尙都事處、救喪事大計、○昨日、玄兔丹半劑一罐、從議政府來、乃止渴之良藥也、自今午始服、每服五十九米飲下、○崔獻納之意亦如我、○昨日、金亨彥、今日、權翼之、皆言吾面有光云、○泗川守孿子李幼璘來謁、○來初三日、有朝夕講、以既熟讀、故還爲一日二講也、○晝假寐、有人持紅染帶來贈我、○暮、德山宰尹成殷景任來、有行義、而丙申年故舊也、將以玉海等冊予我、握手相語、○以軍籍當停事、簡議于入番應教安君自裕、報以政院啓而上不從、玉堂之啓爲難云々、○戌時、噴嚏、離卦生體、

初三日 陰朝、忠州朴德文、持乾雉、生栗五升來訪、以貼扇爲謝、○追記海南貢物、使朴漢成、納生鰻、全鰻、秀魚一尾等物、茂長朱應浩、送仇里石首魚三束來、○簡請退葦簾于工判柳潛、行下于繕工、令給二簾、○書寫官李精、來寫冊

弘文館軍籍ノ停罷ヲ請フ

尹成殷玉海ヲ送來ス

題目、以乾民魚一尾償之、○以朴(居仁)典籍護喪事、通簡于忠州牧使洪公春年、快諾而今日赴任下去、○館吏報論語校正處已盡、必明日晝講前校正、來初四日早々食後一會云、○金重慶、送栗一器來、余報以全鰻、○尹和中來去、○羅僉正宅、既送裏肚足巾、今又送蛤來、○以饘粥付婢、令往慰朴典籍內室、○未時、尹德山成殷、送玉海九十四冊來、此真所謂錫我百朋、感極平生者也、余欲以儒業所切書易之、○柳夢翼來言、今日見奇(大升)叅議鄭佐郎、奇公語佐郎、以當以仲默兄、充一無事寺正、語及春之四寸之事云、○金興祖來去、○是日朝、亦服玄兔丹、每服於朝、○薛碩、薛磯、薛磻、問之來使云、薛判官之孿弟也、詐稱異母弟、可恠々々、然答簡而欲稱念于都事爲計、○昨、*以軍籍當停事、簡通于獻納崔君頤、又通于入番安應教自裕、皆以上定計於收議三公之後、未之諫焉、今日夕講、李判事況入侍、啓請軍籍姑停、上嘉納之、下其啓辭于政院、捧承傳、然後本草還入云、蓋上深有味乎其言也、此軍籍之舉、當此六天使風水旱蝗之災之餘、時屈舉羸、衆皆愁悶、今之得寢、實辛應時、李退溪二公之力也、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憲府吏金德壽來言、今日掌令、持所看甲辰年掌隸院決給

李況姑ク軍籍ヲ停ムルノ議ヲ納ル

立案、移付持平柳濤云、○夕權沃川來訪、談話而去、○光雯、金蘭玉、尹軫、受中庸畢、

初四日 陰朝、以冊校正一會、早詣玉堂、與安副應教自裕、典翰閔叔道、校理黃廷或、辛應時、著作趙廷機、校正論語、小學、余因自求入番、安君出直、○副提學不來之簡來、○亥時、噴嚏、占得乾兌生體、

初五日 晴、今日、有夕講、明日、有朝夕講、○夕講、特進官柳潛、柳景深、承旨崔顥、及下番趙廷機、入侍、講小學、明道先生收放心章、至伊川整齊嚴肅甚愛表記章、外物奉身等章、因註中上達天理言、所謂理者、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夫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又二程於此、蓋言敬以收放心、整齊嚴肅云者、正衣冠、尊瞻視、足容重、手容恭之類、亦明備、終不若朱文公敬齋箴之為極盡也、上問尊瞻視之義、臣對曰、視禮之所當視、則可謂尊、若留神注目於物欲、則卑陋甚矣、又曰、此數章言存心之方、心要在腔子裏者、即大學心不在焉、視而不見、章之意也、上章仲由喜聞過亦最緊、蓋人之為學、存心為大本、改過為急務、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孔子曰、過則勿憚改、程子曰、學問

王二程ヲ尊稱ス

性理群書敬齋箴ニ付標シテ進ム

新印木板論語ヲ入ル

之道、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蓋所謂過者、非但專指行檢、凡居政事臨下號令之間、一有差誤皆是、當從諫弗拂、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乃為盡善、上釋明道先生發語不尊稱、即改正尊稱、伊川先生亦然、乃用臣前日所啓請也、上昨欲詳大夫種姓、于安自裕、不能對今日、又下問種之姓、其不可知耶、希春錯對曰、其時失記其姓、今無可考矣、上曰、十九史略註、姓文字子禽、臣等驚服慚惶、講畢、臣進陳曰、頃日書啓十訓、未知聖意以為如何、上曰、其訓至矣、臣曰、為學宏綱大要、又有朱文公白鹿洞規存焉、謹欲書上、未知如何、上曰、甚好、臣又曰、前日於稽古篇、先儒謂實明倫實敬身、臣謹以管見、推衍而為說、未知是否、上曰、其說甚善、臣又曰、敬齋箴、在性理群書中、在大內一件、下送、則臣當付標以上、上曰、當即搜下、講畢而退、性理群書從大內下、希春即付標還入、○館以新印木板論語二件各十二冊入內、○院啓前金溝縣令金在孚貪濁罷職、○連夜耿々不寐、至子、

初六日 晴朝、講入侍員、左議政權公、知經筵李鐸、特進官鄭大年、朴應男、承旨金啓、著作趙君等也、論富而可求也、章至再有謂子貢章、希春曰、士之品大

槩有三志於道德者爲上志於功名者爲中志於富貴者爲下苟不安其分求不當之富貴亦將無所不爲矣又曰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此以聖人而感契聖人也孔子之大學論語千百年未有解者至宋兩程以顏孟之資討論大略一時諸賢及門者呂游楊尹范蔡之徒皆因程子之意而敷衍之至朱子以集諸儒大成之聖哲又成集註今聖明誠能玩味而契合是亦孔子嘆美舜韶之意也又曰衛輒夷齊章即大學宜兄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入法之也左相權公轍大司憲金貴榮以年凶民困乞勿令各道都事行點馬之任上從之講畢退食宣飯于賓廳而罷○是日巳時政事上特旨以金鸞祥爲戶曹叅議旋入大司成首望受點仍命弘文館次遷轉於是閱起文爲直提學希春爲典翰安自裕爲應教黃廷或爲副應教李暨爲校理李海壽爲副校理申湛爲修撰趙廷機爲博士唯辛應時無所遷以資級少故也○夕講***小學四勿箴李公滉特入侍希春講到傷煩則支曰易大傳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煩先儒真德秀以爲懷姦緘默者有似於寡敷陳無隱者有似於煩人主苟不察其實則懷姦者得吉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

各道都事點馬ノ任ヲ除ク金鸞祥大司成ト爲リ弘文館次ヲ以テ遷轉ス柳希春典翰ト爲ル

李滉特ニ夕講ニ入侍ス○宣祖實錄九月壬子（六日）條

唐人乘舟恣行者處刑ノ議

辛輔商ヲ訪フ

謝恩使丁應斗姜暹回ル姜暹居家必用ヲ賀來ス李元祿事文類聚ヲ賀來ス

不誤哉惟吉人之言簡而當理非緘默之謂躁人之辭煩而悖理非敷陳無隱之謂又曰此伊川先生四箴朱子既載於論語註又載於近思錄又載於此皆錄全文誠以此篇極爲緊切於人故也朴應男進言曰唐人之乘舟恣行見捉被刑者大臣以此等爲當殺臣以爲我國至誠事大豈可知唐人而殺之乎請令弘文館議得上曰大臣初議如是可令大臣再議不可令弘文館議之若是不倚任大臣也未安也希春進而賀曰殿下此言真合任大臣之道不勝嘆賀李公滉手寫二本一進于榻上一持而誦白皆因小學四勿章詳陳勸學進德之方上曰此語至當予當於宮中粘壁朝夕觀省○辛校理入代余申時出直詣藏義洞軍器判官辛君輔商家辛公年七十二時尙精強校理應時之父也待我甚款酉時歸舍○奴大工自全義先來細君及女子繼文等皆無恙上來當以初八日入來云○宋左尹純公入來余仔探則明日亦肅拜矣○是日朝講罷後聞謝恩使丁應斗姜暹二公入來余就見姜公明仲爲我買居家必用來云又就見李公元祿廷瑞以書狀官無恙回來爲我買事文類聚字甚分明云○以被辛判官之酒歸舍猶困○清道郡守李宜慶嘉吉送笠帽一事及

戊辰九月（初六日）

扇子二柄來、○繕工五簾來、○夕、羅仲默兄來叙而去、

初七日 晴、以謝恩肅拜詣闕、先入舍人司依幕、與李仲久相對、未幾宋左尹

純、亦以肅拜至、邀入舍人司依幕陪話、又金承旨啓、爲謁宋公、余引詣弘文館

依幕、同僚新授應教安自裕、副應教黃廷或、修撰洪聖民、皆以肅拜至、共肅拜

于三殿、至東門內依幕、同食飯而散、歸舍見昨問留刺、加里浦僉使韓季男訓

鍊正金世文、南原判官李元旭、奉事李善亨也、○念金季應(憲祥)以六十二年、久

爲直提學、至五朔之久、物議咸以升堂上之遲爲嘆、及今乃知聖上已留念於

拔擢矣、不勝栢悅、閔叔道自正月爲典翰、今之升直學、亦可謂當次矣、余仕宦

不欲居人之先、季應叔道皆先路、深喜々々、○實錄廳吏李子順、徐仁弼來告

十一日坐起當退、以諸堂上意也、○李*正元祿廷瑞、以唐賀事文類聚六十冊

見遺、余感喜之極、以文爲謝曰、念我無書、錫我盈箱、永以爲好、何日忘之、○文

翰類選、事文類聚二書、吾外祖錦南先生所儲、而我先君常以未得傳、有爲恨

者也、孤希春、每有未補先欠之恨、今年俱得完之、喜慰無量、○得退葦簾五介

於繕工、當戶前設二重、○許筠金洽來去、○昌陵叅奉呂大用、送馬草一駄來、

金季應年老久任
ヲ以テ物論アリ

文翰類選事文類
聚ヲ得先君ノ志
ヲ完ス

考事撮要ノ改補

姜暹居家必用ヲ
送來ス
夫人ノ行ヲ漢江
ニ迎フ

○修理門庭窓戶、以家屬明日入來故也、○承文正字李璫來、告明日下鄉、○
前海州牧使崔君蓋國、來叙從容、握手忻悵之情無已、○京圻都事李增及李
善亨來去、

初八日 陰、朝、羅僉(士禮)正宅造餅送來、○崔正子省、李正廷瑞、李正伯胤、皆送丘

從來、以迎內行也、○昨夕、弘文館丘從迎內行者、自振威先來、細君書云、在湖

南等處、日煖衣輕、故二人同輿、亦能、今則日寒、衣厚、不能同輿、女子騎馬而困、

須送轎子于中路、今日借轎于崔子省處、令回夫荷德光雯領去、○楊建來受

考事撮要當改補而去、○南原判官李元旭君曜來訪、乃孝寧大君之外高孫

也、○追記昨日別坐柳夢翼來謝公論之助、○郭崙來傳厥兄欲以母夫人上

言呈所悶、而乞救於承旨、余簡通于都令公、○判尹姜公暹明仲簡及居家必

用十二冊來、此乃錫我至寶、感之深矣、簡尾又稱侍生、○禹中爲迎內行詣漢

江、議政府書吏下典、大設供張、余乘船至東岸、細君之行已至、蓋去夜子時、早

發於龍仁、辰時到板橋、廣州牧使柳公埶、送上廳支供及轎軍馬草、午到良才

驛、果川宰李凱胤、負約不支供云、細君入船帳中而坐、景濂繼文父子及女子

戊辰九月(初七日・初八日)

尹寬中皆至、邊澗亦隨來矣、尹軫具思益辛應生、李效元有持酒而至者三人、余與細君相對茶啖、渡江登濟川亭、帷帳屏風皆舍人司所設、又食點心、弘文館亦略有供餉、崔正言(純)內室羅僉正妻氏(士愷)金承旨妾(啓)丹城令妻氏(宋駿)皆具餅遣婢以迎之、宋左尹亦遣人迎之、申時、細君與女子分二運發行、酉時、入自南大門、至長通坊第、是日、密雲不雨、諸事皆便、○柳叅判景深夫人裴氏亦辦餅送于漢江、

典翰ノ官教來ル
列邑ト馬ヲ計點
シ謝簡ヲ送ル

初九日 晴、朝、書吏李世華持典翰官教來、○點計湖南列邑卜馬、則潭陽五匹、淳昌三匹、昌平、光州、羅州、咸平、扶安、長興、全州、古阜各一匹、務安二匹、送至恩津、公州二匹、又送至京城、凡十九匹、家馬二匹、尹壻馬二匹、皆修謝簡、○一路之中、全州、振威、供億饋贖、特地優厚、公山、轎夫、到廣程而逃、稷山、宰吳彥厚、言辭埋沒云、○全州府尹盧公禎、惠送祭席二葉及油衫、此乃別濟也、○繼文爲人頗良、又聞興文、穎悟有法、愛書有孝性、深喜韓家萬金之產也、○李正震內室、備送饌果、南鄰亦有所遺、李正郎申悅妻趙氏亦遣婢來、○今日有朝夕講、明日有夕講、○新康津薛彥國到任、即惠養吾妾、○是日黃副應教(應時)代辛校

理入番、崔彥國來告李校理公事、

初十日 陰、晨、行廊房側失火、驚救得息、因答不謹之婢、○朝、聞呂混妻氏來自陽德、即修上諺簡、兼送全鰓二串、○尹寬中願留而受業於門、余所深喜、○來十一日、有常叅朝夕講、又十三日、有慕義殿舉動、○呂混太初來訪、具言前日余在茂長、屢送食物于庶祖母、及謫在鍾城、又遺貂皮于混妻云、○金彥鳳被招來議藥材而去、○柳叅判夫人裴氏又遣婢存問來、○夕、李正仲虎來訪、告以明將歸掃南塋也、○夕、權沃川詠來去、○思得明春、令景濂爲蔭取才、十一日 晴、朝、宋希安來去、○武堂上唐彥弼來訪而去、○鍾城人來傳金希哲妾許應世之簡、○食後、詣玉堂、爲校冊一會也、直提學閔君(起文)應教安君(自裕)校理辛君(應時)修撰洪君(龜長)博士趙君(廷樞)相與講論、是日、有朝夕講、○余議于同僚曰、夕講小學臨畢、當以大學衍義繼進講、同僚咸以爲然、酉時出闕門、詣藏義洞、宋左尹純宅謁焉、宋公曰、聞諸領相曰、初未知令公彊健無疾、可以從仕、因柳某語人而人轉告於我、遂有是擬云、宋公曰、余今既申雪誣謗、復觀天日、雖死無憾云、遂詣軍器正李君元祿宅、謝爲買事文類聚之厚、遂回來、○聞羅僉正(士愷)訪我

小學進講畢
トシ大學衍義ヲ
繼ガントス

不遇，入內而去。○許筠邀景濂同宿。

十二日 晴，奉常寺下典福龍來受錦南集寫資而去。○丹城令及崔僉知濬來訪而去。○細君遣婢于李正震宅，厚意洋溢。○舍人司吏金光弼來謁。○遣奴夢勤漢風于清州，爲乞菽也。干求州縣，吾所不肯，然此則出於不得已也。○前縣監金應禎來去。○驪州陳興孝及其妹夫李重績來謁，引見于內。○景濂還自許筠所，感興詩一冊，略韻一冊，小書案一介，皆筠所贈也。○權沃川家，惠送柳器三種，又以屏風一食盤二見借。○刑曹正郎申恪敬仲來訪，可人也。○內禁衛方獻來去。○今日酉時，上召對經筵官。○夕，前金溝金在孚基吉來訪，時遭論駁罷職也，以白紙二卷贈我。○是日，宋海容來去。

十三日 晴，朝見朝報，上詣慕義殿，三嚴辰初四刻云。○昨夕，司諫院上筍子，請虛心從諫，上答曰：予多有過失，諫疏之事，實是所希，今見上筍，正中予病而語且剛直，甚用嘉焉。蓋欲自警，聖上樂聞直言，千古所罕。○金基吉送小盤二介，中盤三介，油紙二張，醢蟹十介來。○高山宰禹昌齡少伯，送早紅五十介來。○許筠來去。○細君送婢于安政丞玆宅，以夫人無恙故也。○徐益來言，明日

○宣祖實錄九月戊午

（十二日）條

王慕義殿ニ詣ル
司諫院從諫ヲ請
フ

○宣祖實錄九月戊午

（十二日）條

李燭本月九日卒

李浼館中懸吐ノ
不穩ヲ言フ

與景濂同行相約。○午，出門訪四寸妹呂混妻李氏，三人鼎坐小酌而出，遂入玉堂。時未正矣，聞明日有晝夕講云。○酉時，大駕還宮，臣俯伏于庭。○是日午時，平安監司書狀來，運糧敬差官禮曹正郎李燭，腫證得發，本月初九日身死云，聞之驚但，才子命短，可惜。○景晦，（李燭）麤豪忿戾之氣，未及消磨，而遽至於此，亦可哀也。

十四日 晴，朝見室家平安之報。○夢見羅府尹世績先生。○唐僉知彥弼送硯來。○晝講，知經筵李公浼，見館中所懸吐不穩，故已時初來寓藥房，余與洪修撰往謁，不穩之吐，乃初八日余不叅時所定也。余所更定，則退溪昭然相合矣。午正入講，自子以四教章至，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希春曰：顏淵稱夫子循々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卽此章之意，此章所謂忠信者，又立行之方，實非曰事也。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註，聖人神明不測之號，蓋神明者，天神地祇也，易稱大人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論語顏淵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皆足以見神明不測之義。又曰：朱子

以爲未有不自有恒至於聖者，蓋有恒者，確實無僞，人苟以無而爲有之類爲戒，務實而進德矣。講鈞而不綱章曰：此註中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詳味此等語，惻怛慈愛之心，油然而生。伏願聖明留神焉。講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章曰：有王道，有霸術，人君當崇王道而斥伯術，有吾道有異端，人君當崇吾道而斥異端。此所謂擇所從也。退溪言二三子章，聖人矣。體道無隱果，與天象昭然，莫非至理。此吐爲是，余卽援以白上。上於讀前受時，從改正而讀之。李公滉，因論語進退存亡之道，遂及於易。又曰：近來罪關綱常，事有流弊，牽於宮闈戚里之私，不能快從公論，久而牢拒，此無乃近於惟其言而莫予違乎。雖以至親之情，不能全付之於法，亦當酌施，不宜全釋。上頗納之。○夕講小學，特進官元混、宋純、承旨金啓等入侍，講小學大學論語等章。希春日：朱子曰：先讀大學，去讀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後來真德秀因此撰大學衍義，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無不備焉。小學之後，繼之進講，則聖明必契矣。又講得二書切己云者，補吾之所不足也。讀論語者一章，此

乃讀論孟之要法。伏願潛心焉。朱子所謂孔門諸子所聞之語，今都聚在論語，後世學者，豈不大幸。此語尤宜玩味。講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曰道理廣大周遍，非一言可盡。中庸時未進講，請以論語小學爲說。論語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章皆治國愛民之事，而未及乎德教刑政也。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章方是言德教刑政也。子夏問孝，子教之以色難，而又曰事父母幾諫。小學明倫篇，既曰樂其心不違其志，又引內則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蓋此道理，如春之與秋，冬之與夏，無不相反以相成。所謂互相發明也。講畢，上曰：頃因披覽敬齋箴，見其冊，多可觀之文。臣希春，卽趨進榻前，上問濂溪贊云：風月無邊，庭草交翠，何謂也。臣對曰：黃庭堅稱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朱子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此謂風月無邊也。周茂叔窓前草不除，或問其故，答曰：與自家生意一般。此所謂庭草交翠也。上又問曰：康節贊所謂手探月窟，足躡天根，何也。臣對曰：此因康節所作先天圖而言也。蓋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姤卦在上，故云手探，復卦在下，故

濟州人物推刷ノ
論
白仁傑故郷ニ歸
ラントス

云足躡、上又問曰、所謂閑中今古、醉裏乾坤、何謂也、臣對曰、邵康節一生、閑靜中昭森古今、世變之事、性喜略飲酒、故醉中牢籠乾坤造化之情、上大悅、○宋公純、陳濟州人物推刷之非、其時上亦納之、○日暮、趙博士廷機來、三員據案同受新生員拜謁、凡九人、各等各位、再拜而退、○聞白公仁傑、將歸故鄉、可恠々々、○掌令尹君剛元、正言宋君應漑、相繼來訪、暫酌而去、○陪吏郭守漢頗勤慎、○是日午、景濂下鄉、

十五日、晴、晝講論語互鄉章曰、成王命君陳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聖人待物之弘、帝王所當體也、講仁遠乎哉、章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克己則復禮之謂也、陳司敗章、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此聖人引過自責之事、視世人文過遂非者、相反何啻水火、上曰、臣之於他國、固不可揚君之過矣、於其國可言乎、臣希春對曰、言其君之過亦多般、若愛惜其君、以所行之未盡善為憾、則固仁人忠臣之用心也、其或挾私憾而揚君過、則小人之為也、○晝講退于內藥房、未初三刻、詣經筵廳、未正入講小學、呂舍人曰、後生為學、須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章一行一住一言一默、須要盡合道理曰、此節與朱文公十訓

黃廷彧掌令トナ
ル
實錄ノ曝曬
四館ノ別遷

相表裏、講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此所謂學莫先於立志、又講童蒙訓曰、今日辨一理、明日卜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水釋、即浹洽之功、怡然理順、即安固之效、又曰、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行一難事、又講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為可畏耳、才性過人者、能為文章之士也、讀書推思推究者、可為學問之儒也、講畢、上問邵康節贊中、有駕風鞭霆之語、何謂也、臣對曰、邵康節洞知天地造化之妙、此蓋言精神遊於風霆之間也、又曰、橫渠少時、悅孫吳兵法、好老佛之說、年四十七、八、見二程於汴京、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嘗坐虎皮講易、從听者甚衆、一日撤去虎皮、謂學者有二程、近到、深明易理、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遂忘寢食、工夫精進、所造幾於兩程、彼以近五十而力學、所至猶如是、況聖上春秋方富、苟能力學而無少間斷、則如川之方至、其所成就、豈可量哉、○是日、政事、黃廷彧、自副應教為掌令、○政院以明日宗親試藝、試官擬望、上落點、洪暹、任說、朴忠元、宋純、為考官、希春及黃廷彧、辛應時、為叅試官、○是日、實錄曝曬、○是日、銓曹請四館別遷、上從之、今年春秋別遷也、○黃廷彧掌令、代閱

戊辰九月（十五日）

宗親ノ試藝

江原令鷗齡魁トナル

韓輓ノ喪ヲ拜ス朴居仁ノ喪ヲ拜ス

起文、辛應時有病、代高景虛爲叅試官、

十六日 晴、未明詣闕、待開門而入、以宗親試藝、右議政洪暹、禮判朴忠元、知事任說、左尹宋純、升坐于勤政殿、都承旨李後白、叅試官直提學、閔起文、及希春、尙衣正高景虛、凡八員、考試、宗親應試者凡九人、自不者四人、講而不通者一人、江原令鷗齡、以六通一略爲魁、魚川副令 以九分爲二等、節慎令

以八分半爲三等、而三等只一人、而數未充、江原令、講讀精明、氣象端詳、而所見亦有不凡處、眞善講也、座中不勝稱嘆、暮、歸舍、○李正震、送汁菹蝦醢來、十七日 晴、朝、權沃川詠、哭孫兒乞油菴、以四張付一件、送之、○弘文博士趙廷機、衡善來訪、余以冊校正最急、勸衡善同詣玉堂、余先入而趙亦至、只吾二人、校正論語小學入番、李校理海壽、洪修撰聖民、以晝夕講不與焉、申時、退詣柳依洞、尋白公仁傑之居而訪焉、已以十五日歸坡州云、驚恨々々、遂往拜于韓僉知輓之喪、仍弔其孤、應、又至鑄字洞、拜故典籍朴君居仁之喪、弔其繼後朴大任、慰其繼室河氏而來、○都承旨李公後白、臨訪虛返、○尹掌令剛元、內室、送醬婢子來去、

孫女恩遇病ム

朝鮮道學ノ端世宗文宗ノ盛徳ニアリ

十八日 晴、朝、永川郡守姜汝愷來訪、以稱念付之、○是時、盧守慎爲副提學、閔起文爲直提學、希春爲典翰、安自裕爲應教、尹根壽爲副應教、李暨、辛應時爲校理、李海壽爲副校理、申湛、洪聖民爲修撰、趙廷機爲博士、○細君夢見爲一官、選上四名、○尹軫、辛應生來去、○前洪原李原明來去、○酉時、入直、閔直提學起文、交代而出、下番、趙博士^{（廷機）}衡善也、○細君自潭臨發之夜、有一人持書紙、書云、已年已年慎之、○小孫女恩遇、吐瀉、

十九日 雨、去夜下霜、朝覺嚴凝、○以細君欲相見、遣輿夫迎漢江安氏于吾家、○以恩遇疾、不果迎安氏、○憶夢見馳馬、○晝講、特進官任說、朴啓賢、承旨任龜、臣入侍、講陽城安定先生二章、因言朱子言宋朝道學之明、其來有漸、自范仲淹、已有好議論、到孫復、石介、刊落枝葉、思學問見於實用、及胡安定、又教人作經義治事齋、漸々那得近裏、所以周程發明道理出來、非一人之力也、我朝道學、亦有其端、祖宗盛德甚多、不可枚舉、然世宗材全德備、制禮作樂、文宗通性理之學、躬仁義之道、皆所謂聖上也、伏願事々取法焉、○乞白紙于柳^{（景深）}叅判太浩、得二卷來、○尹寬中、奴介叱同下鄉、受簡而去、○覓藥送于恩遇母、○

戊辰九月（十六日—十九日）

三五三

呂氏春秋ヲ補寫ス

清州牧使李遜御史ニ捉セラレ

○宣祖實錄九月丙寅二十日條
類合ヲ洪修撰ニ得
三殿昌慶宮ニ移御ス
義禁府ノ申士楨決罪

夕、洪修撰入下番。○書寫官補寫呂氏春秋、深喜此書之得完也。

二十日 晴朝、聞朴叅贊淳和叔到闕、即往訪議及景濂、擬陵叅奉事、又聞白

公仁傑歸坡州、事體未便云。○食後校冊一會、直提學閔君、副校理李君海壽

入來、校語（論脫）小學後、李君代余、余以申時、出歸舍、恩遇之疾、時未差。○見許籛及

長興主簿金鳳瑞、海南金城等。○奴夢勤者、還自清州、牧使李遜叔膺、時以御

史所捉、與判官坐罷、以太二十斗、席子四葉、清蜜八升爲送、判官李柱國、亦送

清四升（蓋脫）曰、聞公之清嚴、曾欲送物而未敢也。○柳叅判（景深）送粧冊紅絲甚多來。○

聞李正郎宅辦酒餅各一盆、生雉秀魚、今午遣婢來慰、許叅知亦送婢持酒饌

來云。○惠山僉使具澤妾、亦送酒饌來。○以霜後日寒、加著絮衣。○是日、有政

高景軫爲獻納、余爲輪次官。○見慶尙都事崔興源之刺。○得類合於洪修撰（聖民）

得沙板於郭守漢、給繼文。○金鳳瑞送木燈檠及炬十柄來。○傳曰、來十月初

十日、大殿王大妃殿、德嬪宮、移御于昌慶宮、宮修理及諸事預備可也。○義禁

府公事、申士楨決杖一百、流三千里、錄案施行入啓。○夕、出宿外房、以恩遇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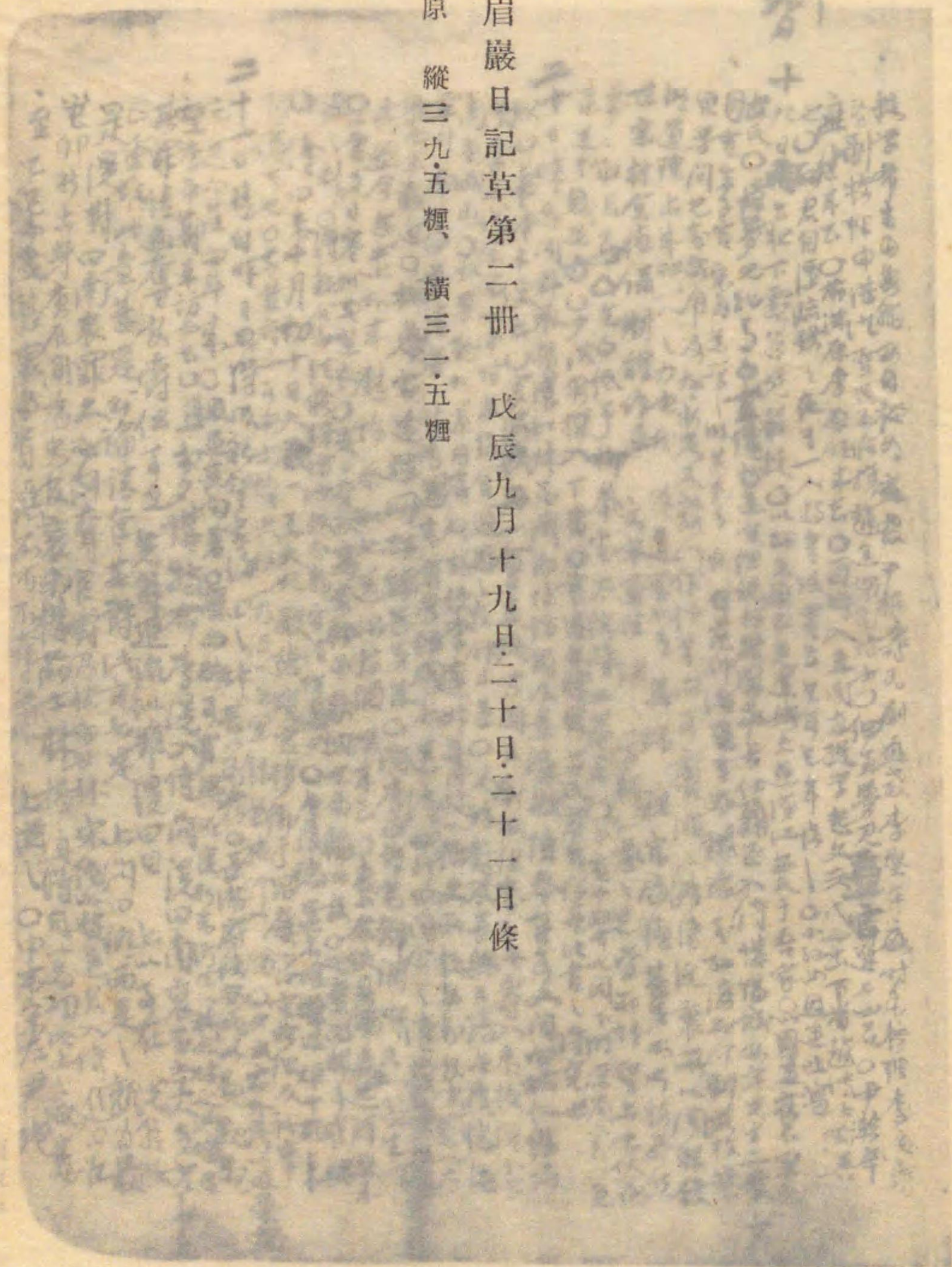
室、

第五

眉巖日記草第二冊

戊辰九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條

原 縱三九五欄、橫三一五欄



呂氏春秋ヲ補寫ス

清州牧使李遜御史ニ捉セラレ

○宣祖實錄九月丙寅二十日條
類合ヲ洪修撰ニ得
三殿昌慶宮ニ移御ス
義禁府ノ申士楨決罪

夕、洪修撰入下番、○書寫官補寫呂氏春秋、深喜此書之得完也、

二十日 晴、朝、聞朴叅贊淳和叔到闕、即往訪、議及景濂、擬陵叅奉事、又聞白

公仁傑歸坡州、事體未便云、○食後校冊一會、直提學閔君、副校理李君海壽

入來、校語(論脫)小學後、李君代余、余以申時、出歸舍、恩遇之疾、時未差、○見許筭及

長興主簿金鳳瑞、海南金城等、○奴夢勤者、還自清州、牧使李遜叔膺、時以御

史所捉、與判官坐罷、以太二十斗、席子四葉、清蜜八升、爲送、判官李柱國、亦送

清四升、曰、聞公之清嚴、曾欲送物而未敢也、○柳叅判(景濂)送粧冊紅絲甚多來、○

聞李正郎宅、辦酒餅各一盆、生雉秀魚、今午遣婢來慰、許叅知亦送婢持酒饌

來云、○惠山僉使具澤妾、亦送酒饌來、○以霜後日寒、加著絮衣、○是日、有政

高景軫爲獻納、余爲輪次官、○見慶尙都事崔興源之刺、○得類合於洪修撰(聖氏)

得沙板於郭守漢、給繼文、○金鳳瑞送木燈檠及炬十柄來、○傳曰、來十月初

十日、大殿王大妃殿、德嬪宮、移御于昌慶宮、宮修理及諸事預備可也、○義禁

府公事、申士楨決杖一百、流三千里、錄案施行入啓、○夕、出宿外房、以恩遇在

室、

第五 眉巖日記草第二册 戊辰九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條

原 縱三九五欄、橫三一五欄

呂氏春秋ヲ補寫

清州牧使李達御
史ニ提セラル

葉正

鼠嶺

○宣祖實錄 九月丙寅
(二十日) 條
類合ヲ洪修撰ニ
得
三殿昌慶宮ニ移
御
義禁府ノ申士楨
決罪

夕、洪修撰入下番。○書寫官補寫呂氏春秋深喜此書之得完也。

二十日 晴朝開朴恭贊淳和叔到闕即往訪議及景濂擬陵祭奉事又聞白公仁傑歸坡州事體未便云。○食後校冊一會直提學閔君副校理李君海壽入來校語小學後李君代余余以申時出歸舍恩遇之疾時未差。○見許翁及長興主簿金鳳瑞海南金城等。○奴夢勤者還自清州牧使李達叔膺時以御史所擬與判官坐罷以太二十斗席子四葉清蜜八升為送判官李柱國亦送判官李正郎宅辦酒餅各一盆生雉秀魚今午遣婢來慰許翁知亦送婢持酒饌來云。○惠山僉使具澤妾亦送酒饌來。○以霜後日寒加著絮衣。○是日有政高景軫為獻納余為輪次官。○見慶尙都事崔興源之刺。○得類合於洪修撰得沙板於郭守漢給繼文。○金鳳瑞送木燈檠及炬十柄來。○傳曰來十月初十日大殿王大妃殿德嬪宮移御于昌慶宮宮修理及諸事預備可也。○義禁府公事申士楨決杖一百流三千里錄案施行入啓。○夕出宿外房以恩遇在室。

提學李君由嶺南自松嶺...
 宣祖實錄 九月丙寅 (二十日) 條
 類合ヲ洪修撰ニ得
 三殿昌慶宮ニ移御
 義禁府ノ申士楨決罪

二十日 晴朝開朴恭贊淳和叔到闕即往訪議及景濂擬陵祭奉事又聞白公仁傑歸坡州事體未便云。○食後校冊一會直提學閔君副校理李君海壽入來校語小學後李君代余余以申時出歸舍恩遇之疾時未差。○見許翁及長興主簿金鳳瑞海南金城等。○奴夢勤者還自清州牧使李達叔膺時以御史所擬與判官坐罷以太二十斗席子四葉清蜜八升為送判官李柱國亦送判官李正郎宅辦酒餅各一盆生雉秀魚今午遣婢來慰許翁知亦送婢持酒饌來云。○惠山僉使具澤妾亦送酒饌來。○以霜後日寒加著絮衣。○是日有政高景軫為獻納余為輪次官。○見慶尙都事崔興源之刺。○得類合於洪修撰得沙板於郭守漢給繼文。○金鳳瑞送木燈檠及炬十柄來。○傳曰來十月初十日大殿王大妃殿德嬪宮移御于昌慶宮宮修理及諸事預備可也。○義禁府公事申士楨決杖一百流三千里錄案施行入啓。○夕出宿外房以恩遇在室。

李滉ヲ召シ南
ノ追罪ノ事ヲ問
○宣祖實錄九月丁卯
二十一日條

南袞奪爵ノ議ニ
從フ

申士楨ヲ廣州ニ
謫ス

弘文館兩司ヲシ
テ南袞ノ是非ヲ
論列セシム
○宣祖實錄九月戊辰
二十一日條

二十一日 晴、自昨日思得明秋挈家歸田之計、甚以爲當。○長湍府使安鴻、以親親到家、送白荏四斗來。○恩遇疾向差。○慶尙都事崔興源復初來訪、余以稱念付之、洪礪君望、李希蘭來訪而去。○上於夕講、特命李滉入侍、問滉曰、南袞、玉堂人多言其罪、請追奪官爵、但事在先朝、追治似難、滉曰、自上以事在先朝、改正重難、此意甚是、公論請奪其爵、此言亦是、上問曰、卿兩是之、孰爲最是、滉對曰、南袞罪大、必削奪官爵、乃快於士林、宋純以特進官入侍、進曰、臣以己卯秋出身、庚辰間爲史官、袞等構陷士林、揚々自得、自以爲功、此等之流毒、(仁宗元年)至乙巳而益甚、袞爲首惡、不可不奪爵、上從之。○申末、宋左尹純來臨、談話從容、良久而去。○宋公欲以全漢承爲別監、從余議也。○上以申士楨公主獨子、蒙重罪未安、除錄案杖贖、只令自許付處、士楨遂謫廣州。

二十二日 晴、早朝、金君在孚、送書案來、奉常正李公震、惠二大甕來。○去夜傳曰、今聞知經筵之言、南袞官爵追奪宜當云、明々日齋戒後、遣史官大臣處、何以處之、則得宜乎、收議、且明々日、弘文館兩司將南袞是非、皆上筭論列可也、諭于弘文館兩司、其日政院論啓宜當、伏觀此旨、正猶大明中天、萬類畢呈

戊辰九月(二十日—二十二日)

者也不勝感伏。○承文權知柳永立來去。○閱(起文)叔道議明。日筭子屬藁。余曰：宜付辛(應時)李二校理。叔道從之。余即簡通。○頃日呂混妻李氏送爐口。柳器大小來。○柳別坐夢翼。送生梨十介。菓子二斗。皆封餘也。○上(弘文館)令弘文館兩司承政院。明。日皆上筭論列南衰。承旨等啓曰：有上教。然後疏筭。似爲未安。上命只爲條列。玉堂以明日早。食後。一會分發。○上教曰：只令條列其罪可也。○柳永立。李禹賓。利仁。察訪權祐。相繼來去。戶曹叅判柳太浩。來臨談話而去。○夕。沈喜壽來去。

實錄廳二十五日
始事ノ報

弘文館南衰ノ罪
ヲ論啓ス
○實錄廳九月己巳
二十三日條

二十三日 晴。細君夢見殺蛇。○實錄廳吏來告。二十五日始事。二十四日都廳郎廳當先坐起云。○以夢勤之歸。修簡于海潭。遺李惟秀安東好硯。○已初進玉堂。與直提學閱起文。校理辛應時。副校理李海壽。修撰洪聖民。博士趙廷機。共書啓辭曰：南衰本以陰邪凶毒之資。濟以文墨之技。嘗以前承旨在喪。聞有人非議大臣。以爲大變。即釋衰服入告。其用心無狀。已見於此。及升宰列。知中廟眷注趙光祖。屢於經席。言可大用。既而甘言媚態。不爲清議所容。論事之際。屢被沮抑。遂生陰賊之心。乃與沈貞。李沆合謀。因緣洪景舟。潛通宮掖。浸潤

萋斐。無所不至。又於昏夜。著賤人之衣服。潛伺首相鄭光弼家。肆其誘脅。以試大臣之意。光弼止之。衰與沈貞。洪景舟。夜入神武門。以不測之說。震驚中廟。又豫勒武士。欲於其夜撲殺光祖等。幸賴光弼泣諫於榻前。遂從流竄之科。衰等猶羅織不已。光祖金淨。奇遵等。以次殺戮。一時名士。無不橫罹。或竄或死。其禍連延於五十年之間。少有稍知向方之人。輒指爲己卯餘習。衰其戕殺士林。斷喪國脈。使好賢樂善之中廟。陷於有過之地。終至於士氣斬伐。銷鑠。將無以爲國。此衰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者也。司憲府。司諫院。亦陳衰凶邪賊虐之罪。領相李浚慶議曰：南衰有文章之才。不可謂全無知識之人也。在中廟廟(朝)憤嫉善類。潛懷邪毒。恐脅中廟。半夜開神武門。入對內殿。囚繫一時名士于獄中。盡行斥逐。翻覆朝廷。使士氣摧沮。國脈斷喪。至今小學之書。爲世大禁。少有規行矩步。言論端莊之士。必指爲己卯餘黨。緣此一時士行墜地。節義道喪。至於尹元衡。李芑之輩。專事毒虐。公受賄賂。貪風大肆。不可回救。國勢將至於危亡。推其源流。皆自南衰而啓之也。今者天運循環。治道昭明。既褒趙光祖之爵。當正南衰之罪。所謂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定是非之歸。誠一時快觀。群議之憤

臺諫亦々南衰ノ
罪ヲ論ズ
領相李浚慶枯骨
必ズシモ追罪ス
ベカラザルヲ陳ス

戊辰九月(二十三日)

三五七